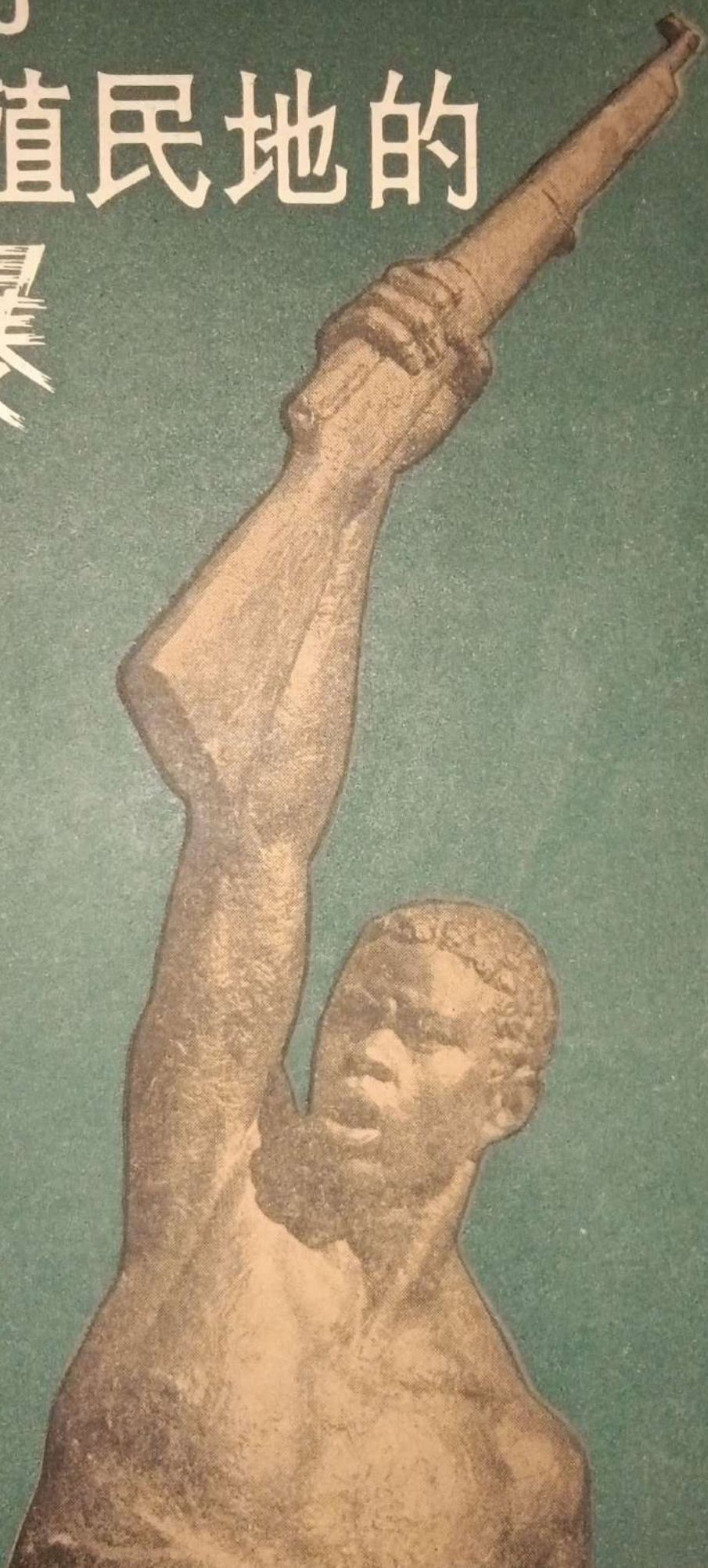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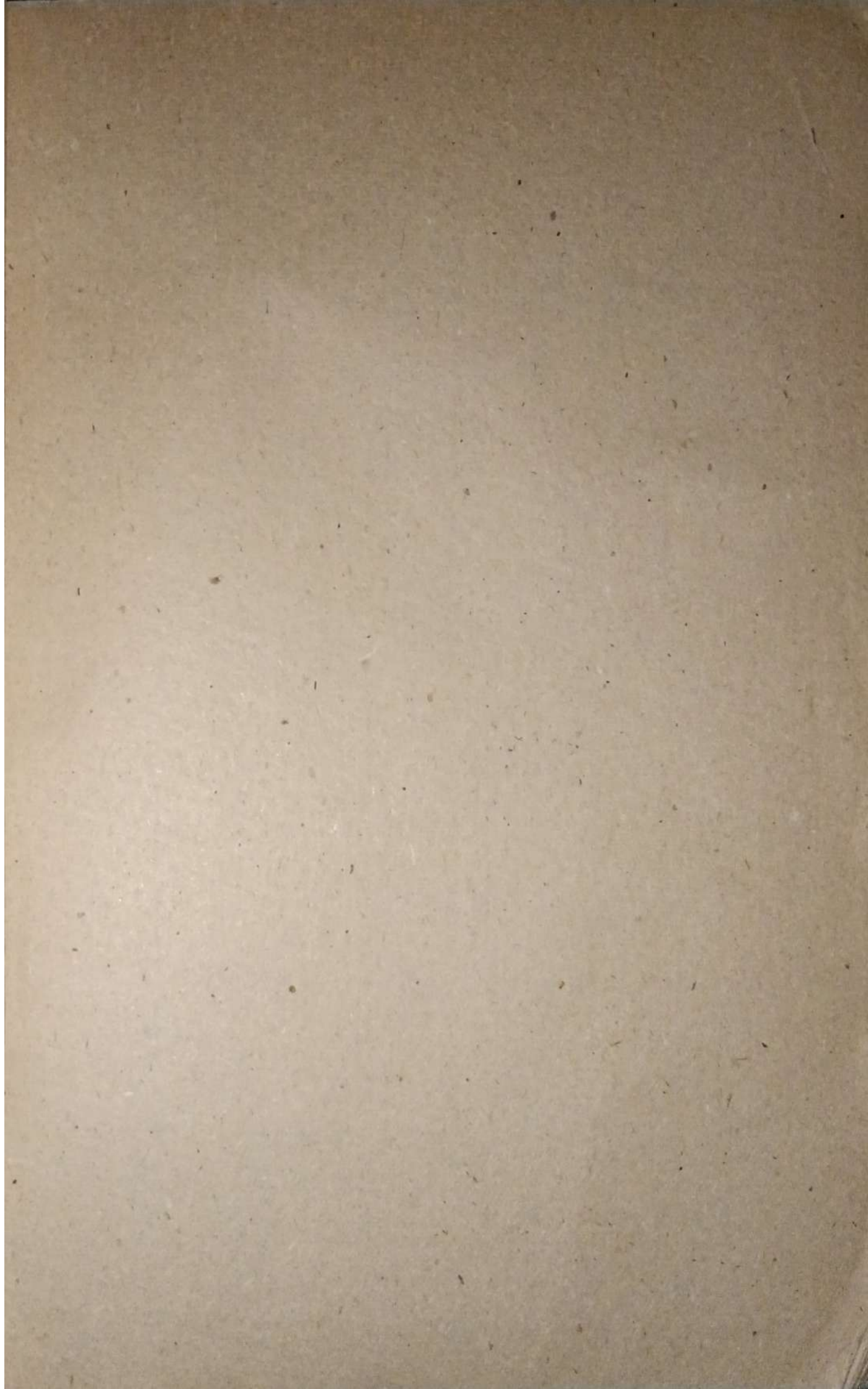


# 葡萄牙 非洲殖民地的 风暴







# 葡萄牙非洲殖民地的风暴

兵 軍等編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2·北京



葡萄牙非洲殖民地的风暴

兵 軍等編譯

---

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圓恩寺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证出字第101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0.42元

---

1962年8月第一版 1962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张4  $\frac{1}{2}$  · 字数91,000

統一书号 3003·640



## 目 录

編者的話 .....	1
葡萄牙非洲殖民地真相.....阿貝耳·賈西	1
安哥拉人民为独立而斗争.....馬里奧·德·安德拉戴	23
1960年的莫三鼻給.....馬塞林諾·多斯·桑托斯	37
“我們拿起了武器”.....張自忠	56
——訪問“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总書記 維里亚托·达·克魯茲	
* * *	
烽火中的安哥拉.....B·西兼科	62
安哥拉居民.....A·И·索布謙柯	84
莫三鼻給說話了！.....Л·柯尔涅也夫	91
“葡萄牙”的几內亚将成为非洲的 几內亚.....Л·柯尔涅也夫	99

## 附 录

葡萄牙殖民地民族主义組織第一次會議的 总宣言和決議 .....	105
在葡萄牙殖民地民族主义組織第一次會議上 关于葡屬几內亚和佛得角群島人民解放斗 爭的报告 .....	阿米卡耳·卡布腊尔 阿·佩雷拉 112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党章和党纲 .....	119
莫三鼻給民族民主联盟的党章和党纲 .....	130



## 編者的話

葡萄牙非洲殖民地一向被西方殖民主义者称为“沉默地带”。但是，在这个所謂“沉默地带”，长期以来就酝酿着革命的风暴。在葡萄牙法西斯政权統治下的葡属殖民地人民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他們被剝夺了一切政治权利，遭受着残酷的奴役和掠夺。哪里有压迫，那里的人民就要起来反抗。1961年2月，安哥拉的爱国者为了拯救被捕的同志英勇地襲击了安哥拉首府罗安达的监狱。3月，安哥拉北部的人民发动了广泛的武装起义。长期压抑在安哥拉人民心头的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了。武装斗争的烽火迅速地延烧到安哥拉的中部和南部。安哥拉的人民武装力量控制了广大地区。葡萄牙当局增調大量军队对安哥拉人民进行血腥镇压，妄图扑灭人民斗争的火焰。但是，安哥拉人民并没有被吓倒，人民的武装力量仍坚持斗争，給葡萄牙殖民军以沉重的打击。在葡属几内亚和莫三鼻给等地，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也在如火如荼地发展着。

葡萄牙殖民者受到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北大西洋侵略集团的支持。美帝国主义是葡属殖民地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葡萄牙殖民军用来屠杀安哥拉人民的武器主要来自美国。美国垄断资本控制着安哥拉的钻石开采和石油勘探权。面对着葡属殖民地人民日益高涨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美国新殖民主义者玩弄两面手法，一方面支持葡萄牙对安哥拉人民进行血腥镇压，另一方面也假惺惺地表示“同情”葡



属殖民地人民的斗争，企图最后取代葡萄牙老殖民主义者的地位。美国新殖民主义还施展挑拨离间的惯技，制造和利用非洲人民各部族和各民族主义政党之间的不和，阴谋分化民族主义的力量。美国新殖民主义的阴谋为葡属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葡属殖民地人民的斗争是艰苦的，他们还可能经历种种困难和曲折。但是，新老殖民主义者的血腥镇压和分化阴谋都不能阻挡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洪流。觉醒了的葡属殖民地人民必将逐步团结自己的力量，坚持斗争，粉碎帝国主义的阴谋，最后取得民族独立的胜利。

葡属殖民地人民的正义斗争受到社会主义国家、亚非国家以及全世界人民的支持。我国人民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1961年5月8日，我国首都各界人民举行集会，严厉谴责美葡新老殖民主义者残酷屠杀安哥拉人民和其它葡属殖民地人民的滔天罪行，坚决支持葡属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我国人民热烈响应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书记处关于从6月21日到30日举行“声援安哥拉人民和其它反对葡萄牙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人民周”的号召。

我国人民密切关心葡属殖民地人民的斗争。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我们从中外文图书报刊上搜集有关葡属殖民地的文章和文献资料编成本书出版。书中葡属殖民地民族主义政党领袖的几篇文章，译自苏联东方书籍出版社1961年出版的“葡萄牙非洲殖民地真相”一书。为了避免各篇内容重复，有些文章没有全文翻译。附录部分辑录了葡属殖民地民族主义政党的一些文件。

1962年5月



## 葡萄牙非洲殖民地真相<sup>①</sup>

阿貝耳·賈西<sup>②</sup>

一千一百万非洲人正遭受着葡萄牙殖民压迫的苦难。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地，面积有二百零七万六百七十一平方公里，占非洲大陆领土的二十分之一，超过西班牙、法国、德国和英国面积的总和。这些殖民地的人民被欧洲一个最落后的小国奴役着。

在这些辽阔的土地上，自然条件是极其优越的。这里可以从事农业和发展畜牧业。地下蕴藏着铁矿、煤矿、锰矿、铁矾土，还有石油、钻石、黄金和其他贵重金属的矿藏。

但是，这些自然富源正遭到殖民者的剥削，而非洲人本身却过着悲惨的非人生活，他们自己的国土内实际处于奴隶的地位。

### 种族歧视

在欧洲各国之中，葡萄牙是首先在非洲进行扩张的国家，第一个做贩卖黑人生意的，也是它。贩卖奴隶、武装掠夺和殖民战争，彻底地破坏了非洲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非洲人的土地和财富被掠夺一空。葡萄牙强迫非洲人

① 阿貝耳·賈西著：“葡萄牙非洲殖民地真相”，AUDC出版，伦敦，1960年。——俄译本注

② 阿貝耳·賈西是葡属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的总书记，又名阿米卡尔·卡布腊尔。——中文译者



繳納“國家稅”，強迫他們種植“規定品種”的農作物，還建立了強迫勞動制和輸出非洲勞工。這些殖民者將非洲人的整個社會生活和私人生活都置于自己的全面控制之下。

隨着歐洲移民人數的增長，歐洲人對非洲人的歧視也日益增強。很多工作，甚至包括某些不需要任何技術的工作，始終不准非洲人擔任。

這些歐洲人或是公開地表現種族歧視，或是用虛偽的言詞進行掩飾。他們從還留在非洲人手中的少數肥沃地區把非洲人趕走，好在那裡給歐洲人建立“柯洛納脫”<sup>①</sup>。他們禁止非洲人成立政治組織、社會組織和工會組織。非洲人連最起碼的人權都沒有。由於聯合國憲章宣布各民族都享有自決權，葡萄牙急忙修改憲法，把“殖民地”改稱為“海外領土”。這使葡萄牙可以強詞奪理地說，它並沒有殖民地，所以無須向聯合國提交有關“非洲領地”的報告。

當非洲人開始覺醒、並展開爭取獨立自由的運動時，葡萄牙加強了對他們的監督，並大大加緊了對他們的壓迫。葡萄牙在這些殖民地建立了秘密政治警察，加強殖民地的軍隊，增召預備兵，舉行旨在炫耀“軍事威力”的戰鬥演習，修建空軍基地和海軍基地，還派遣軍事觀察員到阿爾及利亞去研究殖民地戰爭的經驗。

葡萄牙制定了对付非洲人的战略計劃。它还同其他拥有殖民地的国家签订了軍事協定和政治協定。它向外国公司提供了許多新的更優惠的租借權。

為了对付非洲人的要求獨立和成立秘密反抗組織，殖民者採取了慘無人道的鎮壓手段。這個世界上最反動的殖

---

① “柯洛納脫”(Colonato)是為歐洲移民建立的農場群。——作者



民国家，不論过去或是現在，都是在“文明和基督信仰”的招牌下进行这一切罪恶勾当的。

这些葡萄牙殖民地中的人民遭到极端残酷的剝削，他們的自然資源陆续受到窃夺。殖民者把基督教的訓誡置諸脑后，拒絕尊重自己的同类，并且千方百計地掩飾“文明使者”所带来的真实后果。

正当全人类为美好的将来——建立一个和平共处、承认人权、各国人民都享受自由和平等的世界——而进行斗争的时候，葡萄牙殖民者却在准备发动一場新的殖民战争。

### 殖民者的站不住脚的論据

为了掩飾罪行，葡萄牙殖民主义搬出根本站不住脚的理論来替自己辯护。这些理由非常容易被事实駁倒。殖民者所提出的主要論据是这样的：

1. 葡萄牙对殖民地享有“历史上的权利”。

事实是：如果指的是“葡属非洲”，那末殖民主义列强之間早在1885年的柏林會議上就对这些权利有过爭論了，可是非洲人从未承认过他們有这些权利。

2. 葡萄牙給非洲带来“文明”的光輝。

事实是：推行“文明”的是一个不发达的国家；一个甚至解决不了本国内部問題的国家，当然談不上使殖民地发展了。

3. 葡萄牙奉行的是“同化論”。

事实是：这一概念無論在理論上或是在实际上都是无法接受的。它以非洲各族人民是“劣等民族”这一种族主义的理論为依据，以非洲的文化和非洲的文明无任何价值为



出发点。

4. 葡萄牙主张在殖民地建立“多种族的社会”。

事实是：“多种族的社会”在法律上是建立在土著居民法——葡萄牙一种歧视非白种人的条例——上面的。这一法令阻碍土著居民同所谓的文明人发生任何社会接触，使99%的当地居民过着非人的生活。

5. 葡萄牙力求与各殖民地做到“民族统一”（这一概念是为了使葡萄牙脱卸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责任才匆匆列入葡萄牙宪法的）。

事实是：这个概念同地理、历史、人种、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一切因素都完全矛盾。它甚至同殖民地法本身，特别是同该法中详细规定着殖民地和葡萄牙关系的条文互相矛盾。

6. 用薩拉查的话来说：葡萄牙的殖民地充满了一片“和平气象”。

事实是：在各殖民地，非洲人都丧失了政治权利，并且不能建立工会。非洲人连最起码的人权都没有。尽管遍地都是秘密警察，尽管殖民地行政当局肆虐逞凶，尽管士兵和由移民组成的警察残忍凶暴，但是非洲人的爱国组织不论过去或是现在，都一直在积极地反抗葡萄牙殖民主义。

### 真实情况

有些人会提出一个问题：难道葡萄牙帝国主义对非洲果真没做过一点好事吗？对近五百年来一直在葡萄牙统治下受尽煎熬的非洲人来说，葡萄牙殖民主义只是一个充满了灾难的人间地狱。对于别的人，尤其是那些幸而没受过殖民压迫的人，在回答之前需要先来了解一下事实。



那些确实想知道真相的人，必須排除葡萄牙对于打算訪問葡属殖民地的人所布置的重重障碍，然后还不要让自己受到矇騙。如果他們能仔細地研究人民的真实情况，如果他們能了解殖民地內种种事情的全部真相，他們才能对葡萄牙的“文明的影响”作出真正的評价。这些人了解真相以后，才能理解葡萄牙領地上非洲人的极端恶劣的处境。葡萄牙殖民主义一貫剝夺非洲人最必需的生存資料，它对于非洲人的死亡、苦难和屈辱应担負严重的責任。

葡萄牙是个不发达国家，它的49%的居民是文盲。这是在欧洲生活水平最低的一个国家。

像这样的国家，如果还能对哪一国人民給以“文明的影响”，那可真是一件奇迹了。而且保持殖民主义这种目前正在消失的历史現象，从来也不是奇迹所能决定的。葡萄牙只能給与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所能給与的“文明影响”。葡萄牙的影响是一个经济、文化和文明都很落后的殖民国家的影响。

### 经济情况

法令也罢，移民和殖民地行政当局互相配合的实际行动也罢；都是为了使非洲人无法在城市或农村中拥有任何财产。

大部分非洲农民所耕种的土地，实际上都不属于他們所有。安哥拉和莫三鼻給大約有70%的农产品，葡属几內亚的全部农产品，都是非洲农民生产的。但是殖民地当局强迫农民按当局所規定的、人为地压低的价格把食品出售給移民，而且买主还要压低这种价格。

殖民者把非洲人从肥沃的土地上赶走，然后把土地交



給殖民公司，現在這些土地被歐洲人的“柯洛納脫”所占有。例如，在莫三鼻給有五分之一土地，即一半以上的耕地——而且都是最肥沃的土地——由占人口極少數的歐洲人所占有。安哥拉的二千五百萬公頃耕地之中，大約有二百萬公頃的土地是屬於幾千個歐洲移民的，五分之四的咖啡（這種作物能帶來極高的收入）種植園也是屬於移民的。移民從非洲人手中奪去大片的土地，然後又利用強迫勞動制逼迫非洲人去耕種這些土地。僅在寬扎（安哥拉）盆地一處，就有十多万公頃土地撥給了歐洲移民和殖民公司。在聖多美島上，幾乎全部耕地（可可和咖啡種植園）都屬於歐洲人所有。移民和殖民當局用暴力從非洲人手里非法地搶走這些土地。多少萬非洲人家庭（僅在安哥拉的凱拉“柯洛納脫”一地就有一萬四千多戶非洲人被趕走）被葡萄牙移民從自己的土地上趕走。

殖民公司往往擁有多少萬公頃土地。例如，“安哥拉農業公司”大約占有二十五萬公頃土地，其中有一萬七千公頃是咖啡種植園。“安哥拉鑽石公司”獲得了壟斷開採鑽石的租借權。五十七萬安哥拉和莫三鼻給非洲人被迫在三十二萬公頃土地上種植棉花；在葡屬几內亞，殖民當局強迫六萬農戶只種花生。

非洲人過着極其貧困的生活，而各殖民公司和移民卻大發橫財，積累了驚人的資本，並且把大部分資本從殖民地匯走。我們以1957年的數據為例來看看吧。

在這一年，“殖民農業公司”（聖多美島）、“安哥拉銀行”、“安哥拉鑽石公司”、“康熱拉·普利菲納公司”、“卡塞蓋耳農業公司”（安哥拉）、“塞納糖業公司”（莫三鼻給）幾家公司所得到的純利，都超過固定資本的49%。如果用這些



收入支付1957年佛得角群島、葡屬几內亞和圣多美島社会事业的全部經費，不但綽綽有余，并且还能剩下五千万埃士庫多(合六十五万英鎊)。这笔收入比同年安哥拉国民教育的全部經費还多。“瑪利奧·古尼雅”农商公司(安哥拉)在里斯本建有成片的住宅，价值数十万埃士庫多。这家公司居然还設立了两种“慈善”基金。但是，难道誰能忘記，这些基金是由安哥拉非洲人强迫劳动——实际上是奴隶劳动——中榨取的利潤建立的嗎？

为了維持宗主国衰敗的工业，葡萄牙不但强迫非洲人以高价购买葡萄牙的次等商品，还强迫他們以远低于市場中的价格向移民收购商出售产品。

多年以来，酒类都在安哥拉的进口中占第二位<sup>①</sup>，仅次于紡織品。

非洲人必須繳納五花八門的捐稅，其中还有所謂的国家稅。“土著居民稅”在葡萄牙殖民地是預算中最大的一項收入。每个年滿十五岁的非洲人應該繳的稅款，经常超过他那菲薄的全年收入的四分之一。

葡萄牙企图把自己这些所謂的海外省，特别是安哥拉和莫三鼻給，变成类似南非联邦<sup>②</sup>的地区，以便进一步剝削

---

① 第二届全非人民大会上关于反殖民主义运动的报告中說道：“1958年从葡萄牙运进安哥拉酒类占該殖民地全部进口額的16%，但同年机器、工农业工具以及药品的进口，比酒类进口的总值还少八千万埃士庫多。

“1951到1955年期間，莫三鼻給的每个非洲人，一年平均只消費一公斤的肉和不到一公升的牛奶，而同一时期內，每个白种人却消費五十八公斤的肉和六十三公升的牛奶。可是，1958年一年，平均每个莫三鼻給的居民(包括儿童在內)所消費的葡萄牙酒，却有五公升左右”。——俄譯本注

② 1961年5月改称南非共和国。——中文譯者



殖民地的自然資源和非洲人的劳动。葡萄牙认为，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手段，就是組織欧洲人大規模地移民。葡萄牙对此不惜支付巨款。

仅仅在安哥拉一地，葡萄牙就准备花費五亿埃士庫多（合六百二十五万英鎊），以便在扩展到四万公頃面积的凱拉“柯洛納脫”中建立五百三十个农場。这些經費都是从剝削非洲人的强迫劳动中得到的，比1957年用于安哥拉农业和林业方面的支出多二十倍。

要建立一个欧洲人的家庭，安哥拉得付出一百万埃士庫多。如果一个非洲家庭要掙到这些錢，就需要劳动一千年。

葡萄牙的落后，也影响了它的殖民地的经济情况和財政情况。葡萄牙从来沒有建立起、也永远不可能建立起开发殖民地的基金。葡萄牙本身就是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現在，就連经济遭到最轻微破坏的安哥拉和莫三鼻給，都已瀕临经济危机的边緣了。

## 社会情况

葡萄牙的殖民地法令把安哥拉、葡属几內亚和莫三鼻給99.7%的人民都当作是“不文明的人”，只有0.3%的人才被认为是“已经同化了的人”（“同化人”）。

一个“不文明的”非洲人如果要获得“同化人”的地位，他需要证明：他的物质生活是有保障的，他过的是“欧洲人的生活方式”，能够繳納一切捐稅，服过兵役，而且会正确地說葡萄牙話和写葡萄牙文。如果用同样的条件衡量葡萄牙人自己，那末其中会有50%以上的人沒有資格当“文明人”或“同化人”了。



“不文明的”非洲人被看成是一种动产，被殖民当局和移民随意支配。葡萄牙殖民体系的存在，就是以非洲人这种地位为基础的。“不文明的”非洲人是廉价劳动力的来源，是强制性劳动力的来源。法律把非洲人划为“不文明的人”，认为种族歧视是合法的，并且认为葡萄牙在非洲的统治是正确的。

“文明的”非洲人（他们的人数极少），在理论上被认为是葡萄牙的公民，但绝对享受不到欧洲人的特权。其中一部分人是很孤立的，因为他们既脱离了非洲人民群众，又不能进入移民的社交界。实际上，他们仍然受到公开的或是隐蔽的歧视。大部分“文明的”非洲人也是生活在法律强加于“不文明的”非洲人（即绝大部分的本地居民）的那些条件之下。

所谓葡萄牙多种族社会只是非洲人民的压迫者捏造的神话。事实上，这种社会把彻底的种族隔离看成是正当的行为。除了极少数的例外，这里像南非一样，欧洲人和非洲人之间是没有任何社会接触的。欧洲孩子只有在学校里才和少数“同化人”的学生来往。能跑咖啡馆、电影院、酒吧间和大饭店的几乎都是欧洲人。任何一个非洲人，如果竟敢走进上述某一个场所，那就会遭到凌辱。在罗伦索马贵斯和贝拉（莫三鼻给）以及新里斯本和罗比托（安哥拉）这样的城市里，种族隔离是公开进行的。

随着殖民地中欧洲籍居民的增多，葡萄牙种族主义也表现得更加猖狂了。在安哥拉和莫三鼻给的一千万居民中，“黑白混血种”只有六万人，这决不是偶然的。最近五十年以来，“黑白混血种”的人数几乎一直没有变化。大部分“黑白混血种人”都是欧洲人父亲遗弃的私生子。黑白种通



婚的夫妻——尤其丈夫是非洲人、而妻子是欧洲人的时候——会遭到葡萄牙移民的百般侮辱和嘲笑。因此，黑白种通婚的人在公共场所出现时，尽量不在一块儿。

农村的非洲人是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生活的。在城市里，“不文明的人”的住宅区都远离市中心，他们简陋的小草屋简直不能叫作人住的房子。这些“房屋”和南非联邦的市郊小镇一样，也是修建在殖民地当局特意划出的地区中。

只有很少的“同化人”才有像样的住宅；只有受过教育的单身汉和不顾种族歧视的人，在克服种种困难之后，才能在国家机关中得到一个职位。最近期间，非洲籍官员数量已显著减少。可是大部分欧洲人却住在叫作“维文达斯”<sup>①</sup>的住宅里，这常常是一些阔绰得像宫殿一样的住所，可以同葡萄牙最富丽的庄园媲美。

在殖民地，特别是在城市里，都实行着宵禁；晚上九点以后，“不文明”的非洲人一概禁止外出。吃过苦头的“同化人”身上总是携带着身份证。在殖民地当局和移民看来，只有这张身份证才能正确地证明他们可以称得上是人。

### 强迫劳动

在圣多美岛的移民农场里，有两万名土著工人，还有从安哥拉和莫三鼻给运来的非洲工人，他们每天要在热带的烈日下工作十二小时。在葡属几内亚、安哥拉和莫三鼻给，兴建公共工程时广泛地使用强迫劳动；除此之外，私人企业也在使用强迫劳动。

每年都有二十五万安哥拉人被送到农业、采矿业和建

---

<sup>①</sup> 葡萄牙文 *vivenda*，意义是“住宅”。——中文译者



筑业的各个康采恩去劳动。每年都有四十万莫三鼻给人从事强迫劳动,其中十万人是运到南非联邦、南罗得西亚和北罗得西亚的矿山去的。

贩卖契约劳工是葡萄牙取得外汇最稳妥的来源之一。前殖民地官员恩里克·加尔瓦奥曾直言不讳地说:“只有死人才能躲开强迫劳动……非洲人的处境比真正奴隶制度下的奴隶还要恶劣得多……在某些企业里,工人的死亡率高达30%,但是企业主在补充新的劳动力方面从未发生过困难”。仅仅是“安哥拉钻石公司”,一年就使用着将近两万名工人。这种新式的奴隶制度(除了叫作奴隶制度,还能叫作什么呢!)破坏了成百万非洲人的家庭<sup>①</sup>。

提供劳工的当局,每年能从每人身上捞到大约一千五百埃士库多(合十八英镑十五先令)。工人的工资只按75%支付,而且还要等到他们回家的时候才能拿到这笔钱。

只有扣除全部捐税,而工人又给国家无偿地劳动十五天以后,才能结清账目。理论上工人享有医疗的权利,而实际上这种权利是不存在的。可是总得喂饱劳工们的肚子吧,但是就连葡萄牙当局也承认,非洲劳工是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当局还广泛地强迫儿童和少年去劳动。移民们像使唤奴才那样利用着“不文明的”非洲人。

“同化人”工人的工资只有作同样工作的欧洲工人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他们永远是“次等”工人,即使技术熟练也是如此。除了少数官吏以外,其余的“同化人”都受到

---

<sup>①</sup> 反殖民主义运动人士向第二届全非人民大会的代表们报告说:“几年以前,罗安达大主教写给安哥拉总督的秘密备忘录中指出,殖民地当局以一千到一千二百埃士库多的价格出卖每一个被强迫招募来的劳工。”——俄译本注



失业的威胁。甚至像堂馆和彩票发售员这类工资很低的工作，也只准欧洲人担任。在安哥拉和莫三鼻给，实际上是禁止非洲人担任出租汽车司机和售货员的。

非洲工人被剥夺了捍卫自己权利的机会。“不文明的”非洲人不得成立社团，而“同化人”虽然能参加萨拉查法西斯的“工会”，但却没有表决权。在农场和矿山里，无论什么地方，工作日的长短完全由雇主决定。非洲劳工得不到任何保障，移民可以任意惩罚他们，甚至加以毒打。

### 医疗“事业”

在总面积达二百万平方公里的几个国家中的一千一百万居民，只有三百八十名医生“照顾”他们的健康。这些殖民地的公路也是全非洲最糟糕的。拥有十四万七千居民的佛得角群岛的十二个岛屿，平均每一万人才有一名医生；在1956年，那里只有一名助产士。安哥拉的情况比葡属几内亚和莫三鼻给好一些，平均每二十八万人有一所医院，每两万人有一名医生，每一万人有一名助理护士。

某些资料指出，儿童的死亡率超过40%，个别地区高达80%。在1956年死亡的本地居民，有84%都被断定为“死亡原因不明”。但是，我们要指出，由这种“原因”丧命的都是非洲人。从1940年到1950年，在佛得角群岛上，由于过度繁重的劳动和饥饿而死亡的非洲人大约有四万。

### 文盲占99%

“不文明的”非洲人受教育的权利完全操在天主教教会手里。这种教育“必须符合葡萄牙宪法的精神和条文，还要符合地方当局计划。”这就意味着，99.7%的非洲居民不



得进入非教会学校。由于天主教教会的垄断，基督教教会  
对教育的影响是很小的<sup>①</sup>。

在安哥拉、莫三鼻給和葡属几内亚，99%的居民是文  
盲。在某些面积比葡萄牙还大的省份里，連一所学校都沒  
有。

1937年，在拥有四百万居民的安哥拉，只有四万个儿童  
在教会学校讀書。同年，比属刚果的小学生有一百三十万  
人，这就是說，刚果<sup>②</sup>入学的儿童的比例較安哥拉多十倍。

“同化人”（占人口的0.3%）的儿子可以进非教会的中  
小学和大学。但是，由于殖民地学校、特别是安哥拉和莫三  
鼻給的学校盛行种族歧視，以及非洲人家庭的貧困，只有少  
数人能受到完全的教育。

在中学里讀書的几乎全是移民的子弟。

葡属各殖民地沒有大学。約有一百名非洲人在葡萄牙  
上大学或在准备上大学。可見，在一千一百万人口中，大学  
生还不到一百人！

大部分小学教員和全部中学教員都由欧洲人担任。只  
有在佛得角群島，有大学毕业文凭的非洲人才能在中学里  
教书。

---

① 在第二届全非人民大会上，葡属殖民地的代表們在发言中指出：“說  
到教育的性质和质量，那只要举出安哥拉民政当局不久前秘密通令  
中所引用的殖民地政府秘书长紧急报告里的几句话就够了，紧急报  
告中说：‘誰要和那些在基督教教会影响下教育出来的当地居民接  
触，他就会发现，这些居民和天主教教会培育的学生之間有明显的区  
別；前者容易和人接近，具备良好的劳动技能，从文化和职业的角度  
来看，对实际生活有更好的素养；而后者情緒不开朗，腼腆拘謹，态度  
可怜，这无疑是更适合葡萄牙的軌范的。’”——俄譯本注

② 据1959年的統計，刚果人口为13,984,170人。——中文譯者



整个葡萄牙教育系统的方针是凌辱非洲人和贬低他们的文化和文明。学校中禁止使用非洲人的语言。在教科书和各种书籍中，总是把白人描写成上等人，把非洲人描写成下等人，把殖民侵略者——“征服者”——说成圣徒和英雄。非洲孩子一进小学，就养成他们的“自卑感”。教他们害怕白种人，教他们对自己是非洲人感到羞耻。对非洲的历史和文化，不是干脆不谈，就是极力歪曲，还强迫孩子学葡萄牙的历史和文化。

### 傀儡和走狗

非洲人没有政治权利。非洲人原有的政治体系被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完全破坏了。残存的一些部落酋长都受到殖民地当局的控制，殖民地当局把他们当作傀儡。大部分酋长被安置在实际上不属于他们的村社中为首领。

由总督任命的所谓地方行政会议，有时也有非洲人的“代表”参加，但一般是由欧洲人担任。同意担任、或者往往是被迫担任这种代表的少数非洲人，根本不可能维护本地居民的利益。

在安哥拉曾经有一个“黑白混血种”顾问想要批评当局，他立即被赶出行政会议。一名非洲籍医生——他是少数非洲籍医生中的一个——被聘任这一职位。他托辞除了作医生以外什么都不懂而拒绝了。最后，只是在罗安达大主教的压力下，一名非洲籍神父才同意担任这一职位。

在宗主国的议会里，一百二十名议员中只有一名非洲人，这是圣多美岛的“议员”。佛得角法西斯政党的首领——一个欧洲人——总是“被选”为代表佛得角群岛的“议员”。安哥拉、莫三鼻给和葡属几内亚的“代表”也都是和庞



大的殖民地康采恩有密切关系的欧洲人。来自各殖民地的“議員”都受到葡萄牙法西斯政府的完全信任。他們同非洲人毫无共同之点，99.7%的非洲人在种种借口下都不得参加选举。

有三个非洲人情願充当政治傀儡，让葡萄牙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會議上利用他們。这三个人是杰姆斯·平托·布拉(葡属几内亚人)，“黑白混血种人”奧古什图·桑图什·李瑪和朱里烏·蒙太魯(这两个人是佛得角群島人)。在他們的同胞的眼里，这是一些卖国賊。他們都是薪俸优厚、为葡萄牙殖民主义效忠的官員。

游行示威和集会結社一律遭到禁止或者受到殖民地当局的严格控制。就連足球俱乐部也很少。在莫三鼻給，除了当局出版的一份杂志“非洲吼声”以外，一切非洲人的报刊都在被禁之列。

### 葡屬非洲的觉醒与葡萄牙

葡萄牙不承认葡属殖民地的人民有自决权，否认他們具有决定自己前途的权利。葡萄牙认为非洲人民沒有自决的能力，独立自主的非洲人民不能够对人类进步作出貢獻。

葡萄牙法西斯政府无视当代一个最重要的現象——殖民主义的崩潰。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不知道，或者假装不知道，殖民主义是注定要灭亡的；它之所以注定要灭亡，不仅因为殖民主义同二十世紀人类的物质和精神要求不相容，而且还因为殖民地人民已经决定要一劳永逸地結束殖民主义。

得到其他各国人民支持的非洲人民，在共同的斗争中联合起来了。他們正在贏得独立并着手建設新的国家。可



是，正当发生这些事件的时候，葡萄牙总理却神气活现地宣称：“整个非洲都在燃烧……因为火种是从外面带进来的”。这个葡萄牙独裁者不肯承认，非洲人能够自己主动地起来反对殖民剥削。他不认为非洲人是具有自尊心和渴望自由独立的人。

葡萄牙独裁者的一意孤行，决不能扭转历史的车轮。被烧毁的将不是非洲，而是殖民主义；葡萄牙殖民主义也和所有其他殖民主义一样，将被烈火所烧毁。葡属殖民地的非洲人民将把这种烈火煽得更加炽旺，直到葡萄牙殖民主义变成灰烬为止。葡属殖民地人民获得自由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 葡属非洲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

葡属殖民地的非洲人民，虽然处境极端困难，但是从未停止过反对压迫者的斗争。在殖民战争的过程中，尽管葡萄牙人的武装优良得多，非洲人却对殖民者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此后一个时期则进行了消极的抵抗。当殖民主义的危机来临时，当非洲觉醒过来并庄严地要求给予民族独立时，他们又开始进行顽强的地下斗争。

尽管困难重重，但爱国者的秘密活动已大大提高了非洲人的政治觉悟。这些地下组织向全世界揭露了葡萄牙殖民主义的真相。现在，所有的葡属非洲殖民地都已有了地下政党和组织，目前任何力量都无法制止它们的活动。安哥拉人、佛得角群岛人、葡属几内亚人、莫三鼻给人和圣多美岛人，在争取自由的共同斗争中正把他们的力量联合起来。

被迫进行秘密活动的各非洲政党，不但在自己的祖国，



并且在国外建立了抵抗组织。现在它们已经联合起来，并建立了葡属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非洲人革命阵线，以便协调反对葡萄牙殖民主义的斗争。

领导全民斗争的有下列组织：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葡属几内亚非洲独立党，争取安哥拉民族独立运动，反殖民主义运动，安哥拉人民联盟。

前四个组织目前已联合组成葡属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非洲人革命阵线。几乎所有侨居国外的葡属殖民地非洲人都积极地支持革命阵线。

现在，在刚果共和国大约有一百万安哥拉侨民。莫三鼻给有数十万人侨居坦噶尼喀、尼亚萨兰、南罗得西亚和北罗得西亚。成万葡属几内亚和佛得角群岛的居民侨居塞内加尔共和国、马里共和国、几内亚共和国和冈比亚。这些非洲人也建立了一些组织，进行反对葡萄牙殖民主义的斗争。居住在欧洲的非洲人（其中不少是葡萄牙警察正在通缉的爱国者）也下定决心要为本国人民赢得自由。

进步力量在最近一个阶段所面临的基本任务是：把一切政党和群众团体联合成统一阵线，扩大各组织在殖民地内部的活动，把居住在非洲其他国家中的葡属领地非洲人动员起来，争取渴望和平和尊重人类尊严的各国人民的积极支援。

反对葡萄牙殖民主义的非洲人组织参加了1958年和1960年举行的两次全非人民大会。这些组织曾派遣一名代表和一名观察员出席了阿克拉的大会。在突尼斯召开大会时，又派遣了五名代表出席。他们提出了（并得到大会赞同）谴责葡萄牙殖民主义和要求立即给予葡萄牙统治下的非洲各国人民独立的决议。



## 真相是掩盖不住的

世界公众越来越了解葡萄牙殖民主义的真相。居住在欧洲和美洲的非洲爱国者，为传布葡属殖民地的真情实况做了许多工作。某些作者，例如英国作家和新闻记者拜齐尔·戴维逊、美国作家和新闻记者约翰·根室、美国教授马尔丁·哈尔维斯等居然骗过了葡萄牙殖民当局的耳目，在当地获得证实葡萄牙殖民主义本来面目的材料。他们写出了向全世界介绍这些事实的书籍。

由于葡属殖民地非洲人所进行的斗争，在联合国第十四届大会上，某些代表团，特别是亚非国家的代表们，对葡萄牙殖民主义进行了抨击。这些代表团揭穿了葡萄牙人为了替自己保持非洲殖民地进行辩护而散布的谎言，并要求葡萄牙尊重和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但是，葡萄牙代表却儿戏一般重弹其荒谬的老调，说它所侵占的领土不是殖民地，而是葡萄牙的“海外省”。尽管如此，在联合国大会上还是组成了一个委员会来处理有关这些非自治的国家的問題和以后在那里贯彻联合国宪章诸原则的問題。

## 殖民者的回答

葡萄牙再也无法欺骗世界舆论和联合国了，它于是准备作绝望的挣扎，来保住它在非洲的地盘。它同南非联邦以及其他殖民国家签订了一些秘密协定。它还企图同比利时和中非联邦取得相互谅解。它为其他国家的投资，即非葡萄牙的投资，特别是美国、西德和荷兰的投资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葡萄牙不仅在出卖它所统治的人民和国家的前途，而且还买进武器来进行残杀非洲人的战争。



葡萄牙的一个部长、一家安哥拉主要殖民公司的股东宣称：“我們應該估計到，如果我們不能保持和捍衛我們的海外領地，那么葡萄牙就会什么都做不到了。”

薩拉查政府竭力使葡萄牙人民相信必需保持這些領地；它企图預先取得人民的支持，以便公开地武装鎮压民族解放运动。

薩拉查政府向各殖民地增派部队，在安哥拉、莫三鼻給和葡属几内亚駐扎空軍和海軍部队，还改編了它的武装力量。葡萄牙的战略家們正忙着制定在非洲作战的計劃。1959年12月出版的葡萄牙“軍事評論”杂志第十二期上，发表了一篇以“莫三鼻給的防禦和革命战争”为題的文章，作者写道：“在黑人和白人之間行将发生的冲突，将是一场黑人群众的破坏性的斗争。我們不能只对暴乱者采取軍事行动。我們的行动应具有更广泛的性质，应涉及行将发生的这一冲突的各个方面。为此需要使用四种相輔相成的影响——軍事的、思想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影响。”

葡萄牙正利用它参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关系来得到杀害非洲人民的武器。葡萄牙要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保卫葡萄牙殖民主义。

在联合国里，葡萄牙一向都为种族歧視和殖民主义辯护，它希望有关国家会用同样的方法支援它。

几年以前，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对非洲爱国者开始进行残酷的鎮压，从那时起，在各个葡属殖民地就沒有停止过迫害、逮捕、放逐、拷打和大規模屠杀手无寸铁的居民等等事情。

在安哥拉，喀奔达州內曾有二百多名非洲人公开要求自己国家获得独立，結果被逮捕入獄，后来当局就宣布他們



下落不明了。

安哥拉人民聯盟的首領利貝里奧·紐芬和萊洛·菲格拉從1956年起就被關在集中營里。他們的戰友儒利奧·阿方索，伊賽亞斯·卡特穆克，阿爾弗雷多·本吉，古尼雅，盧雷羅·西蓋拉和安布羅西奧·盧揚齊在被捕和拷打後也都下落不明了。

民族主義宗教領袖西馬烏·托庫（他所領導的運動在整個安哥拉、特別是在剛果州非常活躍）很久以來就被關在安哥拉南方的強迫勞動營里。

葡萄牙殖民地的政治警察僅僅在羅安達一地就擁有幾百名密探。1959年3月，他們在安哥拉、莫三鼻給、葡屬几內亞和聖多美島等地進行了許多次逮捕。被捕下獄的大約有一百名非洲愛國者。他們都遭到非刑拷打（這種暴行使有些人瘋狂了），並嚴密地監禁起來。大多數愛國者都被懷疑是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和安哥拉人民聯盟的參加者，並被控告企圖破壞“葡萄牙國家的外部安全”和“葡萄牙民族統一”（葡萄牙刑法第一四一條和第一五一條）。被捕的伊利迪奧·馬夏多，希吉諾·埃雷什，維拉·迪亞什，弗蘭西什庫·阿弗里卡努，安德烈·明加什，曼迪什·卡瓦略和諾伊·紹迪等人有判處二十五年徒刑的危險，然而誰都明白，他們隨時都可能遭到殺害。

被捕者中間有七名歐洲人，被控支持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其中的朱利塔·甘達拉，是一位很受羅安達非洲人尊敬的醫生。

葡萄牙開始直接屠殺非洲人。1953年2月，聖多美島的四萬居民之中有一千多名非洲人被葡萄牙移民和士兵殺害。這些非洲人因為反對強迫勞動舉行了起義。幾十名非



洲人被捕后受到酷刑拷問，其中三十人因为受不住折磨而死去。从当局領到武器的移民，还大肆破坏城市和乡村中非洲人的财产。当时并强迫那些从其他地方强制运来的劳工参加这场大屠杀。

1959年8月在俾騷(葡属几内亚)沿岸，葡萄牙移民和士兵惨无人性地杀害了五十多名为了要求提高工资敢于举行罢工的非洲人。军官、保安队军官、士兵和移民向这些想要活命而罢工的手无寸铁的非洲人开枪射击。

### 殖民者在被告席上

罗安达法西斯殖民地法庭在一位年青的移民法官主持下对被控危害“葡萄牙民族统一”的四十名非洲人、七名欧洲人和三名美国黑人进行“审讯”。

葡萄牙殖民地政治警察制造了三起单独的案件：一起对非洲人，一起对黑人，另一起对欧洲人。原定1960年8月7日开庭审理，但是由于这件丑事被宣扬得全世界都知道了，所以只好延期举行。秋天，在极端严格的保密状态中才恢复审理。

虽然，在罗安达受到审讯的是争取像人一样的生活权利的非洲爱国者和非洲人民的朋友——诚实的欧洲人，但是，这一审讯实际上是对葡萄牙殖民主义的公开控诉。我们呼吁所有爱好和平和自由的人，严密地注意这一“审讯”。你们应该对非洲人表示同情。实际上，在这一审讯中被提交法庭的应当是葡萄牙；它的罪名是剥削和盗窃非洲人民的财富，压迫一千一百万人民和威胁他们的生命。



## 非洲人的要求

我們，葡属殖民地的非洲人，正和葡萄牙殖民主义进行着斗争，以保卫我們人民的权利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非洲人要求葡萄牙尊重和严格履行它对联合国宪章所承担的义务。我們要求葡萄牙仿效英国和法国的做法，承认它所統治的人民享有自决权和独立权。

葡属殖民地的非洲人反殖民主义組織，反映了自己人民合理的願望，希望为人民取得自由以及自行决定前途的权利。这些組織希望本国的人民走向进步的社会：进行有成果的劳动，发展经济，使非洲統一，使非洲各民族亲密地团結起来，并且与世界上各国人民——包括葡萄牙人民——保持友誼和平等。这些組織希望，人类能生活在和平之中，而不知道什么是战争。

为反对葡萄牙殖民主义而斗争的非洲組織，很願意通过和平途径来获得独立。但是，我們并不抱着幻想。既然葡萄牙准备使用暴力来保护它的利益，那末我們也准备用暴力来回答暴力。我們这些組織是警惕的。它們密切地注視着葡萄牙的种种外交伎俩。它們相信，没有一个民主的政府願意同葡萄牙殖民主义——它像所有其他殖民制度一样，也是注定要灭亡的——結成联盟，来败坏自己的名誉。它們认为，它們国家的人力和物力应该为本国人民以及世界各国人民的进步和幸福服务。

葡属殖民地的非洲人民必将鏟除葡萄牙殖民主义。  
它的寿命已经不长久了！

(譯自“葡萄牙非洲殖民地真相” [“Правда О Португальских Колониях В Африке”], 苏联东方书籍出版社, 1961年版。)



## 安哥拉人民为独立而斗争<sup>①</sup>

馬里奧·德·安德拉戴<sup>②</sup>

看看今天非洲的地图，不难了解，这个大陆的各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曾走过一段多么艰苦漫长的道路。大多数非洲独立国家，都在进行根本的改革。但是，我们在地图上还能发现“受宗主国统治的领地”的标志。像安哥拉、莫三鼻给、葡属几内亚、佛得角群岛、圣多美岛和普林西比岛这些总共拥有一千一百多万人口的葡属领地，尽管拥有“海外省”的虚名，其实和本世纪初一样，仍旧是一些殖民地。十分明显，非洲人民解放的浪潮正在“包围”着这些国家。形势一天天地明朗起来。改变现状的风浪，甚至已经扩展到南非的“土著保留地”，它自然不会绕过正在葡萄牙压迫下受尽折磨的领地。不用多久，这些领地就会成为殖民地人民和千方百计把持政权的殖民者激烈斗争的场所。

由于我们的爱国者以及泛非民族主义团体和亚非团结运动的活动，世界舆论对我们这些国家的特殊情况，知道得越来越详细了。这些殖民地表面上的宁静，决不能说明“葡萄牙的海外省平安无事”。

不要忘记葡萄牙殖民地民族运动所遇到的特殊困难：第一，殖民者竭力使这些领地同世界其他地区隔绝（可以想

---

① 該文摘要曾刊載在1960年9月号法国的“新民主”月刊上。——俄譯本注

② 馬里奧·德·安德拉戴是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主席。——中文譯者



想1953年圣多美島发生的惨案，那一次总督郭尔古魯及其走狗曾肆无忌惮地屠杀了一千多人)；第二，葡萄牙是个赤裸裸的法西斯国家，它本身也处于孤立状态。所以，当欧洲的左翼政党，特别是法国和英国的左翼政党，正在千方百计地支持法、英殖民地的民族运动、唤起他们在国际范围内发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时，葡萄牙的情况，至少从1926年起，却是截然不同的。在评论我们斗争的目前形势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这种差别。此外，人们所以直到不久以前还只能听到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的一面之词，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同外界隔绝的这些国家，和1959年前的刚果一样，都曾经是非洲的“沉默地区”。但是，这里的民族运动也在不断增长。安哥拉的例子就可以证实这一点。

安哥拉的非洲居民，大约有99%享受不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这就是所谓的土著人。虽然根据官方的说法，葡萄牙在1922年已经完全占领了安哥拉。但是，非洲人，也就是这些“土著人”，对外国侵略者的武装反抗，直到今天都没有停止。随着占领而来的是：剥夺土地和财产；向居民征收沉重的苛捐杂税；制定了实际等于奴隶制度的强迫劳动法。

残酷的殖民剥削，引起人民群众的自发性武装起义。1924年在安姆巴姆港，1925年在安布利兹，1939年在莫孔巴什都发生过暴动。

那些“同化人”也对政治关心起来。他们大多是官吏，商人，手工业者和主要集中在城市中的工人。他们成立了一些合法团体，如非洲民族同盟、安哥拉土著人地区协会、安哥拉南方非洲协会等。这些改良主义性质的团体提出了一个目标：争取改善非洲人生活的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但是，葡萄牙对安哥拉人民生活变本加厉的控制，以及越来越多



的葡萄牙移民的涌入安哥拉；使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成员很快就相信，在保存殖民制度的条件下，是不可能通过改良的途径来达到变革的。

葡萄牙国内法西斯制度的加强，使这些组织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加剧起来。改良主义者——这些人只占少数——要求殖民地行政当局的支持，后者也要利用他们来加剧这些组织中的矛盾；另一部分人——他们占多数——则继续展开政治活动，加强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

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本来可以通过两种方法实现：吸收“土著人”参加社团和在他們中間竭力开展社会、政治和文化活动。

但是，第一种做法马上遭到殖民地行政当局的反对，所以安哥拉的青年只好走第二条路。安哥拉的青年熟练地掌握了在国内积累起来的政治斗争经验以后，再也不相信改良主义了。1948年，他们为自己提出了下列任务：

- 一、利用合法的团体来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 二、为“同化人”和“土著人”争取平等的权利；
- 三、发动扫除文盲的运动，使青年作家的作品具有民族内容，展开争取安哥拉独立的宣传活动。

在实现这些任务方面，特别是在文化方面，青年们获得了一些成就。安哥拉人协会的文化部和安哥拉文化协会在1952—1955年之间为青年们组织了各种文学和美术竞赛，帮助建立了由维拉·迪亚什领导的“安哥拉韵律”乐团和由希吉诺·埃雷什、安托尼奥·万一都涅姆领导的实验剧团。

这些爱国活动提高了安哥拉人民的政治觉悟，所以殖民地行政当局就用残酷的迫害来打击站在合法斗争最前列的安哥拉爱国青年。殖民地行政当局企图在青年中挑起意



見分歧，派遣了許多警察密探混進這些文化團體。但是事與願違，這樣卻把青年的鬥爭引上另一條道路。在警察恐怖的情況下產生了政治運動。

愛國的青年懂得，假如不把合法組織的活動引向消滅葡萄牙殖民主義，那就不會帶來任何根本性的變革；而且，不認真研究安哥拉的和葡萄牙本國的政治局勢，不考慮人民群眾的利益，那也不能達到這個目的。在進行文化教育活動的這一階段，有些安哥拉的青年人同巴西的進步知識分子建立了聯繫。兩個國家使用同樣的語言，促成了這種聯繫。他們從巴西弄來了闡述戰後巴西政治生活的書報雜誌。巴西左翼雜誌上發表的有關法西斯制度的文章幫助安哥拉的青年人懂得，葡萄牙在安哥拉實行的政策是一種法西斯警察國家的政策。

1955年10月，安哥拉青年在極端秘密的情況下建立了馬克思主義小組。誠然，這個小組的年青的領導者還缺少政治經驗，特別是缺少在葡屬殖民地這樣困難條件下進行工作的政治經驗。但是，這個小組在人民中間傳播馬克思主義學說方面卻取得了一定成績。1956年初，一群青年創建了安哥拉非洲人統一鬥爭黨。該黨的黨綱和馬克思主義小組的綱領很近似。這個新成立的民族組織很快就得到許多擁護者，黨員迅速增加，特別是在羅安達。

安哥拉非洲人統一鬥爭黨進行了秘密活動。同時，在安哥拉產生了許多基本上都是小型的民族主義組織，其中包括安哥拉解放運動。要使這些政治組織在活動中步伐一致，變得越來越困難了。於是，馬克思主義小組和安哥拉非洲人統一鬥爭黨的領導人共同建立了“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這是1956年12月的事。不久，這個新成立的政黨發布



了宣言。宣言中分析了資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在非洲的扩张情况，还分析了葡萄牙在安哥拉实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統治方式。

“我們在受人侮辱，”宣言中这样說。宣言揭露了葡萄牙为了消灭安哥拉人民而执行的殖民政策。宣言指出，实行强迫劳动、缺乏医疗、强制破坏部落关系，必然使安哥拉人民灭亡。宣言中还指出儿童死亡率可怕的百分比。

宣言中指出，“近来，安哥拉居民不但受到葡萄牙殖民者的压迫，而且还受到欧洲和美洲垄断組織和托拉斯的压迫。”

宣言号召安哥拉人民組織起来，为消灭帝国主义和葡萄牙殖民主义而斗争，为把安哥拉变成独立国家、建立民主政府、即团结各反对殖民主义的力量的联合政府而斗争。“然而，不经过激烈的斗争，殖民者的統治是不会自行崩溃的。安哥拉人民获得解放的道路只有一条，这就是进行革命斗争。只有建立起安哥拉一切反帝力量——不分政治、社会地位、宗教信仰和哲学观念——的統一战线，只有組織起最广泛的争取安哥拉解放的运动，斗争才能获得成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安哥拉爱国者都将属于一个組織或是一个团体。运动将由許多組織的活动組成。这些組織将以上述宣言的原則和思想作为团结的基础。”

爱国者在全国各地传播了宣言的思想。工人、商人、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都贊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把反对葡萄牙殖民主义当作基本任务而提出的纲领。不久，許多民族主义組織，像安哥拉解放运动、争取安哥拉民族独立运动等組織都相继同意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宣言。

我們还应该提到居住在刚果（前法属中央刚果和比属



刚果)的安哥拉人的活动。在他们中间积极活动的有几个政治派别:其中有企图恢复刚果古国的君主派,特拉依拜尔派(Трайбалист)以及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有联系的民族主义派。

此外,西馬烏·托庫的宗教运动在安哥拉也有相当大的影响。西馬烏·托庫生于1917年。他曾侨居前比属刚果,在那里建立并发展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信仰救世主的运动。比利时人将他驱逐出境,他于是回到安哥拉。殖民地行政当局对西馬烏·托庫及其信徒加以迫害。他曾被放逐到底格里斯湾集中营。但是,安哥拉至今还有救世主信徒团体,他们宣传和平地不用武力地不服从殖民地行政当局的命令。几个月以前,“泰晤士报”特派记者曾在阿历山大港见到西馬烏·托庫,他在当地担任灯塔管理員的助手。殖民地当局的代表告诉记者,西馬烏·托庫享有“受限制的自由”。

1957年初,安哥拉境内的法西斯恐怖更加猖獗了。葡萄牙派遣了一分队国家警察“皮德”(ПИДЕ,葡萄牙的秘密政治警察)驻扎在罗安达。这类警察在宗主国素以行为残暴而臭名昭彰。他们的任务是:扼杀安哥拉的民族运动,消灭一切民族解放组织。在叛徒的协助下,警察密探开始混进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这个政党。1957年,该党总书记維里亚托·达·克魯茲被迫逃往欧洲。

1958年,安哥拉各民族组织展开了非常活跃的地下活动。国内到处散发传单、宣言、行动纲领和关于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声明。在城市或农村中都有人印刷这些文件。

非洲大陆其他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特别是加納和几内亚共和国的宣布独立,鼓舞了爱国者的意志。葡萄牙



的法西斯当局为了消灭他们的活动，制定了一个武装镇压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计划。

罗安达人民将牢牢地记住安哥拉民族斗争史中1959年3月29日这个悲惨的日子。在这一天，警察逮捕了一切著名的安哥拉爱国志士以及有参加各政党嫌疑的人士。在大肆搜捕爱国者的同时，还对城乡和平居民进行了镇压。

同年4月26日，空军部队进驻安哥拉。在罗安达、新里斯本、薩·达·班德拉、罗比托、奔給拉等地举行了军事演习，并使用了凝固汽油弹。1959年4月26日晚，在空军检阅后的宴会上，安哥拉总督庆贺殖民地的“首届空军节”时声称：“在我们的时代，只有当各国都拥有足够的手段来对付那些受到共产党人秘密煽动的鼓动者和叛乱者的威胁时，才有和平的可能；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军事实力，那就无法自卫。在整个葡萄牙国土上，不管什么地方，都需要驻扎陆军、海军和空军部队。”

“必须使这些部队都具有雄厚的实力和坚定的思想，能够抵抗企图从内部破坏这些部队的任何宣传。我们知道，对于进行宣传活动来说，军队是个主要的障碍。我们生活在对传单感到恐惧的时代，这些传单把军事力量说成是人类最可恶的敌人……正如我们预料的那样，这种传单也在安哥拉出现了！”

迫害继续进行下去。7月里，仅在罗安达一地被捕入狱的就有一百五十多人。在里斯本，警察逮捕了正在那里度假期的文化界人士、安哥拉民族运动的领袖伊利迪奥·馬夏多。

把他们逮捕了以后，警察准备审讯五十七个人（五十个非洲人和七个欧洲人），控告他们图谋危害国家的外部安



全。1959年12月16日，报界宣布开始审理这一案件。同时，葡萄牙人也承认安哥拉存在着争取安哥拉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海外省”内部平安无事的谎言被正式戳穿了。

尽管当局采用了恐怖手段，安哥拉的爱国者仍然使各国舆论获得了关于安哥拉人民的政治情况和社会情况的材料。1959年12月，在非洲举行的国际劳工组织的会议上，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把介绍安哥拉劳动者情况的文件散发给参加会议的代表。代表们还了解到在工资问题上公开歧视非洲人的事实。文件指出，在安哥拉，除了两个由政府掌握的工会以外，并没有其他工会；而且当局只许白人、黑白混血种人和“同化人”参加这两个工会。下面是这一文件的摘录：

“安哥拉人民大约有四百五十万人，其中：

	万人	%
‘土著’非洲人	430	95.61
‘同化的’非洲人	3.2	0.7
欧洲人	13.7	3.0
黑白混血人	3.1	0.69

“‘土著人’基本上都是农民和黑种工人。所有‘不文明的’非洲劳动者都被剥夺了参加工会组织的权利。如果要招募这些劳动者到种植园、工厂、渔场和公共建筑工地去做工，需要通过所谓的‘波什都’<sup>①</sup>的长官和行政当局的官员，由他们发给招募工人的代表以签订契约的许可证。无需说明，这种‘雇佣’绝大多数都是用强迫的手段进行的。

“按‘契约’雇佣的非洲劳工的工资，平均每天只有三点

<sup>①</sup> “波什都”是葡萄牙文 *posto*，意思是“兵站”或“政府机关”。



三埃士庫多。1958年共向三十三万零五十三名‘契約’劳工支付了三亿四千零十八万埃士庫多（按一月二十五个工作日計算）。除此之外，还供应每个劳工每天二点五到三埃士庫多的伙食（少量的木薯粉或玉米面，有时給一点干魚或菜豆）。每个劳工每年要从自己的工資中交納二百四十五埃士庫多的捐稅，約合全年工資的25%。

“殖民地存在着强迫劳动制度，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安哥拉还对妇女和儿童实行强迫劳动，主要是在修筑公路方面。进行这种劳动的工人，既得不到食物，也得不到工資。

“安哥拉劳动者认为下列三件事是极端需要的：

一、在国际劳工組織中揭露葡萄牙政府执行迫使非洲人民貧困的有害政策；二、要求国际劳工組織會議的参加者坚决主张取締强迫劳动，提高非洲人的工資，尊重‘同工同酬’的原則；三、要求恢复安哥拉劳动者的公民自由和工会活动自由。”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一贯重視在世界輿論面前揭露葡萄牙殖民主义。1957年，該党代表在欧洲会見了葡属几内亚非洲独立党的领导人以及莫三鼻給、佛得角群島和圣多美島的爱国者，并共同創建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反殖民主义运动。反殖民主义运动为自己提出了下列基本目标：研究葡属殖民地各爱国組織在斗争过程中所发生的问题；根据国际政治情况的具体变化来领导这一斗争；使争取葡属殖民地解放的各个組織的活动协调起来；培养革命干部，使葡萄牙殖民主义无法窒息我們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代表这些国家广大群众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和葡属几内亚非洲独立党是这个反殖民主义运动的主要力量。

在反殖民主义运动建立后的两年中，它已使亚非各国



广大阶层公众了解我們这些国家的真相，它揭露了葡萄牙的殖民主义。反殖民主义运动的代表参加了第二届全非人民大会的工作。他們是代表葡属几内亚非洲独立党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这些爱国者向全非洲进步人士控訴了葡萄牙帝国主义的种种罪行，介紹了在“沉默之幕”后面所展开的斗争。葡萄牙用来包围自己殖民地的封鎖线已被粉碎了。第二届全非人民大会号召同葡属殖民地的各国人民团结一致。第一次通过了有关葡萄牙殖民主义的专门决議。

当第二届全非人民大会在突尼斯召开时，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和葡属几内亚非洲独立党建立了葡属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非洲人革命陣线。反殖民主义运动宣告解散。非洲人革命陣线是为争取消灭葡萄牙殖民主义的各組織創建的，它更适应于新的形势。

1960年的最初几个月，非洲人革命陣线面临着一个紧迫的任务，这就是要阻止原定3月7日在罗安达举行的对安哥拉爱国者的审讯。

許多团体都热烈地响应了非洲人革命陣线关于要求释放安哥拉爱国者的号召，它們向葡萄牙政府和罗安达法庭发出了抗議电，要求立即无条件地释放政治犯和撤回起訴。这些团体包括全非人民大会，亚非人民团结組織常設書記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世界民主青年联盟，黑非洲工人总联合会，喀麦隆人民联盟，非洲組織委员会(在倫敦)，比利时共产主义青年团，安哥拉之友委员会(美因河上的法兰克福)以及許多其他工会組織、文化团体、学生組織和妇女組織。

葡属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非洲人革命陣线执行委员会



委員、我們的阿貝爾·賈西同志于1960年3月4日在倫敦的記者招待會上，再一次提請世界輿論注意羅安達的審訊。

但是，葡萄牙殖民者繼續在安哥拉為非作歹。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指導委員會最近的一個呼喚書指出了這個殖民地在1960年中發生的事件。

“剛果的宣布獨立引起葡萄牙殖民者強烈的不安。奉行葡萄牙殖民政策的法西斯分子仍一再聲稱他們準備永遠充當‘海外省’的主人……。

“葡萄牙政府用軍事掃蕩來回答安哥拉各個民族主義秘密組織的要求，特別是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的要求。在準備應付‘可能發生的軍事行動’的借口下，葡萄牙人在安哥拉同剛果和羅得西亞交界的地區集結了空軍部隊。

“在特塞拉一德一蘇薩、諾基、馬蓋拉迪宗博和馬科洛等邊境崗哨，修建了以最新式設備裝備起來的軍用機場。軍事當局準備在最近時期內把駐紮在安哥拉的葡萄牙士兵增加到六萬人。顯而易見，殖民者正在準備殘殺安哥拉人民。

“我們已經让世界輿論注意葡萄牙殖民者的罪行：實行強迫勞動，有計劃地在食物中放毒，任意逮捕非洲人，建立集中營。

“在6月上半月這一期間，殖民地當局在羅安達、羅比托、馬蘭惹、達拉坦多等地，主要在奔給拉鐵路職員中進行了五十二次逮捕。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的領袖之一、醫生和詩人阿貢斯提紐·內圖就是被羅安達秘密政治警察頭子親自逮捕的。我們的阿貢斯提紐·內圖同志曾于1956年被控進行顛復活動來反對薩拉查法西斯制度而判處徒刑。那次，他坐了兩年的監獄。

“6月26日，羅安達大主教的秘書、非洲文化協會執行



委员会委员、以反殖民主义观点而著称的神学博士平托·德·安德拉戴神甫也被逮捕。他立即被押往里斯本，关进囚禁政治犯的‘阿儒貝’监狱。因为殖民当局害怕人民群众会起来保护他。

“显然，这两个爱国者和准备在罗安达审讯的那五十个爱国者一样，也会被提交法庭审判。现在，已有七十名民族主义者（不是五十七名了！）将被提交军事法庭审判。

“1960年7月6日，电讯社报道，葡萄牙军队对罗安达的非洲人居住区及其郊区又进行了袭击。士兵们放火焚毁房屋，抢劫居民，蹂躏儿童，糟蹋妇女。

“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地说明，葡萄牙竭力想在安哥拉制造第二个阿尔及利亚。”

1960年5月，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为了回答葡萄牙统治者的恐怖暴行，号召所有安哥拉爱国团体联合起来。该党提出了明确的目标：争取安哥拉的独立。

1960年6月13日，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发表致葡萄牙政府的声明：“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在全世界面前庄严地宣布，葡萄牙政府在安哥拉执行的政策是在狂热地准备一场殖民战争。

“二十年来，葡萄牙政府一直拒绝安哥拉人民所提出的任何反映广大人民群众意愿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要求。

“葡萄牙政府的负责人在多次声明中都明确地表示，拒绝给与安哥拉人民基本人权，而且还不断加紧备战和加强迫害安哥拉爱国者，以便在最近期间对安哥拉人民发动战争。

“安哥拉人民在殖民压迫下受尽折磨。我们认为，压迫



会引起流血。现在，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揭露殖民者想消灭安哥拉人民的企图，并且声明，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我党将进行坚决的斗争来反对这种罪行。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为了体现安哥拉人民的意志，力求通过和平民主的方式来毫不延迟地结束葡萄牙在安哥拉的殖民统治。

“显而易见，由于葡萄牙政府的过错，安哥拉的殖民问题已急剧地尖锐起来了，问题能否和平解决，将取决于这个政府所采取的具体步骤。

“为了反映安哥拉人民的愿望，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声明，如果葡萄牙政府愿意放弃使用军事手段并且希望和平解决安哥拉问题，那么它首先应该迅速和有效地实行以下建议：

“立即郑重地承认安哥拉人民的自决权。

“全部和无条件地赦免政治犯。

“赋予政治自由，其中包括建立政党的权利，为享受这些自由提供具体的保证。

“立即撤出葡萄牙武装部队和立即撤消安哥拉领土上的军事基地。

“1960年底召开由安哥拉各政党的代表和葡萄牙政府的代表参加的圆桌会议，以便制订符合出席会议的各政党利益的、和平解决安哥拉殖民地问题的办法。

“为了安哥拉人民的利益，我们认为这也是为了葡萄牙人民的利益，我们重申，我们愿意通过谈判的途径、采用和平民主的方法来结束葡萄牙在安哥拉的殖民统治。

“根据以上所述，安哥拉人民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认为，如果上述要求遭到拒绝，葡萄牙政府应对在安哥拉可能



发生的一切流血事件承担全部责任。

“我們要把这一点公諸于世界輿論。”

1960年6月30日，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在告葡萄牙人民书中向葡萄牙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士兵提出警告：他們的政府企图把葡萄牙人民拖进一場在安哥拉进行的殖民战争。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呼吁葡萄牙人民“向全世界的輿論证实，葡萄牙人的爱国主义并不是压迫和剝削別国人民的同义語……”

葡萄牙半官方报纸“晨报”，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声明表示了如下的态度：“这一声明比起任何其他这类声明或是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广播，并不更坏，也不更好。安哥拉是统一的和不可分割的国家中的一个省份。宣言的起草人絲毫不懂得什么是自决，所以他們的召开圓桌會議的建議本来就失去了意义，因为它所涉及的都是些莫須有的問題。”

这就是凶狠的殖民主义者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声明所作的答复。好吧，这样他們只会得到更坏的结果！历史一定会证明我們是正义的。我們知道，在这場正义斗争中，我們的人民已经胜利在望了。

（譯自“葡萄牙非洲殖民地真相”，苏联东方书籍出版社，1961年版。）



## 1960年的莫三鼻給<sup>①</sup>

馬塞林諾·多斯·桑托斯

城市紧临着那辽阔海湾的岸边。海浪掀动着大大小小的船只。一个大海港在吸引着它们。这海港的堤岸一直伸展到三条河（泰姆勃河、翁别鲁齐河和玛托拉河）的河口。我们常说，大海舒展在城市的脚边，就是让孩子们在炎阳炙晒下能够在海水旁找到凉气。十一二岁的孩子，赤着脚，穿着破烂的衬衣。他们手里拿着木制的鳐鱼、飞鸟以及其他各种涂着红色和黑色的木雕。他们在海港附近徘徊，寻觅主顾，出售民间艺人——他们的父亲们所做的这些工艺品。

城市迈着缓慢而宽阔的步子离开大海，在岸边绕行。这里是城市的古老部分、最低的部分——“旧城”，街道弯弯曲曲。就在这里，现代式样的高楼大厦已经耸起；出现了商业区，大银行、大商店、华丽的咖啡馆和电影院云集的市区。然后，城市逐渐向高处伸展，同时向东西两方发展。在六十米高处，它重又顺着水平线铺开，再向前伸展不远就突然中断了。而前面是一片砂土道，油布盖顶的木房和用茅草盖的土屋。

欧洲人居住的“白人城”，界线分明。这是个年轻的城市，它至多不过有四十年的历史；市区修整，全如几何线条：

---

① 该文是作者的手稿。——俄译本注



又长又寬的大馬路彼此交叉成直角形。房子都是朝上发展的。到处都是好几层的高楼或是讲究的別墅，住在这些地方是十分舒适的。

城市是年轻的。“七月二十四日大街”一头通底，橫貫全市，这条大街有两条寬闊的柏油馬路，川流不息的新式美国汽車和舒适的公共汽車在馬路上奔馳着。在公共汽車里当地人只能坐后排座位。中間的林蔭大道把柏油馬路一分为二，同两边的人行道一样这里也种上了弗拉姆濱花（Фламбуан），就在花的旁边种着扎卡兰达树（Жакаранда）。

突然听到一声刺耳的喊声：“通行证！”一个行人就地站住了。这个赤着脚、穿短袖衬衣的人，摸了摸那条滿是补釘的褲子的后边口袋，然后向便衣警探交验了身份证。警探仔細地看过身份证后說：“你沒有納稅呀！”

警探做了个手势，于是一名穿草綠軍装的士兵走了过来。他腰里系着的一条寬皮帶把上衣裹得紧紧的，下面穿的是短褲，打赤脚，头戴紅色軍帽。他命令那行人跟他走。每隔五十米，就有一些人面对牆站着，双手上了綁，两人一組地由士兵看守着。被扣留的那个行人就站在他們的旁边。他的皮肤是黑色的，同所有在他之前被扣留的那些人的肤色一样。士兵也是黑人，而那个便衣警探却是白种人。

一天才刚刚开始，夜晚洒在树叶上的最后几点露水在初升的朝阳下还未蒸发掉；弗拉姆濱花的殷紅的花瓣，撒滿了人行道……

明天这些双手被綁的人們将去修公路、筑铁路、造房子……而且一直要干六个月。他們将替国家干活，是沒有报



酬的。因為他們沒有繳納“土著稅”。

我不想使讀者對我的話產生不正確的理解！這些帶着手鐐腳鐐的人們，並非高爾基的小說“童年”里的人物。這裡所敘述的事件不是發生在1900年，甚至也不是1920年、1940年、1950年……甚至都不是發生在幾年之前；不！我們現在是在1960年！

自1951年起，莫三鼻給就已不再叫作“殖民地”了。葡萄牙政府於1951年6月11日頒布一項命令：“殖民地”今後將改稱“海外省”。但是難道情況就由此有了變化嗎？現在和1951年前一樣，莫三鼻給人民還照舊呻吟在殖民壓迫下。

莫三鼻給位於印度洋之濱、赤道以南的南緯十度到二十七度之間，南北長二千七百公里。

十五世紀末年，瓦斯科·達·迦瑪的船隊來到了莫三鼻給的沿岸。那時候的葡萄牙人，在莫三鼻給北部就已發現了阿拉伯商人和印度商人。這些商人比他們早到了好幾個世紀，並且很久以來就同非洲人進行貿易，特別是做黃金和象牙的買賣。

如果說葡萄牙人橫渡海洋是為了“打開”通往印度的航路這種說法是確實的話，那末這樣的說法也是正確的：葡萄牙國王早已聽說過的那個從三比西河伸延到索法拉海的神奇國家莫諾莫塔帕出產象牙，特別是黃金。

葡萄牙人開始慢慢地排擠亞洲商人，他們在沿岸各處都設了洋行，利用這些洋行作為通往印度的航線上的供應站以及同非洲人進行貿易用的貨棧。他們和他們的洋行、碉堡、使臣等等就在這個非洲統治者的國家里漸漸地扎下了根。接着來的是第一批傳教士和占領軍。



于是世界地图上就出现了莫三鼻给这个殖民地。莫三鼻给本来是个小岛的名字。1502年，葡萄牙人在这个小岛上设立了非洲东部海岸的第一个贸易站。一直到今天，这个小岛上还耸立着装有象征着殖民统治的古代大炮的、被海水冲毁的圣谢巴斯底扬纳堡垒。由此可见，无论从地理上和历史上看来，莫三鼻给这个概念都是殖民主义所创造的。

自古以来，属于班图人的许多民族就居住在莫三鼻给，他们是一些牧民和农民。根据我们现有的历史学、人种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方面的资料，还不能对这些人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或者是对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作出任何确实的论断。据推测，当地文明的昌盛是由手工业的繁荣引起的。这里的居民至少会开采三种金属——金、铁和铜。在五世纪到十六世纪之间，金属开采业在三比西河南部地区产生并发展起来。在同一时期，这里形成了几个庞大而稳固的国家。国家的首领是一些富裕的牲畜占有者和矿山主。这种文明是由于和亚洲各国进行贸易才能产生的，因为印度、阿拉伯、波斯和中国市场的开辟，显然是扩大金属开采业的决定性因素。东方的商人在沿海地区设立了贸易站。通过它们向亚洲输出金属、象牙，又从亚洲运回布匹、珠宝、瓷器等等。亚洲商人得到在莫三鼻给各主要城市居住和活动的许可。

当1489年葡萄牙人到来的时候，这里最强盛的非洲国家是莫诺莫塔帕帝国，这是以国王的名字命名的。许多古代建筑遗迹都可以说明这个从德兰士瓦到三比西的国家的伟大文明。这一文明的没落是由于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执行掠夺政策的结果，它们为了巩固对调味香料买卖的垄断却



破坏了亚洲同世界其他地区的貿易。就是这样，非洲失去了它的主要銷售市場。后来，葡萄牙人为了掌握貴重金屬的矿藏最終地破坏了这一文明。

起初，葡萄牙人在黄金和象牙买卖方面大发橫財。但是从十六世紀中叶起，葡萄牙人发现販卖人口是个新的生財之道，于是就开始向巴西輸出“黑人”。販卖奴隶使班图人諸国昌盛的文明遭到致命打击。这种买卖在非洲的东部继续进行了四个世紀，使美洲、印度和印度洋諸島的种植园主像神話般发了大財。

十九世紀初期，葡萄牙人对莫三鼻給的控制还仅限于沿海的貿易站。只是在三比西河盆地，他們才建立了一些巨大的居民区，还在那里成立了名叫“泼拉祖什”的农业公社。

但是，不久就到了殖民史中的新紀元。产业革命的后果产生了影响：出現了商业公司。这样一来，要想垄断莫三鼻給的貿易，单靠一些貿易站已经无济于事了。必須把莫三鼻給的內地也控制起来。所以，当十九世紀中叶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正加紧准备瓜分非洲殖民地的時候，葡萄牙竭尽全力去完全地控制莫三鼻給，不让英国侵入这些地区。

葡萄牙人巧妙地利用了非洲領袖間的矛盾，同他們增訂“条約”，締結“联盟”，还派遣討伐队来打敗一些非洲民族的反抗，因为那些非洲民族依然把他們封鎖在沿海地区筑有堡垒的貿易站里。东非最后一个自由国家、由瑪尼庫西在十九世紀初建立的瓦杜阿帝国，是殖民者面前的严重障碍。瑪尼庫西及其承继人穆齐拉和貢貢揚納統一班图族人民的各村社以后，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它的疆土在林波



波河和蓬格凡河之間，甚至可能達到三比西河。

儘管葡萄牙人占有裝備上的優勢，還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敗了瓦杜阿的軍隊。葡萄牙人逮捕了瓦杜阿統治者貢貢揚納以後，瑪貴廣將軍繼續領導人民起來反抗侵略者。只是到了1897年，在瑪貴廣將軍壯烈犧牲以後，葡萄牙人才徹底征服了瓦杜阿帝國。雖然如此，對莫三鼻給的“動亂”仍然延續了將近二十年，因為非洲人一直在英勇地捍衛着自己的自由。

三比西河依然奔騰在它那寬闊如海的河床里。但它的水再也不從莫諾莫塔帕帶出黃金去。滔滔河水從加丹加起，經過安哥拉和羅得西亞傳出了在礦井下在田野上做工的人們的痛苦和汗水。在三比西河的兩岸，隱約可見分散在灌木叢中相隔甚遠的村落、簡陋的茅屋和東一堆西一叢高聳入雲的椰子樹。

站在遠處，隱隱約約地可以看見一片漫無邊際的郭龍郭查熱帶草原。枯黃的雜草長得挺高，雜草往上長，昆蟲堆也越積越高。這裡樹木的頂部扁平，樹葉稀少，炙熱的太陽把樹葉照得明亮透光……多刺的灌木叢……在沼澤地邊沿的深洼處鱷魚昏昏欲睡，而在茂密的綠茵中只能看到它那隆起的背脊，宛如爛在水中的半截樹干。在那開闊的原野上，直到地平線的邊緣展現着一幅活生生的富有幻想的奇景：這裡有長頸鹿、角羚羊（庫都種和格努種）、斑馬、豹、獅和象。這是一片遼闊的禁獵區（它是非洲南部僅比德蘭士瓦的克留蓋拉公園略小的數一數二的禁獵區）。在這“黑人”國的热帶草原和大森林的壯麗美景中“白種人”卻可以極盡狩獵之樂趣。

三比西河流過莫三鼻給的棉田和棕櫚樹，再向前奔流，



一泻而入茫茫无际的大洋。这条河流本身每天每地都在提醒人们去追求自由：

自由啊！在这块出产玉米、香蕉、木薯、大米、茶叶、龙舌兰和棉花的大地上，“自由”这一字眼说来实在使人痛心。在这个国家里，“自由”——这不是欢乐的呼声，不是对明天的憧憬，而是抗议。被压迫者这一地位自然而然地唤起非洲人产生了自卫感和对殖民者反抗的情绪。从葡萄牙用武力征服莫三鼻给的那个时候起，非洲人的反抗换了新的形式，它变得消沉，不显于形，但是却是踏踏实实的了。在玉米地里、棉花田里、向日葵壟里，在莫阿齐兹煤矿井底下，到处都在反抗。莫三鼻给各族人民的全部文化遗产都说明，他们是不会灭亡的。这些文化遗产说明了他们对生活的意志，他们能够克服各种灾难。人民不会死亡。葡萄牙算得了什么，在明月之夜伴舞的巴吐凯鼓声依然此起彼落。用狼尾、豹皮、鸵鸟的羽毛、串珠、绣花兽皮、珍珠、手鐲装饰起来的人们使得苏鲁人的军舞重再显现。大地充满欢腾，舞蹈的每个动作都使人回忆起那个必定还会重现的时代：

在我国北部，马康德人以木刻著称，世界各地都有专门著作论述这些木刻品。在我国的南方，不管殖民行政当局的迫害和禁止，“卓比”音乐博得普遍的赞扬。非洲音乐被认为是“低等的”，充其量也不过是“野蛮”民族的产物。但是1950年在莫三鼻给出现了由南非人录制的“卓比”音乐唱片。甚至莫三鼻给的欧籍居民都对这种音乐发生了兴趣。殖民当局只得作出让步，现在无线电台已开始播送“卓比”音乐节目。今天在整个莫三鼻给都能听到“卓比”音乐乐师用著名的称作“季姆皮拉斯”的木琴演奏的曲调。

各种非洲语言都不是法律承认的正式语言，它们在学



校中只被当作学习葡萄牙語的工具。但是全国未必有百分之一的非洲居民懂得葡萄牙語。非洲各族人民保存了自己的无价宝庫——本族語言。非洲人民的語言为我們保存了大量諺語、神話、寓言、詩、歌曲和史詩。

瑪庫阿語流传在北部，塞納語在我国的中部通行，在南方使用的是山加納語和契朗加語。操山加納語和契朗加語的非洲人有自己的文字(同拉丁文相似)，但是书报只用契朗加語刊印。在罗倫索馬貴斯出版的非洲周刊“非洲呼声”有一至二版是用契朗加語印刷的。这一事实本身也說明了非洲人对自己語言的那种珍爱之情。

如果說某些語言彼此很相似，但也有絕不相同的語言。譬如，北方的瑪庫阿人就不懂南方山加納人的話。但無論是瑪庫阿人还是山加納人都听不懂葡萄牙語，也不会說葡萄牙話。不过，葡萄牙人虽然禁止学习非洲語言，但他們也不怎么注意非洲人学习自己的語言。殖民者所需要的首先是非洲人的廉价劳动力。

这个国家的全部財富都是六百万“黑人”、非洲土著居民的双手所創造的。

莫三鼻給同大多数非洲殖民地一样，也是一个农业国。它的居民有90%是农民。从吹拂着印度洋季风的极其辽阔的沿海地区，可以望見一片椰子林，椰子林是莫三鼻給的主要財富之一。在克利馬內地区椰子树一行行挺拔直立，犹如在公园中或苗圃里一般，而在椰子树之間放牧着一群群的牲口。在布罗尔的椰子林，是一个庞大的工业化企业，其中建有公路和铁路，占地五万公頃。那里的二百万棵椰子树，每年要出产一万三千吨椰干。它是地球上最大的椰子树种植园。在瑪达拉还有一个規模巨大的椰子树种植园，



它所占据的土地沿着海岸长达六百五十公里。

如果你把视线移开这些长满挺拔而微弯的椰子树和摇摆而整齐的棕榈的奇妙海岸的话，那你就看到如同士兵的队列一样整齐、长满绿色小刺峰的低矮的龙舌兰。龙舌兰那尖长的叶子经过磨碎，洗净，在太阳下晒成白色后就变成了纤维，龙舌兰的纤维——西沙尔麻——也是目前莫三鼻给一种最主要的出口产品。许多欧洲人的种植园都种植着这种出口作物。

我们沿着三比西河往前走，这时就隐约能见到甘蔗种植园，这是另一种主要的出口作物甘蔗。莫三鼻给的主要糖业公司——“塞纳”糖业公司，在三比西河和布基河两岸拥有辽阔无际的甘蔗种植园。这家公司在玛罗美坞和罗阿帕还有两个年产两万吨和四万吨蔗糖的制糖厂。

往南走去，在布基河的两岸依然是“塞纳”糖业公司占有的土地。再往南走，“因科马提糖业公司”在希纳瓦内附近的因科马提河上也占有大片土地。

如果沿着莫库巴铁路或是顺着三比西河岸延伸的公路朝北走，你就能来到基利马内高地，这一高地也为欧洲人所霸占。这些同尼亚萨兰交界的山坡被圆圆的茶树点缀得像花边一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种茶业得到了广泛的推广，由于茶价的提高，植茶业日益发展起来。在古鲁也、尼亚马罗依、米兰等地区的丘陵地布满了茶树种植园。

但是，在莫三鼻给的出口产品中具有最大意义的还是棉花，它给葡萄牙带来三千万法郎的收入，远超过椰干、西沙尔麻和蔗糖。

由此可见，莫三鼻给的农业的特征是国内存在着许多属于欧洲人的大租让地和大种植园。这些租让地和种植园



都生产着出口用的原料。有些种植园是机械化的(例如,布罗尔公司),其中有大批非洲劳工在做工。在种植园中,主要培植的是棉花、椰子树、西沙尔麻、甘蔗和黄麻。

在某些地区,国家把收购全部产品的垄断权交给租让企业主,那里的农民被迫几乎全部种植棉花或大米。这种制度使农民完全受着世界市场价格和变幻莫测的大自然的摆布。如果遇到歉收,农民们就会陷于贫困……农民们被迫出售全部收获物,然后再到市场上用高出售价五、六倍的价格为自己和家庭买进大米。

全部棉花都运往里斯本。殖民当局掌握着出口垄断权;它制定价格,并向宗主国提供必需数量的棉花。这种办法使莫三鼻给向葡萄牙纺织工业供应的原料,价格比世界市场上的低,因为它们是用极其廉价的劳动力生产的。葡萄牙工厂得到这些棉花以后,把它们纺织成布匹,然后再运回莫三鼻给。收购价格和出售价格之间的差额就入了葡萄牙资本家的腰包。

农业原料是莫三鼻给生产的主要财富,然而它们几乎全部是供出口用的。莫三鼻给简直就没有工业。应该提一下,葡萄牙是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所以丝毫不能帮助莫三鼻给发展经济。

分析对外贸易的情况时可以看出,在莫三鼻给的进口总额中葡萄牙只占28%,其余部分分别来自美国、南非联邦、英国、比利时这些国家。葡萄牙运入莫三鼻给的是纺织品、衣服、鞋、酒类、罐头等等,而其他国家向莫三鼻给输入的是农业机器、交通工具和燃料等等。

应该指出,向莫三鼻给各种企业中投入的资本,大部分都不属于葡萄牙。现有的二十三家保险公司中,就有八家



不属于葡萄牙人。此外，还有许多农业企业和工矿企业的资本，也是全部或者一部分不属于葡萄牙人。“塞纳糖业公司”，“莫三鼻给煤矿公司”，“莫三鼻给海湾石油公司”，“美国三比西(石油)公司”，“电力供应组合”等等都是这样的企业。

在莫三鼻给，椰干和棉花的加工业很不发达。只有一家不大的织布厂，属于“殖民地开发棉纺公司”。还有几家加工木薯粉和玉米面、生产啤酒、香烟、花生油、肥皂和水泥的小型企业。

煤炭是莫三鼻给主要的地下富源，1956年的产量达二十一万八千二百九十九吨。开采着莫阿齐兹煤矿的“莫三鼻给煤矿公司”，拥有一百三十六万美元的资本，其中60%属于“矿业地质公司”(比利时)，30%属于私人，其余10%属于葡萄牙政府。

葡萄牙政府在1948年把莫三鼻给南方五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租让给美国的“莫三鼻给海湾石油公司”作勘查石油用。这家公司进行了勘探，甚至还修盖了几座办公楼，但是很快就停止了全部工作，好像是决心把莫三鼻给的石油当作“美国的储备”，留待将来使用，这当然是同葡萄牙政府取得了协议的。

莫三鼻给的人民除了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从事淘金和开采其他矿物之外，还从事捕鱼和晒盐。

在工农业各种生产部门中，主要是使用人力劳动。在种植园、租让地、采掘工业、加工工业、修筑房屋和公路工程中，到处都使用人力、使用非洲人的廉价劳动力。而欧洲人当然是只管发号施令。许多作者对葡属殖民地工人的劳动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他们在那里发现了莫三鼻给实行着



一种新式奴隶制度——强迫劳动。这种“契約劳工”制度逼迫非洲人必須从事强迫劳动。只要种植园主向当局“預定”劳动力，殖民官員就挨村逐戶地强制征募非洲人去做工。如果說“黑人”这个字眼現在并不经常是“奴隶”一字的同义語的話，那末“契約劳工”，或者是非洲人所称的“施巴路”就永远是奴隶之意。

非洲人的工資低得惊人，連葡萄牙統治者都不得不承认，劳工的肚子从来沒有真正吃飽过。据官方統計，在种植园里工作的男人每天掙三点七埃士庫多，妇女掙三点五埃士庫多，儿童掙二点一埃士庫多。在矿場工作的人，工資是五点五埃士庫多；在某些原料加工工厂工作的工人，每天的工資是八点七埃士庫多。

統計資料同时表明，在农业部門工作的黑白混血种人和“同化人”，每月的工資在三百七十到九百六十埃士庫多之間，然而欧洲人却高到一千六百到三千九百埃士庫多；在工业部門工作的欧洲人，工資高达七千埃士庫多。

这些数字极其明显地证明，非洲工人在殖民地体系中的唯一作用，就是替欧洲人創造財富，創造舒适的环境以及使欧洲人生活方便。非洲人修铁路、公路和海港。建設城市，建設貝拉、納普拉和罗倫索馬貴斯等“白人城”的也是他們。

每年葡萄牙政府都要把成千上万的非洲人送到德兰士瓦和罗得西亚的矿井去交換商品。莫三鼻給活生生的躯体在流着鮮血，因为其中大部分人从此再不能回到祖国了。恩里克·加尔瓦奧和卡尔路什·謝尔瓦热姆在他們合著的“葡萄牙的海外土地”一书中曾強調指出，販卖这种活商品是欧洲人財富的基础和葡萄牙政府“大宗收入”的源泉。



仅仅根据旅行指南了解莫三鼻給的旅行者，从他耽在这个国家的最初时刻起，就会感到莫明其妙。在供旅行者閱讀的各种书籍中，都对这个国家內所建立的种族合作大加頌揚。只要您走上罗倫索馬貴斯的大街，就能看見大电影院，席无虚座的現代咖啡館（如像“岩石”和“大陆”咖啡館等），但是您在这些場所能遇見只是扮演着一种角色的非洲人，即“侍者”。在这个城市里甚至还有“为土著人”特設的电影院，它在市郊，在一条通往机場的安哥拉大街上……那里“黑人”不得入內这样的牌子，你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不会看見的。在莫三鼻給，法律有明文規定：不准有种族主义，但是到处都存在着种族主义，因为这对葡萄牙人有好处。非洲人的收入同白种人的收入相差极大。我們已经說过，高級和中級的职位都由白人担任，而非洲人只应当满足于当奴隶、侍者、信差的命运。

你在街上能碰見“土著人”，但是在电影院里，在“波拉娜”大飯店里，是見不到他們的。如果这使你惊讶的話，那末就会有一位对你表示怜悯的負責職員向你解释：“当然，您是对的。但这并不是种族主义。請您看看，他們都光着脚，沒有文化，您知道，他們甚至都不会讲葡萄牙話呢……非洲人中也有一些‘同化人’，但其中大部分还是土著人。我們全力来开化他們，迫使他們摆脱現在依然过着的‘布片遮体’的那个世紀。”

是呀，找到了詞儿。“野蛮人”，“半个人”。这里正是葡萄牙殖民主义的全部实质……而种族歧視是沒有的，有的只是不同的“公民等級”。

現在全国有多少“同化人”呢？統計資料答道：有四千到五千人。总之，在莫三鼻給成为殖民地的四个半世紀之



中，葡萄牙人才“开化了”千分之一左右的居民。这里还有三万二千名黑白混血种人。这是介乎白种人和非洲人之间的一个阶层。他们同人民脱离了关系。但是白人却歧视他们，像对待“土著人”一样地不准他们过文化生活。有些黑白混血种人自己背弃了非洲人，因为他们自以为是“白种人”出身的。他们受骗了。白种人对他们说来是诸事如愿的同义语，于是黑白混血种人否认其同非洲的共同性，试图“出人头地”。而白种人回答他说：“你同其他人一样也是黑人啊！”慢慢地黑白混血种人开始懂得了自己的境遇。现在，其中有些人的态度依然犹豫不定，但另一些人已经意识到自己是非洲人了。

黑白混血种人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都处于介乎“土著人”和“白种人”之间的中等地位。他们是一些熟练工人和小职员。他们把自己的子女送进学校同白种人的孩子一起上学。但是由于付不起学费，黑白混血种人的子弟只能读完小学，能读完中学的很少。诚然，比较富裕的人可以把自己的子弟送到宗主国的大学去深造。黑白混血种人可以跑电影院，可以同白人坐在一起，但是不能进入“波拉娜”大饭店。回答他们说，饭店已客满了，但他们知道，所以拒他们于门外是因为他们不是“白种人”。混血种的青年甚至只是同混血种姑娘和非洲姑娘跳舞，因为“白种姑娘只肯同白种人跳舞”。

必须确切地说明，混血种人决非种族间自愿结合的结果。大多数混血种人都已经是混血种人生的孩子。过去有些葡萄牙人未经结婚同黑人妇女同居。其中许多人在回宗主国时抛弃了妻子和孩子，而另一些人在莫三鼻给久住下了，在临死时才使自己同非洲妇女的结合“合法化”，“以便



让其孩子能拿到一笔遗产”。我們要順便指出，歐洲人同非洲姑娘結婚，在過去是因為在這裡白種女人一直很少。如果再看看，在莫三鼻給從來沒有一個白種女人肯嫁給“黑人”。這樣，事情立即就更清楚了。相反，卻有这样的事情：那些在葡萄牙同白種女人結婚的非洲人（通常是混血種人）在殖民地生活過一、二年後被迫把自己的妻子送回葡萄牙。因為歐洲人中間種族主義異常盛行，白種女人如果嫁給混血種人或“同化人”，就會經常遭到自己同國人的迫害。

我們莫三鼻給人的生活就是這樣，它基於這樣一條準則：“把一切好處都給歐洲人”，這個準則是殖民道德之本。正由於這一點，非洲人才被強制地禁止在技術方面和社會方面獲得進步。

占莫三鼻給總人口98%的土著人，都是受壓迫和沒有權利的賤民。未經行政當局允許，他們不得遷移住址，不得從本村搬到外村去。在城市裡對土著人施行宵禁，晚上十一點以後，非洲人沒有出現在街頭的權利。此外，同官方的屢次聲明相反，醫院和門診部始終是白種人享有的特權，教育方面也是如此。非洲人中99%是文盲。當局把非洲人的初等教育委託給天主教傳教士去辦理。這些傳教士執行著把非洲人培養成葡萄牙“公民”的“崇高使命”。他們教非洲人孩子學葡萄牙語，學葡萄牙人的習慣和生活方式。自然也教非洲人相信：不信宗教是不能得救的。“當文明人”，就是說要成為基督教徒，要成為天主教徒。

在天主教傳教士辦的小學校畢業以後，非洲人的孩子學會了鞋匠或木匠的手藝，或者去當“侍者”，或者是回到地裡去干活。但是連上這種學校的人也不多。在一百五十萬名學齡兒童（五歲到十四歲）中只有5%到10%上學。



在這篇文章中經常用到“土著人”，“同化人”這些字眼。必須把這些葡萄牙所公開使用並使之合法化的概念說清楚。為了便於欺騙和統治，葡萄牙的法律把葡屬几內亞、安哥拉和莫三鼻給的居民分成兩種等級：一種是“享有全部權利的公民”，也就是所謂的“同化人”；另一種是“土著人”。這些土著人除了傳統的習慣之外，更確切地說，除了他們僅僅剩下的一些習慣的東西以外，是享受不到任何權利的。

從理論上講，“土著人”可以成為“公民”。為此他們必須接受許多屈辱的條件，這些條件會使他們脫離非洲人的生活圈子（附帶說一句，父親作“同化人”的權利是不能傳給子女的）。“同化”的證件簡直在證明他“失去了個性”。非洲人應當會說葡萄牙話和寫葡萄牙文，應當忘掉自己的風俗和傳統，應當按照葡萄牙人的習慣和風俗去生活；換句話說，就是要脫胎換骨。但是，有了這些條件還不夠。一個非洲人縱然會說葡萄牙話和寫葡萄牙文，縱然學會了“白種人的派頭和習慣”，還是不能自然而然地成為一個“公民”。他必須向行政當局提出申請，等到行政當局認為合格時，才授予他公民的身份。

有一個衛生員想要“同化”，四年之間他曾多次提出申請，甚至大夫都在幫他的忙。雖然從法律上說，其中並沒有什麼障礙，但是這個衛生員卻一連四次都被拒絕了。結果他還是“土著人”。原因很簡單：這個衛生員一旦變成了“同化人”，他的工資就要增加五倍，也就是說，會使他的工資同白種衛生員一樣多。所以他才想變成“同化人”。也正因此他才每次遭到拒絕。不用說，白種衛生員的心情很不痛快，干嘛要一個“土著人”當同事呢！所以，我們這位衛生員只好仍舊拿着低工資。



有一条法律比葡萄牙的全部法律更有威力，它也像我們大地上有波巴布树（一种木棉树——譯者）一样地现实，是它决定殖民者的行动和作为。这条法律就是种族歧视。

在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表现出一种坚定不移的意图：不让黑人有“出头之日”。葡萄牙政府不准非洲人管理国家事务，甚至不重要的职务也不让非洲人担任。部落酋长完全成了殖民地行政当局意志的执行人。选举酋长的传统方法遭到破坏，这些酋长都很清楚一条规律：要想不被罢免，就得盲目服从当局。因为法律规定，总督可以撤换“不称职”的管理者。

莫三鼻给的政治管理机构是这样的：行政机构由里斯本的海外部长委任的总督领导。政府会议（这是一个类似殖民地政府的组织）在总督的主持下召开。立法会议由二十四名议员组成，其中八名是指定的，十六名是由选举产生的。这就是殖民地的“国民大会”。在十六名选举产生的议员之中，七名是从社会团体和经济团体（维护殖民统治的社团，亲法西斯的欧洲人工会）中选出的，另外九名代表是按每州一人的名额直接投票选出的。但是只有“公民”才享有被选举权。所以，一个非洲人如果属于“土著人”的范畴，他就不能参加选举，更不能被选举。因此，立法会议的二十四名议员之中，只有九人是直接由选举产生的，除了这一丑恶的事实之外，总的说来只有欧洲籍居民才享有选举权。

由总督指定的八名立法会议议员中，有两名是非洲人的部落酋长，他们“代表”非洲籍居民。由此可见，“全国国民大会”这个立法会议的二十四名议员中，有二十二名议员捍卫着七万名欧洲人的利益，同时只有两名由总督委任的“议员”来代表六百万非洲人。参加立法会议的总是马尼卡和索



法拉的“部落酋长”，因为他们是唯一能说葡萄牙话和写葡萄牙文的“统治者”。

像所有其他“海外省”一样，莫三鼻给也选出二名欧洲籍議員参加葡萄牙的国民大会。它的各项法律都是在里斯本通过的，整个殖民地政策也是在里斯本决定的。当局关心的主要是，不要让葡萄牙殖民地内出现非洲其他地区中所发生的变革。

殖民地的统治者明确地一再重复法律的条文说，“葡萄牙国家从大西洋起直至澳门和帝汶岛，包括非洲‘各省’和果阿在内。”薩拉查总统亲自讲过：“我国是统一的和不可分割的。”在他看来，我们时代非洲所发生的一切变革全是“共产主义”間諜所干的事。

换言之，若是相信葡萄牙当局的话，似乎非洲殖民地各国人民的生活是愉快的，除了“继续留作葡萄牙人”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期望。不难证实，葡萄牙当局的话是想来欺騙国际公众輿論。願他們不要把自己的希望当成现实吧！

十多年来，葡萄牙秘密政治警察部队一直駐在莫三鼻给，并对非洲人和具有自由思想的欧洲人进行监视。莫三鼻给国内还駐扎着葡萄牙的空軍部队和伞兵部队。当在尼亚薩兰和坦噶尼喀发生了反殖民主义的群众示威后，葡萄牙的大批武装部队封閉了同这两国相邻的国境线。

加納、几内亚、尼日利亚和其他許多国家今天都已经独立了，还有一些国家正沿着它們走过的道路迅速前进。葡萄牙知道这一点，所以它的统治者正极力加速莫三鼻给殖民化的速度。在林波波盆地和莫三鼻给的北部，已经相继建立了許多“柯洛納脫”。当局的目的就是要迅速增加欧籍居民，从而使非洲人失去要求独立的根据。当局并不掩飾自



己的計劃：“擁有大量移民是我們繼續留在這裡的保障。”

但是，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擋莫三鼻給沿着加納和几內亞的道路前進。當局建立的嚴格的书報檢查制度（甚至同國外通訊都受到監視），並不能阻止消息滲入莫三鼻給。秘密的政治團體繼續在進行鬥爭。我們的姐妹國——安哥拉參加了1958年12月在阿克拉和1960年1月在突尼斯舉行的兩屆全非人民大會。此外，莫三鼻給和其他葡屬殖民地的問題每年都提到聯合國托管委員會中討論。莫三鼻給的各族人民，同非洲其他許多國家的人民一樣，也一直在堅持進行爭取獨立的鬥爭。他們知道，亞非各國人民是支持他們的，他們將竭盡全力求得自己國家的徹底解放。葡萄牙政府絕不能阻擋歷史的進展。葡萄牙政府能夠推遲歷史的進展，但是不能使它停止前進。

葡萄牙當局應該考慮在怯尼亞和剛果所發生的事件。最好他們還是自動地承認進化是不可抗拒的。這種進化違背着他們的意願正在實現。這就是生活和勞動在莫三鼻給的全体人民的願望。

（譯自“葡萄牙非洲殖民地真相”，蘇聯東方書籍出版社，1961年版）



## “我們拿起了武器”

——訪問“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总書記  
維里亚托·达·克魯茲

张自忠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是目前領導着遍及安哥拉的武装斗争的两太政党之一<sup>①</sup>。記者最近有机会在科納克里訪問了这个政党的总書記維里亚托·达·克魯茲。在他朴素的办公室里，这位总書記怀着激憤的心情，向記者介紹了殖民主义者对他的国家的掠夺和罪恶統治，以及安哥拉人民为摆脱殖民統治和爭取自由而展开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 安哥拉的大好河山被糟蹋了

克魯茲总書記指着墙上挂的一张非洲地图說：“安哥拉同西非其它国家一样，有着一片富饒的国土，那里有辽阔的平原，有茂密的林海，还有錳、鈾、石油和金刚石等矿藏，水力資源也极为丰富。在那肥沃的土地上，生长着棉花、小麦、花生、甘蔗和各种美味的水果。这些，都为发展我国的经济提供着取之不尽的原料。”

克魯茲先生带着非洲爱国者的一种光荣的自豪感，向我叙述他的美丽富饒的祖国所遭遇的悲惨命运。安哥拉有四百五十多万人，其中白人只有十万零九千五百多人（主要是葡萄牙人，也有美国、英国、比利时人）。就是这些所謂“文明人”統治着安哥拉，毁灭着安哥拉人民的幸福。他們

<sup>①</sup> 另一政党为安哥拉人民联盟。——編者



在这里开办剝削公司和种植园，运走了数不尽的安哥拉的财富。举例說，美国、英国、比利时和葡萄牙等操纵着安哥拉钻石公司，有一万八千五百名非洲人为这些帝国主义垄断資本开采着金刚石。工人每天要被迫劳动十四小时以上。他們对安哥拉人经常进行大規模的围捕，把从十三岁的儿童到五十岁的老人围捕后，用绳子一个連着一个地綁起来，用刺刀、皮鞭强迫他們到殖民者的种植場和矿山去劳动。請听一听这样一些惊人的数字吧。90%的安哥拉人是文盲；84%的安哥拉人遭受飢餓或营养不足；41%患热带病和軟骨病，平均两万人才有一个医生。因为没有医疗設備，死亡率高极了。这就是安哥拉殖民地的一幅悲惨的图画。

### 人民从来没有承认

“这些新老殖民主义凭着什么掠夺安哥拉的财富和毁灭安哥拉人民的幸福呢？”克魯茲接着說。

“他們說什么1885年2月26日帝国主义在柏林召开的分赃會議<sup>①</sup>达成了所謂協議，安哥拉應該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但是，这是胡說。安哥拉的命运，取决于安哥拉人民。而安哥拉人民从来也沒有承认过这种帝国主义的分赃协定。

“相反，自从殖民者蹂躪我們国土的第一天起，安哥拉人民就英勇地进行反抗殖民統治的斗争。1904年，庫內尼

---

① 柏林會議是帝国主义爭霸非洲的一个分赃會議，由当时德国的首相俾斯麦召集的，参加的国家有德、英、法、美等十四个国家。會議从1884年11月15日开始到1885年2月26日結束，締結了柏林条約。根据这个条約，刚果河流域地区分別被法国、比利时、葡萄牙等殖民主义者分割掉了。——編者



河两岸人民的大暴动，击毙了三百多个殖民军士兵。1905、1907年和1939年，在安哥拉首府接连发生过大规模的罢工和暴动。1955年，首府罗安达的爱国青年开展了有组织的斗争。尽管葡萄牙殖民者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但人民反帝的火焰一直没有被扑灭。”

### 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

安哥拉人民最后一步一步地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不是偶然的。最近几年，安哥拉人民在葡萄牙殖民者的残暴统治下，忍无可忍，终于拿起了武器，高举民族独立的火炬，向殖民者进行了强大的冲击。克路兹先生告诉了我有关安哥拉人民英勇斗争的可歌可泣的故事。

“去年在罗安达的监狱里，有几千名安哥拉的爱国者和一些‘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人被殖民者监禁着。其中有在1960年6月被殖民当局逮捕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领导人之一、医生内图。内图的家乡，本戈地方的居民举行了多次的示威游行。在一次示威运动里，葡萄牙殖民军竟对和平的游行队伍实行血腥大屠杀，结果杀死了三十多名和打伤了二百余名安哥拉的爱国者。这就是本戈惨案。

“然而，残暴的镇压，决不能摧毁安哥拉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意志。1961年2月14日的夜晚，罗安达四十多名爱国青年聚集在郊区茂密的丛林里，秘密商议袭击殖民者的监狱的行动。他们提出要拿起武器，采取武装行动。当晚就决定去袭击葡萄牙当局的电台和监狱，解救被监禁的安哥拉爱国者。青年们手持尖刀，铁链和自己制造的土手榴弹。当他们刚刚要闯进城的时候，便发现一辆葡萄牙殖民者的巡逻车缓缓地向着郊区驶来，这些青年愤怒的感情



无法抑制了，他們立即埋伏到公路的两旁，当巡邏車走过的时候，他們使用手榴彈炸毀了这辆車子，冲上去打死了車上的六个葡萄牙士兵，夺取了武器。然后又冲向电台和監獄。这一夜虽然这些青年並沒有获得成功，且有伤亡，但他們从敌人手里夺得了武器，斗争意志十分昂揚。接着第二天夜里，他們又对罗安达的監獄发动了勇敢的攻击，又打死了几名葡萄牙士兵，但仍沒有达到解救爱国者的目的，并有很大伤亡。这些青年爱国者就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了，他們从一次又一次斗争中认识了如下道理：对帝国主义要仇恨，要打击，但需要用人民的武装对付殖民者的武装。决不能赤手空拳。

“上述两次人民的行动，沉重地打击了葡萄牙殖民者，使他們在敢于斗争的安哥拉人民面前陷于惊慌状态。他們連續三天在安哥拉的首府大肆逮捕，向人民疯狂进攻，实行恐怖統治。在几天的时间里，罗安达人民被枪杀的达三千多人。葡萄牙当局妄想以这种恐怖手段，使安哥拉人民屈服。但就在那几天里，罗安达几家重要的殖民公司內的安哥拉劳动者，都举行了抗議屠杀安哥拉人民的大罢工。”

克魯茲說：“葡萄牙殖民者看到这些难以抗拒的人民力量向他們进攻了，他們发抖了，宣布了紧急状态。对安哥拉人民的鎮压变本加厉了。但是，这絲毫也不表示葡萄牙殖民者的强大，这是他們垂死的掙扎。

“为了要达到彻底驅除帝国主义的目的，我們的党决定要到敌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角落去，这就是去立即組織觉醒了安哥拉广大劳动人民。因此，我們党的干部从1961年3月間起，就暂时离开了駐有强大敌人武装力量的城市，奔赴农村去，建立人民的武装力量。”



## 高举斗争火炬前进

现在，在安哥拉的丛林和山谷中，人民的武装力量开展着活跃的游击战争。这位总书记提到了安哥拉人民武装力量总司令托马斯。“托马斯是在1961年2、3月袭击罗安达监狱事件后率领二十四名爱国青年，离开罗安达的。当时他们手里有从敌人手里夺来的二十支枪。他们到了安哥拉北部山区，建立了据点。他们多在夜里活动，采用埋伏战法，袭击敌人，夺取武器。同时，破坏敌人的交通，炸毁桥梁，拆断电线等。在活动中，分成若干小队，分布在各个地区，发现敌人力量少于他们时，也发动攻击，并不断地袭击葡萄牙殖民者的岗哨。比如4月7日在乌奎和冬布可两个地区的埋伏战中，人民武装就打死和打伤一百名葡萄牙士兵。这样，仅仅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的队伍发展到了八百多人，击毙了二百三十多名葡萄牙士兵，夺取了大量武器，武装了自己，并控制了七百多平方公里的地区。在被控制的地区内，葡萄牙的巡逻兵再也不敢大摇大摆地在公路和村庄行走了。”

克鲁兹舒了一口气，然后又继续描述了安哥拉人民武装同农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安哥拉人民游击队队员们，都生活在农民家中，空闲时和农民一块劳动，当村里的农民发现葡萄牙军队的情况后，立刻跑来给民兵们报信，并帮助打击敌人、破坏交通等。爱国武装力量也就依靠人民进行着斗争。”

## 黎明必将来临

我注意到，这位安哥拉的爱国者对于祖国人民的斗争



滿怀着信心。斗争是残酷的，但黑夜终将消亡。他说：“现在，安哥拉的爱国武装力量已经从北部发展到中部、南部。葡萄牙殖民者遭到了越来越沉重的打击。他们慌张了，在城市中实行宵禁，殖民者的巡逻队整夜活动不停。同时，他们蓄意对人民挑衅，在乡村使用凝固汽油弹，成片成片的烧毁村庄。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五万名安哥拉人民遭到杀害。就连葡萄牙殖民当局也多次承认，他们决意要通过屠杀十万人来‘消灭’人民的武装。”

但是，这位总书记表示，“不管怎样，安哥拉人民的斗争火炬是扑不灭的，并且将越燃越旺。”他说：“我们深信，经过长期艰巨的斗争，帝国主义必将被安哥拉人民彻底的干净的驱逐出去。”

谈到这里，这位总书记笑盈盈地从办公桌上，拿了一盒火柴，他抽出了一根，富有风趣的说：“不要小看这一根火柴，它可以燃遍我国的大草原。伟大的毛泽东同志不是曾经说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吗？”随后他在书架上又拿了几本书，在这当中我发现有我国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矛盾论”等著作。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翻着这些著作，看到在每页里他都作了各种记号，他还作了笔记。这时，他怀着崇敬的心情说：“在我们的斗争极端困难的时候，看看这些著作，就有了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的思想在伟大的中国已经放射出灿烂的光辉，同样也将在我的祖国的土地上结出鲜艳的果实来的。”最后在我向他告别的时候，克鲁兹先生对我说：“请你转达安哥拉人民对毛泽东主席的敬意！”

（本文原载“世界知识”1962年3—4期）



## 烽火中的安哥拉

B·西兼科

### 巴西的“黑媽媽”

安哥拉是非洲最古老的国家之一。早在中世紀时代，在目前的安哥拉的領土上就有几个国家了。这是一些很发达的国家，手工业和艺术都极为昌盛。例如，铁匠这种行业在安哥拉就頗受尊敬。曾经有过一个規矩，只有铁匠才有資格当安哥拉的执政者。

十五世紀末，葡萄牙国王曾派遣一些航海家去寻找通往印度的航路。这些葡萄牙航海家的船队在目前的安哥拉的海岸边抛了錨。他們虽然沒有找到航路，但在非洲大陆的西南部发现了一个极其富饒的国家。

葡萄牙人决定在安哥拉住下来。他們干的行当主要是捕猎被称为“黑色貨物”的黑人。当时对这种“貨物”的需要量很大，每年总有几十艘装满“活的貨物”的船只离开安哥拉。这些黑人主要是运往巴西，卖给种植咖啡、烟草和甘蔗的种植园当奴隶。据調查，現在巴西的黑人几乎全是安哥拉人的后裔。因此，人們往往把安哥拉叫作巴西的“黑媽媽”。奴隶貿易使安哥拉蒙受巨大的損失，它一年年地荒涼起来。乡村中沒有人住的茅屋越来越多，因为房子的主人 都被运到遙远的南美充当牛馬去了。

葡萄牙掠夺者被人們称为“发殖民地橫財的騎士”。他們的胡作非为，激起非洲人强烈的憤怒。十六世紀末，安哥



拉爆发了反对葡萄牙掠夺者的起义。这个解放运动是由“非洲的贞德”<sup>①</sup>安娜·津吉·姆班迪领导的。斗争异常顽强，延续了很长的时间。殖民者用了一百年的时间，才把安哥拉人民英勇的反抗镇压下去。

葡萄牙人在安哥拉巩固了地位以后，就开始逐渐蚕食邻近的领土。由于葡萄牙人不断猎捕奴隶，各地的部落变得非常软弱，无力反抗掠夺者。十九世纪末，欧洲列强瓜分非洲时，葡萄牙利用残暴贪婪的帝国主义强国间的争纷而保住了自己的领地。这样，安哥拉终于沦为葡萄牙的殖民地。

### “饥饿的国家”

葡萄牙在欧洲的国土并不大，然而却是最大的殖民帝国之一。殖民地的面积比宗主国大二十四倍。

安哥拉是面积最大的葡属殖民地，它的面积有一百二十四万六千平方公里。在它的土地上可以绰有余裕地容纳下葡萄牙、西班牙、法国、瑞士、比利时和荷兰这些国家。全国人口大约四百五十万。

安哥拉的本地居民由几十个部族组成，其中绝大部分说班图语。居住在安哥拉北部的是巴刚果和隆达族，在沿海地区居住的是姆崩达、万亚涅卡、万甘盖拉等民族，在南方居住的有渥瓦莫、瓦鲁埃纳等民族。安哥拉的欧洲人有十万余人，主要是葡萄牙人。

安哥拉被划分成十三个行政州。由一个总督统辖这个

---

<sup>①</sup> 贞德 (Jeanne d'Arc) 是法国人民女英雄。在百年战争时期1337—1453，她曾领导法国人民向英国侵略者进行顽强的斗争。——译者



葡萄牙殖民地。总督府設在罗安达市。安哥拉北面同刚果共和国(首都利奥波德维尔)毗邻，东面同罗得西亚和尼亚薩兰联邦交界，南面同西南非洲接壤。

安哥拉境内自然条件差别很大。境内大部分地区是广袤的高原，它的高度往西逐渐降低，成为滨海低地。高原的腹部地区复盖着森林，其中主要的树木是各种金合欢树。安哥拉的北部是热带草原，也就是“非洲草原”。南部是半沙漠地区。安哥拉的动物种类繁多，有狮子、水牛、犀牛、大象、猴子、长颈鹿、斑馬等等。从前安哥拉的狮子很多，到了晚上，狮子有时竟跑到城市中的街上。而现在，正像许多其他动物那样，大部分狮子都被殖民者消灭了。

几乎全部安哥拉的非洲人都居住在农村里。他们以务农为主。畜牧业并不发达，因为这里到处都是舌蝇<sup>①</sup>，妨碍了畜牧业的发展。农民种植着玉米、高粱、粟和其他粮食作物。这里的收获量很低，因为土著居民被殖民者从肥沃的土地上赶走了。肥沃的土地都属于外国公司和移民所有。欧洲人集中了一百四十多万公顷土地，非洲人虽然比他们多四十倍，但是一共只有一百八十万公顷土地。安哥拉当局还强制当地农民种植供出口用的棉花、咖啡等作物，使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更加缩小。这样一来，非洲人的农村就整年存在着饥馑的现象。所以人们常常把安哥拉叫作“饥饿之国”。欧洲人的种植园也栽培着咖啡、西沙尔麻以及其他出口作物。这些种植园集中在安哥拉西北部的肥沃地区。所有这些作物都是运往美洲和欧洲去的。

---

① 舌蝇是非洲的一种吸血蝇类，能传染死亡率很高的睡眠病。



安哥拉的工业很不发达。即使它的主要工业部门——采矿工业，发展水平也低于邻近的非洲国家。安哥拉的钻石储藏量很丰富，按开采量来说，安哥拉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居第四位。它的锰矿、铀矿、石油和其他矿产的储藏量也极丰富。但是这些地下富源也不属于安哥拉人民，而是属于一小撮欧洲和美洲的资本家。例如，开采出来的钻石全部集中在庞大的钻石垄断组织“安哥拉钻石公司”的手中，这个公司主要是英国、比利时、葡萄牙和美国的资本。“安哥拉钻石公司”经营着四十多处钻石矿，年产钻石达一百万克拉。有一万多名非洲工人在这个公司的企业中作工。开采锰矿的是葡萄牙的“安哥拉锰矿公司”，开采铜矿的是葡萄牙的“安哥拉铜矿企业”公司。开采石油的有两家公司：葡萄牙的“罗比托燃料公司”和比利时的“比利时石油金融公司”。

安哥拉的加工工业还处于萌芽状态。规模大的企业为数不多，在罗安达有炼油厂、纺织厂和啤酒厂各一座，在罗比托有一座水泥厂。此外还有一些小型的农业原料加工企业。

国内的铁路也很少。主要的铁路干线是由东到西横贯全国的奔给拉铁路。这条铁路的老板是垄断组织“坦噶尼喀租让公司”，该公司的大部分股票是属于美国亿万富翁洛克菲勒的。在安哥拉的出口额方面，美国甚至把宗主国都排挤下去而居领先地位。外国公司在安哥拉收购一半以上的咖啡，几乎全部的西沙尔麻，绝大部分的锰矿以及其他产品。在安哥拉的进口额中，葡萄牙仍然保住了第一位，其次是英国和美国。

民族资产阶级几乎根本不存在，这是安哥拉的一个特



点。規模較大的工矿企业都属于外国資本——欧美各国的資本。称得起“富裕”的安哥拉人，只是一些小商店老板、小工場主，种植园、工业公司、銀行和貿易公司的小职员。但是安哥拉至今还没有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同外国資本相抗衡的民族資產階級。

安哥拉工人階級的人数很少，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同土地保有密切的联系。从严格意义上所說的无产階級，也就是失去一切生产資料、除了出卖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生活来源的社会階級，在安哥拉这个殖民地內，人数是很少的。安哥拉最大的无产階級队伍是农业工人和矿工，他們大多是按“契約”雇佣的临时工人。这些人离开农村的时间很有限，他們在矿山或种植园中作工，等到期限一滿，他們照例回到故乡去。

安哥拉的农民和无产階級，是国内人数最多、受压迫最深、受殖民主义者禍害最重的人民。这两个階級成为安哥拉人民反对殖民主义者的解放斗争中的主要动力。

## 二十世紀的奴隶主

当你了解安哥拉的現狀以后，那你就会觉得你好像正在十七世紀中游历，你会看到和那时一样繁盛的奴隶貿易，和那时一样地把严刑逼供当作取得罪证的最好办法，以及被捕的人受到鞭打和其他种种体罰。

在安哥拉，直至今天还保存着奴隶制度、拷打和体罰。

根据殖民地法律，安哥拉当局有权强迫每一个非洲人在一年中用几个月的時間去修建公路和其他“公共工程”，而并不付給工資。通常的办法是把附近村庄中的非洲人全都赶到这些工地去作工。美国“新聞日报”对此曾报道說：



“由于許多地方的男人都到别的地区去从事强迫劳动，負責道路工程的长官或酋长就常常把妇女、甚至幼小的儿童都征調去做工。这就是为什么在安哥拉可以看見背上背着孩子的母亲、大肚子的孕妇和年龄很小的女孩子拿着簡陋的鋤头在挖路，在用头顶着滿筐滿筐的泥土……”

“訂契約”是安哥拉盛行的另一种方式的强迫劳动。下面是实行这种制度的方法。当葡萄牙种植园主或者矿山老板需要劳动力的时候，他并不在自己的庄园或矿山的大門上張貼招工广告。他用的是另一种办法：把申請单送到土著事务部，說明自己需要多少劳动力，并請求“供应”所需要的土著人。土著事务部掌握着一个招募劳工的代理人网，即所謂的“安吉阿道萊斯”(Ангиадорес)，这些人的职业很像奴隶猎捕者。劳工招募員一般都求助于州长官，即“波什都”的首长。州长官調出一队警察給招募員指揮，警察就会出其不意地出現在非洲人的村子里。剩下的只是几小时的事情罗：强迫那些不识字的农民在一张小紙上盖上指印，紙上写的什么，甚至都不給他們念一遍，然后在警察的警戒下，把他們押送到招募站。再从这里把他們送到种植园、矿山或工厂。

种植园里的劳动日，从早上五点一直延续到晚上七点，連星期日也得照常干活。如果劳工沒有完成一天的工作量，就会遭到体罰。这种“按契約雇佣的劳工”，即“契約劳工”，所得的工資极其菲薄。而且，企业主还要从應該付給劳工的那些錢里扣去一部分，用来賄路向他提供劳动力的官員。矿山和工厂中的情况也是一样。

招募員一出現在村里，村中的居民就会惊惶不安。村民們都想逃避这种强迫劳动，因而跑进森林，一連几个月躲开



招募員。但是“稅务队”已经把守着一切大小道路，捕捉“开小差的人”，而哪个村子有了逃工，哪个村子就得多納許多捐稅。

根据倫敦“非洲問題新聞公報”(1959年9月)杂志上的資料，每年被征調去进行强迫劳动的安哥拉人有七十万，其中十万人是五岁到十四岁的儿童，另外十万人是五十岁到七十岁的老年人。被招募員抓去的非洲人，有許多人从此就再沒有返回故乡。他們在葡萄牙人的种植园和矿山中忍受不住过度繁重的劳动而累死了。葡萄牙总统手下的一名退职部长馬尔采洛·卡埃頓曾經承认过这种事实，他写道：“……有两种情况同我們作对，使我們殖民地政策的成就受到怀疑，并使安哥拉和莫三鼻給的人口大量縮减，这就是地主盲目的貪得无厌和奴隶劳动制。”这話說得多么坦白！

在另一份由上尉恩里克·加耳瓦奧写的文件中，話說得更加坦白。他过去曾任安哥拉殖民地行政当局的督察长，后来在葡萄牙的“圣瑪利亚”号客船上领导过起义。1947年他向葡萄牙国民大会提出了关于葡属非洲殖民地情况的报告。加耳瓦奧在报告中揭发了殖民地的主宰者把殖民地的人民推到了死亡的边缘。葡萄牙当局藏起了这份报告，不让广大公众知道，并把报告的作者关进了监狱。1959年，加耳瓦奧越獄逃跑，1961年初在“圣瑪利亚”号船上举起了义旗。1961年1月29日出版的英国杂志“观察家”周刊公布了他的报告的内容。編輯部是从巴西获得的这份报告。因此这篇报告才公諸于世界。虽然从写成这篇报告的时期到今天，已隔十几年了，但报告中却沒有一句話是过时的。这份报告中所描写的情况，会使每一个沒有偏見的人感到震惊。加耳瓦奧写道：“在某些方面，情况(各殖民地——作者)比



公开实行奴隶制度的时期更糟。在奴隶制度时代，主人把买到的人，像牲口一样当作是自己的财产。他希望这个人健康强壮、手脚勤快，他像照料自己的牛马一样地照料着奴隶。可是现在却用不着去购买土著人，只要向政府去租就行了，虽然土著人也被认为是自由人。

“至于土著人是生病还是要死，他的主人是毫不在乎的，只要土著人还活着，就得给主人干活儿……当土著人实在不能做工或是要死的时候，主人永远可以再提出要求，让当局给他派些新的工人来。有些企业主损失了百分之三十五的工人，但是当局从来不拒绝再给他‘提供’新的工人。”

加耳瓦奥在结束报告时写道：“我们不能继续执行这种政策了。对于那些同意这种制度并且显然对此习以为常的人那种无动于衷的态度，我们再也不能忍耐下去了……”

可是，这一呼声只是一个在沙漠中大声疾呼的人的声音而已。安哥拉继续按照十七世纪的法律生活下去。

### “巴拉马托拉”和“卡瓦尔马里”

“巴拉马托拉”是一个装着短柄的圆板，很像一个乒乓球拍，但是上面钻有若干小孔。如果用这种圆板打人，挨打的人的身上就会出现长久不能消退的肿泡。“卡瓦尔马里”是一种用犀牛皮制成的皮鞭子。用它打人时，会引起体内溢血。

每一个安哥拉人都非常清楚“巴拉马托拉”和“卡瓦尔马里”是什么东西，因为他们中间有许多人亲自领教过这两种刑具的厉害。葡萄牙殖民者往往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过失就惩罚安哥拉人，像：税款过时不缴，违反全国各地所实行的晚九点后禁止出门的宵禁制度。如果严重地违反了殖



民地法律，“罪犯”将受到更严厉的惩罚：坐牢或流放。

在安哥拉当个“罪犯”可不困难。譬如说，非洲人只要不带着通行证上街就行了，因为葡萄牙的法律规定，非洲人应该经常随身携带通行证。不同阶层的非洲人的通行证各不相同。例如，每一个在欧洲人家庭里作工的非洲人上街时，身上必须携带着能证明他的本人和地位的证件，这张证件还要由雇主每天加以签署。美国记者约翰·根室在“非洲内幕”一书中写道：“假若雇主忘了签字，警察就会立刻把仆人逮捕起来，剃掉这个仆人的头髮，把他送去修路或是关进监狱。他们并不把这件事通知白种人雇主。但是，仆人既然在早上失踪，雇主就明白究竟出了什么事。他可以到警察局去，只要有人能找到这个仆人，雇主就可以把这个倒霉虫保释出来……”

当局对那些竟敢抗议殖民暴行的非洲人惩治得特别严厉。这样的非洲人，一般都被关进监狱或是流放到凶多吉少的“死亡岛”——圣多美岛去。圣多美岛在几内亚湾中，没有一个人能从那里活着回来。据掌管“土著事务部”的葡萄牙高级殖民官员派瑞拉声称，“只有政治犯”，而且是“最危险的”、“感染上有害的政治思想的”政治犯，才被流放到圣多美岛。

在安哥拉还实行着严格的书刊检查制度，各个城市里麇集着密探和奸细，每个外国人都受到警察的监视，而其中胆敢对当局表示不尊重的人就会坐牢或者在二十四小时内被驱逐出境。

1960年夏秋之际，英国“卫报”的记者曾到安哥拉采访。他发现，当地报纸很少报导当前的政治消息。报纸上整栏整栏地刊登着从书本上抄下来的历史研究资料。这个英国



記者向該報編輯表示不能理解，后者向他解釋道：

“您瞧，像這樣的材料，照例檢查機關是不會刪掉的。我們希望，這種材料能幫助人民提高愛國的情緒。出一張載滿歷史性文章的報紙總比大開‘天窗’的報紙強吧，這一點想您會同意的……”

過了幾個月，另一名記者，這一次是西德“南德日報”的記者約爾格·埃爾丁來到了羅安達。某一西方國家的領事對他在這個城市內的行動作了如下的指示：

“永遠別用電話通話，因為會有人偷聽。別在旅館附近雇出租汽車，因為坐在方向盤后面的總是密探。別在酒吧間內高談闊論，因為警察離你不到十步遠。別把你的記事本留在旅館房間里，還應該留神，別跟希臘人談話……”

“跟希臘人？”

“噢，是啦，”領事突然想起，“我忘了告訴你，我們為了謹慎起見，大家都把葡萄牙人叫作希臘人。我們每個人一聽到這個稱呼，就猜到談的是他們……”

安哥拉的“治安”問題由葡萄牙的秘密政治警察“皮德”負責。在安哥拉專門設立了一個皮德分部——情報和政治警察隊。這個分部的負責人安尼巴爾·洛佩斯，在安哥拉政界中被人恨入骨髓……幾百名自由戰士被折磨死去，就是他所造成的。

### 何謂“同化人”？

如果把薩拉查當局的官方宣傳當成真話，那似乎葡萄牙是沒有殖民地的。議員米古厄爾·巴斯托斯在葡萄牙議會中說的話簡直像黃鶯那樣動聽，他說：“我們沒有殖民地，我們和海外領土的人民共同組成一個統一的國家……”



1951年，葡萄牙当局甚至修改了宪法，把安哥拉、莫三鼻给等其他殖民地都宣布成为“葡萄牙的海外省”。殖民者终于不得不考虑到世界公众情绪中发生的变化了。他们为了继续统治殖民地，只好换一下招牌，用个新的名词。

葡萄牙当权者所以要在法律上玩弄这个花样，是想避免执行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一项条例：每个会员国必须向联合国报告它所统治的非自决领地的情况。殖民者在安哥拉和其他葡萄牙领地已经“得到同欧洲该国各省同样地位”的虚伪借口下，拒绝向世界公众报告这些领地内的情况。他们说，这是他们的内政！

葡萄牙的各个领地果真得到这种地位了吗？

请看事实吧。在葡萄牙议会的一百二十个席位中，海外领地的代表只占七席，而他们所代表的人民却比宗主国的人口多二百余万人。在全部议员中，一个非洲人也没有。在安哥拉和其他殖民地内，99.7%的土著居民根本没有选举权。由此可见，安哥拉和其他葡属领地内的情况不但不比英法的殖民地好一些，而且更坏。

当萨拉查制度的辩护者百般颂扬葡萄牙文明给予各殖民地的的好处时，总是把丧失了起码权利的99.7%的“土著人”置诸脑后。但是对另外0.3%的人，他们却大谈而特谈。这部分人不必做强迫劳动，在纳税上享受优待，他们的子女有权进中学读书。这些“受到恩典的人”，究竟是什么呢？

他们的正式称呼是“同化人”（“已经被同化了的人”）。非洲人如要取得这种“同化人”的地位，应当会说流利的葡萄牙话，写葡萄牙文，信仰天主教，拥有一定的资本，“行为优良”，过的是完全符合葡萄牙要求的生活方式。安哥拉的“同化人”，都是些小商人、殖民地行政当局的职员等等。葡



葡萄牙的法律制訂者就把这个人数极少的非洲人阶层的存在，标榜成葡萄牙在安哥拉的活动“极为人道”的证据。可是非洲人却认为，同化制度的目的是要使公众輿論不去注意正处于奴隶地位的其余99.7%安哥拉土著居民的厄运。

事实上，在这个国家里只有5%的学龄儿童能上小学，而且連一所大学都沒有；只要不带通行证上街，就会被捉去做苦工，在这种情况下有誰能成为“同化人”呢？

殖民者的“同化”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造成一个人数不多的特权阶层，他們会把葡萄牙人当作信仰和真理，会在非洲人中間充当葡萄牙人的代理人，帮助葡萄牙人剝削非洲人和鎮压民族解放运动。

但是葡萄牙殖民者的希望落空了。即使在“同化人”中間也日益强烈地激起爱国情緒，他們越来越积极地参加安哥拉被奴役的人民所掀起的轰轰烈烈的解放运动。

### 茫茫黑夜中的火光

一年一年地过去，但是安哥拉依然沉陷在殖民主义暗无天日的統治下；很多人觉得，生活在这种暗无天日牛馬不如的环境中，沒有、也不会有一线光明的。但是，这只是一种感觉而已。实际上在非洲人民的內部，一股反抗葡萄牙統治的力量已经成长壮大了。

葡萄牙人强暴地占領了安哥拉，接着就大肆掠夺土地和財富，征收沉重的苛捐杂稅和实行强迫劳动制度，这些事情已经屢次激起非洲人的斗争。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曾爆发过許多次起义，但全是自发性的，所以葡萄牙人沒有費多大力气就把它們鎮压下去了。

但是，最初几次失敗虽然带来了不少痛苦，解放运动还



是继续发展和巩固起来。在二十年代，第一批非洲人的政治组织走上了政治舞台。这些组织的活动具有改良主义的色彩。他们只希望通过向殖民当局多次提出请愿的办法来改善非洲人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

第一批真正代表人民的政党，出现的时间要晚得多。一群信仰马克思主义理论青年人，在1955年10月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小组。这个小组进行了极端秘密的活动，在人民群众中展开了广泛的活动，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础。它在非洲人居住区，特别是罗安达的非洲人居住区，建立了几百个流动图书馆和秘密学校。

1956年初产生了安哥拉非洲人统一斗争党，它所通过的纲领同安哥拉马克思主义小组的纲领相似。党员之中有农民、工人、士兵（在殖民地军队中服役的非洲人）、青年知识分子以及一些欧洲移民。同时也开始出现其他一些为反对葡萄牙统治而进行斗争的组织。

在安哥拉进行活动的还有一个欧洲居民的秘密政治组织——伊比利安解放革命指导委员会安哥拉支部。

安哥拉的葡籍居民中有不少人是仇视萨拉查政权的。这是一些生活困苦、悲观失望、受过萨拉查宣传欺骗的人。他们组成了“白人贫民”这一欧洲人阶层。大概在其他任何一个殖民地中都没有这种阶层。在安哥拉可以看到当旅馆看门人的葡萄牙人，当出租汽车司机的葡萄牙人，当壮工的葡萄牙人。这些人同非洲人一样，也都是穷人。

有一部分葡籍居民是被葡萄牙法庭判处驱逐出境的政治流放犯人，他们都是仇视萨拉查制度的。他们成为在安哥拉进行活动的伊比利安解放革命指导委员会安哥拉支部的主要力量。这些人积极参加非洲人争取独立的斗争，把



这个斗争看成是反对葡萄牙薩拉查法西斯政权的斗争的一部分。

1956年12月，安哥拉馬克思主义小組的成員、安哥拉非洲人統一党和其他一些爱国組織联合組成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綱領包括：要求立即完全鏟除安哥拉的殖民地制度，建立共和民主制度，有计划地发展独立的经济，实现土地改革。人民解放运动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依靠着安哥拉社会各个广大阶层，首先依靠安哥拉的农民和工人阶级。

安哥拉的自由战士得到了葡萄牙劳动人民的支持。1957年举行的葡萄牙共产党第五届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关于葡属殖民地問題的宣言。葡萄牙共产党人在宣言中揭露了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并坚决要求立即給予殖民地人民完全的独立。

从1958年起，人民解放运动展开了广泛的秘密活动。在城市和乡村中散发传单、宣言、行动綱領和进行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号召书。它已经成为安哥拉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神圣和正义的斗争的领导中心。

### 斗争中的安哥拉

人民解放运动的活动使葡萄牙当局惊惶不安。罗安达市民不会很快忘記1959年复活节的那个星期日，这一天成为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向安哥拉爱国志士发动大规模的恐怖和迫害行动的开端。警察冲进非洲人的房子，逮捕全部有参加政治运动嫌疑的人。仅在罗安达市一个地方，被捕下獄的就有一百五十多人。



在这次突然的袭击中被逮捕的五十七名活动家（五十名安哥拉人和七名进步的欧洲人），被控告危害了葡萄牙国家的外部安全。当局所以发起这次“五十七人的审讯”，是指望这样能使安哥拉解放运动失去领导，并恫吓未被逮捕的爱国志士。但是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各国响应人民解放运动的呼吁，向葡萄牙政府和罗安达法庭发出了无数抗议电报和信件，要求立即释放被捕者和撤消审讯。国际间广大阶层的民主人士知道葡萄牙政府准备迫害安哥拉爱国者以后，纷纷表示支持这些要求。

由于许多国家都展开了广泛的抗议运动，罗安达法庭被迫于1960年初宣布它无权审理这件案子。

安哥拉爱国者终于撕破了沉默之幕，把安哥拉人民所处的政治和社会情况的真相公诸全世界。

最近几年，安哥拉爱国者同其他葡属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参加者的联系日益加强了。1957年他们共同组成了“反殖民主义运动”组织。这一组织的宗旨是“保证各个葡属殖民地解放运动的行动一致”。

1960年初在突尼斯召开的第二届全非人民大会上，一些葡属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组织共同成立了葡属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非洲人革命阵线。一切为铲除葡萄牙殖民主义而斗争的组织都能参加这一革命阵线。

葡萄牙人害怕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于是加紧采取恐怖手段，希望以此来恫吓自由战士。1960年6月的上半月，又一个迫害浪潮席卷全国。殖民地当局在罗安达、罗比托、马兰惹、台拉一泰道等地进行了五十二次逮捕。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著名的安哥拉诗人阿贡斯提纽·内图也遭逮捕。他的被捕，引起了广大人民的



憤怒。

这个新的恐怖浪潮，促使爱国者的队伍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号召其他秘密组织加强民族主义力量的团结，使争取安哥拉独立的各个政党、组织和群众团体联合组成统一阵线。这一呼吁得到其他爱国政党的赞同。这些政党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代表商谈了建立反对葡萄牙殖民主义的统一战线的问题。

1960年6月13日，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向葡萄牙政府发出声明，建议在同年年底举行双方代表的圆桌会议，以便讨论和平解决安哥拉殖民地的問題。

可是葡萄牙当局却用迫害来回答了这个要求和平谈判的建议。1960年11月2日在罗安达军人监狱中枪杀了八名爱国志士。有个十四岁的孩子也被刽子手们杀害了。他正在监狱附近玩耍，听见枪声，就爬上监狱旁边的墙，想看看里面出了什么事，兵士们当即开枪把他打死。一个人骑车路过附近，想把墙上掉下来的孩子扶起来，却被监狱的卫兵捉住，恶狠狠地毒打了一顿。

1960年底，在罗安达和其他一些城市里，警察袭击非洲人住房的事件愈发频繁了。当局采用更严厉的办法惩治城市街道上沒有携带通行证的非洲人。但是迫害只能加剧安哥拉人对殖民者的仇恨。罗安达市的墙上日益频繁地出现“自由！”的标语，非洲人也越发大胆和高声地说出这个名词了。

气氛紧张到了极点。只要有一颗火星，就能燃起熊熊烈火。1961年初著名民俗学家马里亚和一些被谍报机关怀疑同情解放斗争的民政官员的被捕就成了这颗火星。

2月4日爱国者进攻囚禁这些被捕者的监狱。几个星



期之前在葡萄牙“圣瑪利亚”輪船上加耳瓦奧上尉发动了起义，他的成功鼓舞了这次劫獄行动的組織者。但是进攻監獄並沒有成功，沒有把被捕者救出来。由于互相射击，爱国者和警察双方都有伤亡。

进攻監獄的事件使殖民者憤怒若狂。当天在罗安达市非洲人居住区中就出現了装甲車和越野汽車。葡萄牙士兵和警察从車上跳下以后，就闖进非洲人的家中，把他們认为有嫌疑的人全都逮捕起来，违抗者就地枪杀。一个名叫哈利·約根森的加拿大旅行者，曾經无意中看到了殖民者大肆残杀无辜的罗安达居民的暴行。他在英国“每日先驅报”上叙述了这个可怕的場面：

“警察恶狠狠地向一群非洲人扑去，用木棍毆打他們。但是人們把警察打退了。警察的逃跑使大家都兴高采烈，但是过了几秒钟，我听見了枪声。

“我躲在一只垃圾箱后面，头也不敢抬。我觉得，警察打了三梭或四梭子弹，显然用的是机关枪。我听見子弹怎样蹦蹦地打在土房子的墙上。接着就是一片混乱，人們号喊哭叫着向四方乱跑。我抬起头来，看到地上已经躺着三十来个人。其中許多人由于疼痛正在抽搐和喊叫。几名警察手里拿着冲锋枪站在他們附近。这种情景簡直使你以为身在屠宰場之中……”

第一次失利並沒有挫折了爱国者的銳气。2月5日起义者同葡萄牙軍隊发生了第二次武装冲突。这一次战斗的地点是在一个公墓，当局在这里为前一天战斗中打死的七个葡籍警察进行隆重的葬礼。当局本来指望，这次送葬会变成非洲人对薩拉查制度表示忠誠的示威。但是他們又失算了。他們听到的不是慟哭，而是噠噠的冲锋枪声。这



是非洲人在向不共戴天的殖民者开枪射击。

葡萄牙当局加紧采取恐怖手段。整整一个星期，罗安达的大街小巷里处处淌着非洲人的鲜血。武装的白人匪徒冲进非洲人的家里，枪杀他们碰见的一切人。请看英国“每日快报”记者马吉奇怎样描写当时罗安达的情况：“从公墓通向城市的大道上，我到处看见暴徒们殴打非洲人。今天（2月6日——作者），冲突结束后过了十二小时，实际上谁也不知道，在这恐怖和混乱的十几小时里究竟死了多少人。在路上我点了点，至少见到六具尸体……”当局不但没有阻止这些亡命徒的暴行，反而鼓励他们，专门为欧洲人设立武器发放站。只是2月4日和5日这两天，兽性发作的种族主义者就杀害了几百名非洲人。成千上万的人遭到逮捕。当地各监狱都拥挤不堪。一部分被捕者只得关在特设的集中营里，这是在该市的一个区内仓促建立起来的，而另一些人未经查问和审讯就惨遭杀害了。

葡萄牙人开始把精锐的武装部队源源不断地调往安哥拉。2月底，在安哥拉驻防的葡萄牙军队已达两万人。士兵们占领了安哥拉首府各个最重要的中心地点。葡萄牙空军陆战队的亡命徒不分昼夜拿着冲锋枪在非洲人住宅区的街头来回游荡，随时准备对他们认为可疑的任何一个人打出一梭子子弹。市内从晚八点三十分起实行戒严。在这时候，罗安达市欧洲人区和非洲人区交界地带就会出现坦克和装甲运输车，来往巡视连接着这两个地区的一切街道。

尽管如此，安哥拉爱国者还是再一次攻击了罗安达的圣保罗监狱。2月10日到11日的半夜，他们再度攻打监狱，企图解救前几天被捕的同志。战斗延续了大约一小时。后来增援部队赶到，当局才打退了爱国者的进攻。劫狱者全都



隐藏了起来。

起义开始以来，葡萄牙当局就把安哥拉同外界严密隔绝开来。邮政局和电报局拒绝寄出或拍发外国记者报道骚动的消息。警察们得到命令：没收外国记者的照相机，使他们的摄影胶卷曝光，如果遇到反抗，准其使用武器。但是消息仍然通过种种“未经许可”的途径继续从安哥拉向外渗透。这些消息使我们对安哥拉境内的情况得到如下的概念：

起义席卷安哥拉的整个北方。在西拉格恩达山上组成了一支起义军，据突尼斯的“非洲行动”周刊报道，这支起义军由许多中队组成，每中队有一百五十人，战士们装备优良、训练有素。据这家刊物说，除此之外，解放军还有五千名左右武装民兵的支持。他们的武器有冲锋枪、长刀、木棍。3月间，在安布利兹、诺基、卡莫纳（又名威热）、圣萨尔瓦多、圣安东尼多扎莱、马盖拉迪宗博等城市，在安哥拉首府附近的罗安达圣保罗岛上，以及罗安达市内都发生了非洲人的群众性骚动。

1961年4月，斗争的范围更加广泛了。下面是几场主要的战斗：

4月初，爱国者攻打了贝拉—阿尔达铁路车站。

4月8日，罗安达街道重又成为爱国者和葡萄牙军队作战的战场。

4月9日，一群非洲人进攻了距离罗安达三百公里的圣伊丽莎白葡萄牙种植园。

4月10日晚上，拿着步枪和马刀的游击队袭击了库伊铁克斯（安哥拉北部）附近的葡萄牙人的庄园。

4月12日，重要的铁路枢纽站乌库亚受到攻击。同一



天，一支非洲人队伍还袭击了向罗安达供电的发电站。

4月13日，游击队在阿尔德奥—维柯萨村附近同殖民军队打了一仗。就在当天，非洲人再度攻打乌库亚铁路枢纽站。

4月末，起义者已把安哥拉北部的大片地区从葡萄牙殖民者的铁蹄下解放出来。他们控制了许多大居民点，其中有班贝、木卡巴、卢肯加、普利、萨康迪卡、基洛苏塔、基丹达等地。起义军还围困了北部重要经济中心——威热和丹巴，还有卡莫纳，努阿穆安刚果等其他城市。罗安达街上，爱国者的队伍同葡萄牙军队打得非常激烈。起义的火焰向安哥拉的中部地区蔓延，游击队已经在那里拿下了许多居民点了。

葡萄牙宣称这个迅速发展的解放运动是一场真正的战争。他们出动了步兵、装甲车、空军来消灭游击队，还用凝固汽油弹来对付起义者。在许多地方，他们竟丧心病狂地在水源中放毒。葡萄牙雇佣军由于屡次失利，变得暴怒若狂，他们不但残害起义者，而且还蹂躏和平居民。加纳“晚报”记者从罗安达报道：“葡萄牙殖民者对居民采取了恐怖手段，他们销毁庄稼，残杀牲畜，放火焚烧或捣毁一座座村庄。上一个星期，在罗安达北面大约四百五十英里的玛吉姆巴拉村内，殖民者的走狗同当地居民发生了冲突。后来扫荡者顺着婴儿的哭声，找到了妇女和儿童躲藏的地方，就把他们统统枪杀了。”

近来安哥拉境内的恐怖暴行非常嚣张，大批安哥拉人被迫离乡背井逃奔国外，以免遭到葡萄牙讨伐者的毒手。据美联社记者从刚果的玛塔迪报道（4月6日），“最近两星期，至少有三千人从安哥拉逃往刚果。”这个记者指出，难



民中有許多老头和儿童。这些人是沿着那些掩盖在很高的杂草下面、并被灌木丛搞得难于辨明方向的、隱約可見的小道逃出国境的。

难民对記者說，三月中旬殖民軍的士兵曾用机关枪打死了几百名逃出国境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殖民者对和平居民施加的种种兽行表明他們的軟弱无能，表明他們无法扑灭在安哥拉越烧越旺的解放战争的熊熊烈火。

安哥拉起义的回声传到了其他葡属領地。葡萄牙在莫三鼻給、圣多美和其他殖民地內采取的加强兵力的措施，尤其可以证明这种影响。显然，薩拉查政府在他的帝国的这些地区中也作了应付战斗的准备。葡萄牙殖民者在莫三鼻給的喉舌“新聞报”写道：“安哥拉发生的事情在这里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这話是該报于“保安机关”在莫三鼻給逮捕了几名被控进行“反政府活动”的爱国者后的次日发表的。

### 給安哥拉自由！

世界进步人士对起义者所給与的支持，是起义者的勇气和对胜利的信心的一個源泉。各国的普通人民都怀着深切的同情注視着安哥拉人民反对殖民制度的英勇斗争。

沒有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主要成員国的庇护，葡萄牙未必能把安哥拉和其他殖民地人民这样长久地箝制在殖民統治之下。在安哥拉参加掠夺自然財富和剝削人民的美国垄断組織和其他外国垄断組織，也要对安哥拉的局势負不小的責任。美国黷武主义者的軍衣上沾染了安哥拉和平居民的鮮血，就是他們把帶有“美国造”标记的武器送到葡萄牙殖民者的手中。

1961年3月25日到30日在开罗举行的第三届全非人民



大会，非常注意安哥拉的局势。大会总决議中說：“大会在获悉三千名安哥拉人1961年2月5日在罗安达被镇压部队杀害后，决定规定2月5日为对那些反对葡萄牙野蛮的殖民主义的全体人民和爱国者的声援日。”

安哥拉人民清楚地知道，如果要获得独立，除非通过斗争的道路，通过广泛地发动群众和加强战斗的爱国力量、提高对新殖民主义者阴谋的警惕、以及依靠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亚非各国人民的积极和具体的支援的道路，是没有其他道路可走的。这是正在同殖民主义进行坚决战斗的安哥拉人民取得胜利的保证。

4月18日到21日，在卡薩布兰卡举行了首届葡属殖民地各民族主义团体的会议。安哥拉、圣多美、莫三鼻給和其他葡属殖民地的八个政党的代表聚集一堂，讨论了这些国家的情况，并拟定了为摆脱葡萄牙人的压迫而进行共同斗争的纲领。会议指出，葡萄牙政府正用法西斯手段加紧迫害渴求自决和独立的殖民地各国人民。会议还号召各民族主义团体在争取“立即消灭葡萄牙殖民主义并把这些国家从各种形式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斗争中采取一致行动。在会议上还拟定了葡属殖民地各民族主义团体加强合作的具体措施。

安哥拉发生的事件是殖民主义垂死挣扎的一种表现，是它必然彻底崩溃的明证。安哥拉人民一定会抛掉令人痛恨的殖民奴役的桎梏，走上许多非洲国家所走的自由和独立发展的康庄大道。

[节译自“烽火中的安哥拉” (В·Сиденко, “Ангола В Огне”), 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61年版。]



## 安哥拉居民

A·И·索布謙柯

安哥拉大部分地区是高原，海拔最高达一千二百米到一千五百米。最高的中部地区是四条非洲大水系(寬扎河、庫內尼河、开赛河、三比西河)的分水岭；寬扎河和庫內尼河全部都在安哥拉境内流动，它們分別朝着西北和西南方向流入大西洋；开赛河及其支流关哥河、魁卢河等在利奥波德維尔以北流入刚果河；三比西河則单独注入印度洋。大西洋沿岸地区是平原。

安哥拉位于热带气候区。一年中由两个旱季和两个雨季輪換更替。根据地区的不同，从9月或10月开始下雨，而到4月或5月停止；中間間断两个到四个星期(短旱季)，这个短促的旱季出現于12月到2月之間。

气候条件决定了植物区系。安哥拉北部广泛地分布着美丽的长着許多观赏植物的稀树干草原<sup>①</sup>，往南逐渐变成长着一人多高草类的稀树干草原，到了最南部与西南非洲相邻的地区，已成为植物非常稀少的半沙漠地区了。

安哥拉是一个有古老文化的国家。在葡萄牙人来到热带西非以前很久(十五世紀末)，这里就建立过一个大国。十四世紀的时候，刚果河下游一带出現了一个刚果国，这个国

① 稀树干草原是热带的森林草原，有坚硬高大的草本植物，其中夹有零星乔木和乔木丛、灌木丛。多分布在非洲、南美洲和澳大利亚。



家的核心民族的語言和文化都接近于巴剛果(Баконго)部族。剛果國的首都姆班扎—剛果(Мбанза—Конго)位于今日的安哥拉的北部，葡萄牙人侵入熱帶西非以後不久，把它改名為聖薩爾瓦多，一直沿用到今天。剛果國以南，在羅安達附近的寬扎地區，存在過安哥拉國。在安哥拉國以東是瑪坦巴(Матамба)國。據傳說，安哥拉國是一位鐵匠姆蘇里(Мусури)把語言和文化方面近似的班崩圖(Бамбунду)諸部落統一後建立起來的，這些部落如今仍然居住在安哥拉的這部分地區。

按照古代的传统，这个国家的每一位新执政者必须懂得打铁，这是登上王位的主要条件之一。

十六世紀時，在現在的剛果共和國南部、英屬北羅得西亞部分地區，以及主要是現在安哥拉的東北部，建立了一個廣闊而強大的隆達國，在歷史學著作中又稱為穆阿塔—雅姆沃(Муато—ямво，即國家元首的稱號)帝國。它是由一些在語言和文化上接近的部落：巴隆達(Балунда)、瓦喬科維(Вачакве)、瓦魯埃納(Валуэна)等組成的。

所有這些國家的居民，都以務農為主。土地歸公社所有，但公社成員要對貴族和國家盡很多的義務。每個國家都分為若干省分，由最高執政者任命的地方長官管轄。

那時安哥拉和南剛果的生產力水平相當高。各種手工業相當發達，並已專業化。城市和大村莊里已有了冶煉金屬和打鐵的專家、織布工人、修建房屋工人、木匠、皮匠等，甚至出現了手工業者的聯合組織。

國內的和各國之間的交換，在安哥拉人民的生活中起過很大作用。每一個國家在每星期的固定幾天里都設有市場。市場上交換的物品有食物、金屬製品、武器、裝飾品、拉



菲亚棕櫚纖維紡織品、陶器、象牙等等。銅、象牙和奴隶在国与国的交换中起过巨大的作用。在奧維崩图部落商人的率領下由大批挑夫組成的商队，不仅深入安哥拉邻国的北罗得西亚和刚果，根据某些专家的推测，还到达了距离奔給拉高原二千公里的坦噶尼喀和尼亚薩湖地区<sup>①</sup>。

安哥拉国和刚果国有趣的特点之一是，执政者与他的母亲或妻子（后者通常就是他的姊妹）同掌政权。这反映了尚未根絕的古老的母系氏族制度。例如，在隆达国，除了穆阿塔—雅姆沃以外，被欧洲人称为“女王”的魯科凱莎（Лукокеша）同样享有很大的权力。貴族會議在已故执政者的两个主要妻子的儿子中推选国王，并且在这两个主要妻子的女儿中选出魯科凱莎。因此，穆阿塔—雅姆沃和魯科凱莎永远是兄妹。选出的穆阿塔—雅姆沃要由魯科凱莎批准，而选出的魯科凱莎也要由穆阿塔—雅姆沃批准。

按領土（西非按部落）的特征划分国界，战胜者之間经常有意识地分迁被征服的部落（由国家的执政者們拟定）。由于国内和各国間交换的急剧发展，在那时就不断破坏着氏族部落关系，使各地的居民互相迁徙混合，使个别的語言形成和传播开来。由此可見，还在几个世紀以前，現在的安哥拉的几种主要語言就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

現代安哥拉的民族构成状况是在許多世紀中形成的。安哥拉居民的民族构成状况首先证明安哥拉人民的民族历史是古老而复杂的。

---

① 参看汉布里：“安哥拉的奧維崩图人”，原載自然史現場博物館古人类学丛刊（W. D. Hamby, «The ovimbundu of Angla»,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Anthropological Series），第329号，第21卷，第2期，芝加哥，1934年，第114頁。



安哥拉土著居民属于全尼格罗种非洲尼格罗人的三个支族：尼格罗人、尼格利罗人和布須曼人，而絕大多数居民是尼格罗人。关于安哥拉尼格罗人的人种学特点的报导很貧乏，远远不能令人滿意。巴隆达人和东北地区某些民族，同四周围的居民比較起来，皮肤的顏色最黑。安哥拉的尼格罗人有中等大的头形，他們身材的平均高度为一六二到一七〇点四厘米，最高为一八一到一八四点二厘米。尼格利罗人（皮格迈人）和布須曼人在人种学特征上显然不同于尼格罗人。皮格迈人男人的中等身材高一四一到一四二厘米，最高不过一五〇厘米。皮肤相当黑，但往往带浅黄或浅紅色澤；卷发；鼻头很寬，但鼻梁却窄而低；額部远不如典型的尼格罗人那样突出；嘴唇的形状很特殊，很寬，但嘴唇比較薄。皮格迈人和尼格罗人还有一点不同，臉上的汗毛非常发达。布須曼人是地球上最独特的人种之一，某些特征（卷发，鼻子寬）近似尼格罗人，另一些特征（黃色皮肤和內眼角有贅皮）近似蒙古人种。布須曼人有許多不同于尼格罗种的特征。某些特点与霍屯托特人相同：例如臀部肥大。布須曼人的头顱中等大小，額部凸出，几乎沒有眉弓。身材平均高一五〇厘米左右。

現代班图人的祖先的迁徙，在安哥拉各民族的起源上起过巨大的作用，看来，他們是在不同的时期从东方、东北方和北方迁入現在的安哥拉地区。在迁徙过程中，他們消灭、排挤和同化了更早地居住在热带西非这个地区中的皮格迈人和布須曼人，并逐漸向南部，向西南非洲边界推进。但是現在也能在安哥拉看到人数不多的、从事游猎和采集食物的皮格迈—巴特瓦族和布須曼人的部落。皮格迈—巴特瓦人居住在最东北部的开赛河上游的热带森林里，布須



曼人居住在最南部半沙漠的人烟稀少的威拉州。

几乎全部安哥拉居民(96%以上)都說班图語系的各种亲族語。最大的部族有說基崩图(Кимбунду)方言的班崩图人(約百万人),讲烏崩图(Умбунду)語的奧維崩图人(約一百五十万人),巴刚果人(約五十万人),乔科維—隆达人(Чакве—лунда,約五十万人),甘古叶拉部落集团(Гангуелла;約三十万人)<sup>①</sup>等等。因此,約85%的安哥拉土著居民大体都說着广泛地分布在全国不同地区的六、七种方言。

班崩图人居住在安哥拉首都罗安达地区,东部从罗安达一直延伸到奎河和关哥河上游,南部几乎达到塞尔瓦波多。十六世紀时,班崩图人是前面提到的安哥拉国的核心民族,并且是武装反抗葡萄牙殖民者的基本力量。

巴刚果人居住在靠近刚果共和国(首都利奥波德維尔)边界的安哥拉北部的刚果州。居住在这块边界領土、利奥波德維尔省、以及刚果共和国(首都布拉柴維尔)南部的巴刚果人有一百多万名。

奧維崩图人居住在班崩图族以南奔給拉高原上的广大地区,分布在从大西洋起沿着奔給拉到加丹加的铁路向东延伸得相当远的地区內。

瓦乔科維人和巴隆达人居住在安哥拉东部和东北部。大部分瓦乔科維人居住在刚果共和国境內的加丹加省和开赛省。

瓦乔科維人和巴隆达人南面的邻居是甘古叶拉部落集团:瓦魯恰支人(валучази)、瓦魯埃納人(валуэна)、瓦累

<sup>①</sup> 語言学家把安哥拉东部在語言和文化上接近的瓦魯納、瓦魯恰支、瓦累別、瓦崩图諸部落列为甘古叶拉集团。



別人(валуимбе)、瓦崩图人(вамбунду)。最南部居住着畜牧部落瓦尼雅涅人(ваньянека)、奧瓦鮑人(овамбо)和奧瓦盖勒佬人(овагереро)。

安哥拉是个落后的农业国。直到如今,几乎全部土著居民都居住在农村之中。他們主要是务农。畜牧业,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繁殖羊、猪和家禽。由于安哥拉大部分地区都有舌蝇,妨碍了牛的繁殖。南部地区比較有利于畜牧业,所以那里的奧瓦盖勒佬人和奧瓦鮑人大都从事畜牧业。

北部地区居民种植的粮食作物有木薯、薯芋、番薯和其他块根作物。采集野生油棕櫚的果实具有很大的经济意义,因为它们可以用来制造棕櫚油,这种油在热带气候条件下极易保存。越往南方,在稀树干草原地区,种植块根作物的就越少,而种植谷类作物(玉米和各种黍类、高粱)的就越多。在安哥拉中部的奧維崩图人居住地区,玉米是居民的主要食物。

安哥拉的农业至今还保持着伐林焚烧的休耕制。农民們主要的和最繁重的工作是用一种大刀清除地段。把砍倒的树木晒干后焚烧。在安哥拉中部草原地区則焚烧草和灌木丛。不論什么时候,草木灰都是唯一的肥料。

雨季开始前用一种两个柄的长鋤头刨地,雨季开始后栽种作物。每块土地播种三年到四年,然后停歇几年,同时就去耕种新的地块。按照传统的劳动分工,清除地段是男人的职务,耕作、栽培和收获是女人的职务。但是大多数成年男子都到欧洲人的种植园、企业去工作,或参加筑路、架桥等等地方工作,传统的劳动分工方式也就发生了变化,一切农活,包括繁重的清除地段,現在都不得不由留在村里的妇女去做了。



安哥拉的村庄大小不等。例如，北部地区巴刚果的村庄，人数就比较少；而安哥拉中部地区奥维崩图人的村落，则往往多到三千人。东部地区巴隆达人和瓦乔科维人的村落也相当大。

安哥拉人民的村庄有几种布置的方式。通常是由若干组茅舍组成。每一组有几个茅舍，居住一个由丈夫、妻子或几个妻子、以及孩子组成的家庭。这些组茅舍排列成圆形、正方形或平行的几排。依照布置的形式，在村子的中央或边上有一座召集会议的房子，男人们在这里聚会讨论和村庄生活有直接关系的重大问题，这里也是男人们在不进行农活和狩猎时节从事手工业或谈论新闻的地方。近几十年来，由于农村中的男人大批被强迫充当契约劳工去修路或到南非联邦的矿山和其他欧洲人的企业中去做工，这个古老的风俗已经迅速地消失了。

（节译自“苏联人种学”杂志1961年第5期）



## 莫三鼻給說話了！

Л·柯尔涅也夫

不久以前，堂堂的法国“外交世界周刊”上竟发表了一篇相当奇怪的文章。在这几页附有彩色照片的文章里，编辑部居然对葡萄牙在安哥拉和莫三鼻给的统治后果大加颂扬，简直把葡萄牙当局捧到天上：什么“经济方面的巨大成就”，“进步”，“文明传播者的使命”，“没有种族矛盾”，“权利和机会均等”，“自由”——全篇都是漂亮的字眼。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安哥拉和莫三鼻给是葡萄牙最美好的非洲省！”

曾经访问过葡属非洲的哥伦比亚大学人种学教授哈利斯斩钉截铁地说：“不！这是黑暗的殖民主义禁区，里面充满了恐怖、奴隶制度和种族歧视！”

### 一个人卖五块美元

葡萄牙是第一个在非洲“猎捕黑人”的欧洲国家。安哥拉和莫三鼻给沦为殖民地的时期比非洲其他地区都早，所以遭受贩卖奴隶的祸害也更深。三百年之间，葡萄牙船队一直把奴隶这种“活的货物”从“黑大陆”运过大西洋；三百年之间，葡萄牙人一直在非洲各部落之间煽动仇恨，挑唆一个部落攻打另一部落，使一片片地区变得荒无人烟。到了夜间，他们把沉睡的村庄包围起来，抢走健康的男人和女人；对那些在坎坷的道路上无力走到海边的儿童和老人，就残酷地加以杀害。贩卖奴隶的后果对莫三鼻给是极其沉痛



的。整个国家一蹶不振，因为它失去了最宝贵的财富——自己的人民，自己的劳动力。现在莫三鼻给本地居民——非洲班图人，瓦马库阿、山加纳、希隆加等民族总共只有六百多万人。在葡萄牙的控制下，一个过去很富饶的、比葡萄牙本土大七倍多的国家已经变得贫困衰落了。

尽管十九世纪初就已禁止贩卖奴隶，但在实际上，莫三鼻给至今仍然保存着奴隶制度。那里甚至比安哥拉等其他葡属殖民地更广泛地使用强迫奴隶劳动。这是葡萄牙在莫三鼻给所奉行的殖民地政策的一个主要特点。根据现行的法律，所有十八岁到五十五岁的非洲男子，实际上连儿童、妇女和老人都在内，如果他们无法证明，他们有自己的商店、在国家机关内或私人那里有长期工作，或是在最近六个月内曾在邻国做过契约劳工，全都被认为是“无业者”。一切“无业者”（绝大部分居民都是这种人）有义务被征调去修筑公路，或是到铁路、港口等处去做工。

“只有死人才不被触动，只有死人才能避免强迫劳动！”著名的葡萄牙民主主义者恩里克·加耳瓦奥对此曾说过这样的话。

为了便于查明莫三鼻给人的“就业情况”，所有莫三鼻给人必须随身携带“登记手册”，这种“手册”很像南非联邦种族主义者所规定的“身份证”。莫三鼻给非洲人的“在业”或“无业”，完全决定于葡萄牙官员的灵机一动。假如一个官员认为某一个非洲人逃避做工，就宣布他是“作弊者”，于是就像对待犯人似地强制他去做工。自然，在这种情况下，对“作弊者”是一文不付的。让犯人劳动而不付报酬，这在莫三鼻给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根据种植园主和各企业主的要求，殖民地官员把他们



所需要的人如数从农村赶到工地，根本不管其中誰“在业”和誰“无业”。付給这些劳工的工資，只有白种工人工資的十分之一。应该用来維持工人生活和支付工資的費用，很大一部分都被种植园主拿去賄賂政府官員，因为后者保证向他們的种植园供应劳工。

西德作家維尔納·克魯格把送契約劳工到邻国做苦工的現象叫做“一种最新式的販賣奴隶”。根据1928年簽訂的、迄今仍在执行的“莫三鼻給协定”，当局每年要把四十万莫三鼻給人賣給德兰士瓦的煤矿和金矿，或者运到罗得西亚和尼亚薩兰联邦去，每一个人的价格是五美元二角五分。据葡萄牙学者瑪尔切洛·卡埃塔諾說，在那些地方，这群“契約劳工”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是人類不能忍受的，所以劳工們成千成万地死亡。可是单靠出賣莫三鼻給劳工，葡萄牙政府就可以掙到五千多万埃士庫多。

由于强制招募劳工，野蛮地剝削非洲人，把莫三鼻給变得十分荒凉。据非洲大学生办的报纸“黑非洲大学生报”报道，現在的莫三鼻給的农村中，只剩下了一些“病人和残废者”。患軟骨病的、身体虛弱的孩子，睜着被热病烧得通紅的眼睛目送一艘艘漂亮的种植园主的快艇向三比西河的上游駛去……

### “因为唱歌就被裝进箱子！”

莫三鼻給的奴隶劳动是依靠整套的橫暴手段和恐怖制度来維持的。美国記者約翰·根室在“非洲内幕”一书中写道：“葡萄牙在非洲的領地都籠罩着一种沮丧和冷酷的气氛。出版物都要受到检查，秘密警察也很干练。纵然举行选举，这种选举也沒有任何意义。”哈利斯教授证明，葡萄牙



行政官是当地居民的主宰，他的不变的特征是手中那个残暴的刑具——“巴尔馬托拉”。这是一块装有短柄的厚厚的圓木板，板上钻有一些孔眼。这种刑具经常用来惩罚不尊敬或不服从当局的非洲人。每个人受到这种刑具的毒打以后，会长时间（如果不是終生的話）成为残废。哈里斯在他的“非洲的葡萄牙‘托管国’”这本小册子中写道：莫三鼻給的一切行政机关都备有“巴尔馬托拉”，用它来惩罚非洲人是家常便飯。最“不馴服的人”要受到犀牛皮做成的粗皮鞭子——“卡瓦尔馬里”的毒打，或者被宣布为“不良分子”，流放到圣多美島上去做苦役。根室写道：“葡属的非洲人害怕提起圣多美島这个地名是自有道理的。据说，如果一个人被送去以后，他就永远不会回来了”。在莫三鼻給经常发生大批枪杀的事。据“苏格兰人报”駐尼亚薩兰記者报道，一名莫三鼻給的葡萄牙官員对控訴他枪杀三十名非洲人的事情表示愤怒的抗議。这个盖世太保憤懣地說道：“你們怎么了！我們至少要枪杀二百人呢！”的确，1960年間在亚美利亚洲港附近发生“騷动”时，据該报材料证明，惨遭杀害的莫三鼻給人将近五百名……

葡萄牙人奉行着将莫三鼻給同外界完全隔离的政策，因而使他們能够掩飾种种罪行。隔离政策实行得非常严格，以致葡萄牙当局竟常常逮捕从邻国借道莫三鼻給过境的非洲人。“苏格兰人报”报道，最近有几个尼亚薩部落的人說，他們亲眼看到葡萄牙人由于怀疑一个非洲机械士唱了爱国歌曲，就把他打得死去活来，然后又把他装进木箱，釘上釘子，送到基利馬內附近的圣塔美亚監獄去……



## 佛朗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刺刀和公司

1960年6月，西班牙一座小城梅里達在沉睡中被裝甲車的警笛聲和嚴厲的吶喊聲驚醒了。在塵土飛揚、破爛的小街道上，擠滿了身穿不同顏色軍服的軍人和憲兵。梅里達的居民簡直連在電影銀幕上都沒有看見過那麼多五顏六色的金銀繸帶、肩上的綫帶和胸前的勳章。兩個獨裁者——講究修飾的薩拉查博士和皮膚鬆弛的佛朗哥將軍聚集在這裡舉行會談。據報界透露，會談的主題是非洲局勢。1960年6月23日出版的葡萄牙“里斯本日報”大聲疾呼地號召“伊比里安團結起來”，呼喚西班牙對非洲的命運不要“置之不理”，它寫道：“葡萄牙和西班牙是由共同利益和共同理想聯合起來的。把這兩個國家的非洲政策統一起來，是個極重要的任務，梅里達會晤時無疑地討論了這個任務。”

由於“聖瑪利亞”號輪船上的起義和安哥拉發生的事件，面對着非洲葡屬殖民地人民日益增長的憤怒，薩拉查及其黨羽急忙把傘兵部隊從宗主國調往莫三鼻給。在魯湊地區（葡萄牙人在三比西縣的軍事前哨），守衛部隊從原先的一個營增加到三個營。另有一個營調到了靠近北羅得西亞邊境的卡佐姆波地區。1961年3月，“帕特里亞”號輪船又把四百名士兵從里斯本運到了莫三鼻給。

但是，薩拉查分子並沒有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武裝力量上面，他們同時也急于尋找其他殖民國家的支持。

過去當凶惡的帝國主義列強間發生矛盾的時候，經濟上和軍事上都很落后的葡萄牙曾在英國庇護下不但保持了、甚至還擴大了自己在非洲的殖民地。葡萄牙在國內建立了軍事獨裁制度以後，就同法西斯意大利親近起來，以後又



同希特勒德国勾搭。1936年到1939年間，葡萄牙的正規軍曾經幫助過佛朗哥作戰。而在第二次大戰後的年代里，美國又成為葡萄牙的主要庇護者。1955年的美葡聲明中，美國正式承認它支持葡萄牙的殖民政策。1960年5月，當艾森豪威爾總統訪問葡萄牙時，薩拉查曾請求他諒解葡萄牙在非洲的“文明使命”，還請求他准許葡萄牙在非洲大陸上使用美國武器。葡萄牙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成員國，這一侵略集團的參加國和其他許多西歐國家也都表示支持薩拉查的殖民地政策。

這裏的奧妙是極其簡單的，因為葡萄牙在它的殖民地內早已不是主人了。它只在扮演著真正主人——外國壟斷組織——的監工和警察的角色。

莫三鼻給的外國公司是如此之多，又是如此五花八門，在非洲的殖民地中很難找到第二個這樣的地方。瑞典“阿凱維京·利拉斯公司”和美國“明尼阿波利斯—龍吉爾公司”在莫三鼻給勘查礦藏。“莫三鼻給海灣石油公司”（美國）在勘察石油，還得到了四萬七千平方英里面積土地的租借權。比利時的“三比西礦業地質公司”建立了一家採用葡萄牙名稱“莫三鼻給煤礦公司”的新公司，這家比利時公司控制了其中60%的股票並在采煤工業中佔據了統治地位。“莫三鼻給鈾礦公司”的45%的資本也是屬於外國人的。種植西沙爾麻的十四家聯合組織中，有三家是英國的，五家是西德的。通往莫三鼻給最大港口貝拉港的鐵路也是由英國人掌握的。創建於1893年的“塞納糖業公司”的管理處設在倫敦；這家公司擁有八百萬英鎊的資本，年產十萬噸糖。在羅倫索馬貴斯和貝拉設有兩家英國銀行——“南非標準銀行”和“巴克萊銀行”的分行。最後要提的是，一家瑞士公司擁



有种植着一百万棵咖啡树的种植园，而西德的技术人员在貝拉附近装备和建立了一家三合板工厂。莫三鼻給大部分出口貨物是运往英国、美国和西德去的；而这些国家向莫三鼻給提供的商品，也占其进口額的一半。薩拉查集团則在这种集体剝削莫三鼻給的事业中撈到一定的利潤。

至于这些富源的真正主人，葡属殖民地的非洲人，用“加納时报”的話來說，“被彻底地夺去了一切。他們遭到明目张胆的搶劫、皮鞭的毒打，还必须去作强迫性的苦役劳动！”

### “莫三鼻給，我亲爱的祖国……”

“呀，莫三鼻給，我亲爱的祖国！几世紀喘不过气的沉重的劳动，都沒有能扼杀你的心灵！”著名的莫三鼻給爱国詩人利里尼尤·米凱亚发出这样的贊叹。尽管环境比任何一个非洲殖民地都更加艰难，莫三鼻給的人民仍在坚持爭取自由的斗争。莫三鼻給的人民越来越积极地要求独立，以回答压迫、剝削、“同化”政策和秘密政治警察“皮德”的恐怖行为。甚至許多“同化了的”莫三鼻給人，尤其是青年人，都参加了解放斗争。非洲殖民体系的崩潰、罗得西亚和尼亚薩兰联邦中的起义以及安哥拉人民的英勇斗争，对莫三鼻給民族解放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罗倫索馬貴斯几百名碼頭工人和煤炭工业中心退特市铁路工人的罢工，以及领导爱国者爭取解放的民族主义政治团体的产生，这一切都在說明这种影响。

1957年組成反殖民主义运动，莫三鼻給、安哥拉和其他葡属非洲殖民地的許多爱国团体都参加了这一反殖民主义运动組織。南非联邦“联系”双周刊报道，莫三鼻給人在1959



年1月用群众性的示威游行和“狂风暴雨般的要求自由的传单”迎接了新任的葡萄牙总督。

1960年初在突尼斯举行的第二届全非人民大会上，成立了葡属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非洲人革命阵线。这一组织通过了告全体善良人民书。其中谈到：“在非洲的各个葡属殖民地里，有将近一千一百万人在自己祖国的大地上过着凄惨的生活。在安哥拉和莫三鼻给，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剥夺了非洲人过人类的生活的权利。但是人民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并正在进行反对剥削者和刽子手的斗争！”

据法国“国际论坛”报驻非洲记者报道，莫三鼻给的葡萄牙殖民者越来越经常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命运会怎样呢？”

可以满怀信心地说，他们很快就会得到答案。西方常常把莫三鼻给称为“沉默的地区”。但是最近时期的种种事件表明，“沉默的地区”已经开始说话了，人民愤怒的浪潮一天天变得更有摧毁力量了。

（译自“今日之亚非”1961年第6期）



## „葡萄牙”的几内亚将成为 非洲的几内亚

Л·柯尔涅也夫

不久以前，葡属几内亚总督佩索图·科雷亚在里斯本的美国午餐俱乐部里作了一次演说。科雷亚先生尽量不去注意在座商人们的尖刻的冷笑，他断言：

“葡属几内亚是政治稳定、社会进步和经济进步的典范，是西方文明的真正堡垒。这里丝毫没有种族歧视的迹象，土著人也完全没有脱离葡萄牙共同体的愿望！”

当安哥拉已经燃起不可扑灭的起义火焰、当世界公众对一般葡属殖民地刑讯室的可怕真相已经非常了解的时候，这种话听起来简直是对客观事实的恶意地嘲笑。即使那些通过严格的检查制度从葡属几内亚泄漏出来的片断消息，也足以说明葡属几内亚本地居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正在积极地进行争取自由的斗争。

\* \* \*

一个美国旅行家把葡属几内亚称为“名副其实的种族博物馆”，这是有几分真理的。殖民者把几内亚的领土分割成几小块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到人种方面的界限，所以葡属几内亚就变成了一个使用着不同语言的多民族的国家。被划到边界以外的不仅有同一个民族的一些部落，而且往往还有同一个家庭中的一些亲人。例如，富尔贝族有十一万人居住在葡属几内亚，八十多万人居住在几内亚共和



国，大约二十八万人住在塞内加尔，还有很大一部分住在岡比亚和塞拉勒窩内。葡属几内亚的其他各民族，如巴兰特、曼賈克、曼丁哥、巴佩利<sup>①</sup>等民族，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

葡属几内亚的本地居民，和薩拉查其他殖民地内的土著人一样，在政治上、社会上和文化上都没有任何权利。国内的全部政权集中在葡萄牙总督及其官员——各州和各行政区的长官的手中。政府机关中最低的官员——行政官成了他所管辖的非洲人的全权主宰。

法国女旅行家赫里斯丁娜·加尔内访问葡属几内亚后，在1960年7月1日的“世界评论”上指出，葡萄牙的行政官同时也是市长，也是劳动督察员，也是审判官。他有权判处“同化的”非洲人六个月期限的徒刑，而对于一切属于“不文明”范畴的、占本地居民99.7%的非洲人，可以判处二十五年的徒刑！

在葡属几内亚，根本没有使用本地语言出版的读物，就是用葡萄牙语出版的也有一份完全受当局控制的日报。非洲人的任何政治组织和工会全被严禁。一切合法的社会活动完全被薩拉查的秘密政治警察“皮德”严格地控制着。

小学生的人数（这里没有别的学校）少得可怜，一共只有七千人。病床总共不到六百张，而且其中三分之一的病床是设在俾騷市“专收白人”的疗养院里……但同时由于舌蝇咬后得了睡眠病的病人，每年却超过八千人。饿死的人不断增加。科雷亚先生在海外保护人面前娓娓动听地大肆吹嘘葡属几内亚人的“幸福生活”，而葡萄牙铁蹄下的“幸福

<sup>①</sup> 在葡属几内亚，这些种族的人数相应为十五万四千人、七万二千人、六万四千人和三万六千人。1961年全国人口五十五万人，其中有一千五百名是长期居住的欧洲人，以葡萄牙人为主。——原编者注



“生活”却是这样的。

現在我們簡單地談談葡属几内亚人的经济情况。葡属几内亚的情况和安哥拉、莫三鼻給不一样，和喀奔达也不一样，在那些国家，盘剥非洲人的主要方式是用强制手段把非洲人赶到殖民者的种植园和国家工程去作强迫劳动，而葡属几内亚首先是直接掠夺经营个体经济的当地居民。

葡属几内亚爱国者阿貝耳·賈西写道：“許多工人活活地餓死了，可是七万农户却被迫种植花生，并按极低的固定价格把花生卖给葡萄牙商人”（还有法国商人和比利时商人——作者）。葡属几内亚另一位著名解放运动活动家阿米卡尔·卡布腊尔指出：“我們的人民处在经济、警察和軍事压迫之下。下面举两个经济压迫的例子吧：沉重的不合理的捐稅，侵吞了非洲人年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非洲人必須按殖民主义者規定的极低价格出售农产品（花生、棕櫚油、椰子等），而按高价购买葡萄牙商人的商品，其中包括大米（非洲人的主食）。”

非洲劳动人民曾试图用和平罢工的方法来改善处境，但結局都很悲惨。全世界都知道，1959年8月俾騷市碼頭工人曾起来要求提高工資，可是結果又发生了流血惨剧。当时，总督科雷亚应葡萄牙“联合机械公司”托拉斯分店主管人員的要求，派遣軍隊到那里去镇压罢工的碼頭工人。一个看到这场惨剧的葡属几内亚人，逃到科納克里以后說道：“警察来了，像在各个葡属殖民地內通常发生的那样，他們不断地毆打所有在場的人。陷于絕望的工人就开始反击。于是发生了一场大屠杀。冲锋枪噠噠地响了起来，被打死打伤的人紛紛倒下。五十一个人惨遭杀害，很多人被捕。”

俾騷市的血腥屠杀，激起了葡属几内亚各族人民的普



遍憤慨。有几个爱国组织出来领导葡属几内亚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些组织的中心设立在科纳克里（几内亚共和国）和塞内加尔。

在这些组织之中，威望最高的是由阿贝耳·贾西和阿米卡尔·卡布腊尔领导的葡属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1960年12月，非洲独立党向葡萄牙政府发出备忘录，要求它承认葡属几内亚和佛得角人民的自决权。

葡萄牙政府以加紧迫害爱国者和向殖民地增派部队来回答这个备忘录。薩拉查党徒对非洲大陆上蓬勃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深感不安，他们觉得邻近的断然结束殖民主义的前法属几内亚会成为吸引着葡属几内亚人民的榜样，所以还在1960年7月，就把包括伞兵在内的二千多名士兵调往“自己的”几内亚。1961年4月，里斯本拨出二亿埃士库多贷款，作为“保卫海外省”之用。据葡萄牙路西坦尼亚通讯社透露，这笔贷款主要是供给安哥拉和葡属几内亚使用的。同时又有三百六十名士兵增派到葡属几内亚去，还在殖民地的沿海集结了由五艘军舰组成的“行动组”。在边境地区，当局把枪支分发给葡萄牙移民，并宣布成立一支由年满十八岁的白种男人组成的民警队。

与此同时，偵緝队也日益频繁地在城市的非洲人居住区和农村进行搜捕。1961年5月，有五十名爱国者被怀疑参加非洲独立党而遭到逮捕。

薩拉查党徒们除了挥舞皮鞭的政策以外，还采取了散布诱饵的政策，他们组织葡属几内亚的部落酋长到葡萄牙去旅行！在那里用殷勤的招待和廉价的礼品来拉拢他们。葡萄牙奴隶主居然对于在宗主国求学的非洲人发起助学金来了。



里斯本当局为了阻止殖民地内解放运动的进展，计划把几千家葡萄牙人送到葡属几内亚和佛得角去。薩拉查政府指望，这些移民将要像阿尔及利亚的白人那样成为殖民者对付非洲爱国者的支柱。政府还为葡属几内亚和佛得角群岛特别设立了广播节目，任务是在不同种族之间制造不和，挑拨一个民族反对另一个民族。

为了取得更强大的帝国主义强盗的援助和支持，薩拉查政府最近千方百计地促使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者、首先是美国帝国主义者到葡属几内亚来开发矿产。不久以前，薩拉查并非徒然地声称：“在美国的有效领导下去同美国合作，是我们摆脱很困难的处境的唯一出路。”

除了自然资源以外，美国人还非常重视葡属几内亚有利的战略地位，尤其是波拉馬島，因为它是连接欧洲和南美的航空线中的重要据点。北大西洋公約组织的军事专家也很注意葡属几内亚的地理位置，他们认为葡属几内亚具有重大的军事战略意义，所以在那里扩大机场和改建现代化的港口。

葡属几内亚的爱国者警惕地注视着这些新掠夺者的侵入。阿貝耳·賈西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时，谴责美国支持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和反对非洲的独立运动。他强调指出，美帝国主义者为了统治葡属几内亚人民，正在排挤着葡萄牙殖民主义者。賈西指出，作为殖民主义国家的葡萄牙现在是美帝国主义的忠实仆从。賈西接着说：“为了侵占我国的石油和其他燃料而来到我国的美国人，根本不是为我国人民着想，他们以老爷身份加强葡萄牙已经实行的种族歧视。”

面对着里斯本—美国—北大西洋公約组织等殖民势力



結成的陣线，葡属几内亚的爱国者正在把自己的队伍团结起来。在1961年7月12日到14日举行的达喀尔会议上成立的联合解放阵线，就是在这方面所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

达喀尔会议承认武装斗争是葡属几内亚爱国者为了达到重要目的——完全和立即清除国内的殖民主义——的唯一可能方法。为了执行会议的决定，葡属几内亚爱国者于1961年7月底展开了反对薩拉查党徒的公开军事行动。1961年7月17日到18日的夜里，一群爱国者从塞内加尔进入葡属几内亚，对行政据点圣多明哥发动了武装进攻，他们割断了电话线，破坏了交通，还炸毁了一座桥梁。卡查满薩地区的葡萄牙兵营也同时遭到了攻击。在此以后，葡属几内亚爱国者继续进行了许多次袭击，攻击了葡萄牙人的军用汽车，还有一些突击队在沿海地区登陆。葡萄牙士兵和职员惊慌失措，纷纷丢下外围地区中的据点，逃往俾萨市。

这就是一个葡萄牙殖民地内的情况。

尼·謝·赫魯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中指出：“在亚洲和非洲仍然有千百万人在受着殖民主义的奴役，进行着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葡萄牙这个不大的国家，领土比我们的沃洛格达州还小三分之一，却奴役着面积差不多等于它的本土二十五倍的殖民地”。<sup>①</sup>

在葡属几内亚，爱国者和殖民者的斗争还在方兴未艾。这场斗争可能是艰苦而长期的。但是毫无疑问，这场斗争最后将给葡属几内亚和佛得角的人民带来他们梦寐以求的自由。

（譯自“今日之亚非”1961年12期）

<sup>①</sup> 參見“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7—28頁。——譯者



## 附 录

---

### 葡萄牙殖民地民族主义組織 第一次會議的总宣言和決議

#### 总 宣 言

##### 統一、团結和合作

葡萄牙殖民地民族主义組織會議于1961年4月18日至20日在卡薩布兰卡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佛得角、几内亚、圣多美島及普林西比島、安哥拉、莫三鼻給和果阿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會議深刻地研究了仍处于葡萄牙殖民統治下的国家的情况。

會議认识到在这些国家中盛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镇压方式的一致性。

考虑到葡萄牙政府政策的特点是镇压这些殖民地的基本自由。

考虑到葡萄牙政府拒絕承认这些地方居民利益居于首要地位的原則,并违反人民的自决权,頑固地坚持“海外省”的神話。

考虑到葡萄牙政府沒有为这些地方的人民同殖民政府之間的冲突寻求和平解决办法,反而对民族主义分子加紧



采取法西斯镇压手段，派遣增援部队，实行种族灭绝，建立战争策源地。

考虑到这种违反历史进程和良知的时代错误的态度，迫使人民群众采取有效手段来进行积极的自卫。

考虑到，葡萄牙殖民地人们热烈向往自决和独立。

## 合 作

葡萄牙殖民地民族主义组织会议在研究了葡萄牙殖民主义进行斗争的现实必要性之后，决心有效地统一安排葡萄牙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的活动，从而通过了下列措施，以便立即执行：

一、通过公开呼吁向同情葡萄牙殖民地人民事业的组织征募基金；

二、葡萄牙殖民地民族主义团体进行互助，以迅速改进它们的工作方法和行动手段；

三、加强每个殖民地的民族主义组织的团结；

四、呼吁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的葡萄牙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团体立即遵守这次会议的原则；

五、取得自卫手段，以维持葡萄牙殖民地人民的抵抗活动；

六、使葡萄牙殖民统治的受害者取得必需的医疗援助和生存手段；

七、采取行动以向葡萄牙人民说明殖民地人民斗争的正确性；

八、具体支持葡萄牙民主运动，同葡萄牙民主团体建立有益的关系；

九、通过各种手段进行经常宣传，动员世界舆论支持



葡萄牙殖民地人民的事业；

十、同各国的反殖民主义的民主运动合作；

十一、同各国进行交涉，以开展运动和发动群众示威来抗議违反人权的行为、抗議葡殖民当局的暴行，并爭取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

十二、采取有关在国际方面对葡萄牙进行经济和外交抵制的一切措施。

向所有为佛得角、几内亚、圣多美島和普林西比島、安哥拉、莫三鼻給、果阿和所有其他遭受葡萄牙殖民統治的領地的独立、正义和自由事业的胜利而斗争的爱国者致敬。

相信迫切需要解放被葡萄牙殖民化的人民。

宣布民族主义团体以一切手段在斗争中行动一致，以立即清除葡萄牙殖民主义、摆脱一切形式的压迫和获得解放。

鼓励葡萄牙殖民地所有爱国者在他們的民族团体中动员起来，加速清除葡萄牙殖民主义的进程。

要求各派民族主义运动在統一斗争陣线中团结他們的力量，致力于当前的目标：清除葡萄牙殖民主义。

葡属殖民地民族主义組織會議：

认识到只有民族独立才能有助于加强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間的国际合作，

认识到葡萄牙殖民主义的存在是发生糾紛的长期因素，

表明它忠实于世界人权宣言和万隆會議宣布的共处原則，

贊同全非人民大会和亚非团结會議通过的声明和決議，



宣布同全世界所有反殖民主义力量有效地团结，  
呼吁所有亚非独立国家和所有爱好和平和自由的国家  
禁止葡萄牙船只和飞机使用他们的港口和机场，重新考虑  
它们同葡萄牙的外交和经济关系，

呼吁全世界人民抵制葡萄牙商品，

呼吁非洲、亚洲和全世界劳动人民拒绝为来往葡萄牙  
的海船卸货。

鉴于联合国大会1960年12月4日通过的声明，

要求所有国家和所有爱好和平和自由的人们支持仍遭  
受葡萄牙殖民统治的人民的正义事业，有效地反对在这些  
地方奉行法西斯的镇压方法。

葡萄牙殖民地民族主义团体会议满意地注意到1961年  
1月4日到7日在卡萨布兰卡举行的非洲国家首脑会议的  
声明，这次会议在它的宪章中宣称“愿意解放仍受外国统治  
的非洲领土，给予他们援助，清除殖民主义和各种形式的新  
殖民主义，不鼓励建立危害非洲解放的军队和外国基地，设  
法使非洲大陆摆脱政治干涉和经济压迫。”

## 团 结

会议：

认识到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今天进入了最后的和决定性的  
阶段，殖民主义国家正在最后挣扎以维持它们在非洲和  
亚洲的主要经济 and 军事权力而建立了一个真正的阵线，

认识到这些国家常常采取像暗杀领导人这样的卑鄙手  
法，例如非洲英雄帕特里斯·卢蒙巴的事件，

葡萄牙殖民地民族主义组织会议重申同为反对一切形  
式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而斗争的人民团结一致，



关于非洲，表示完全贊同1961年3月25日到31日在开罗召开的第三届全非人民大会制訂的关于解放附属地人民的決議，

向爭取民族解放的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英雄斗争致敬，  
承认摩洛哥对伊夫尼、休达和美利拉的合法权力，  
贊成卡薩布兰卡非洲會議通过的关于毛里塔尼亚的決議，

譴責对非洲撒哈拉的殖民占領，  
譴責帝国主义者刚果的阴谋，  
譴責在南非盛行的种族隔离政策，  
譴責南非在西南非的政策，  
要求給予中非、尼亚薩兰、北罗得西亚和南罗得西亚以独立。

葡萄牙殖民地民族主义組織會議：

考虑到果阿、达曼和第烏在人种、文化和传统方面是印度人民的一部分，

考虑到果阿、达曼和第烏是印度的一部分，仅仅由于人为的政治障碍而同印度分隔开来，

考虑到这些領地的经济是倚靠印度的经济生活和经济地理的，

考虑到这些領地的人民一贯表示完全厌恶葡萄牙占領，

考虑到1946年的“不合作运动”和人民所进行的頻繁斗争以及主要是1954年和1955年使得数以千計的民族主义分子被送入监牢的和平抵抗显著地证明了这些地方的人民希望把他們的政治命运同印度的命运团结一致，

要求葡萄牙政府立即释放所有的政治犯。



表示声援果阿、达曼和第烏人民爭取摆脱葡萄牙殖民枷鎖而获得解放。

热情支持他們把他們的政治命运同印度的命运团結一致的願望。

### **关于葡萄牙反对派的決議**

1961年4月18日到20日在卡薩布兰卡举行的葡萄牙殖民地民族主义組織會議：

认识到葡萄牙人民遭受一个法西斯政府的鎮压，

认识到这样一种情况不允許人們自由地得到关于葡萄牙殖民地問題的消息，

向葡萄牙人民保证它全力支持他們为了从法西斯政权下解放出来并爭取在葡萄牙建立民主政权而进行的斗争，

鼓励葡萄牙的民主运动加强团結以使民主事业迅速得到胜利，

宣称在葡萄牙統治下的各地人民的斗争不是针对葡萄牙人民进行的，而目的在于完全清除殖民主义制度，

宣称参加这次會議的团体願意在庄严地承认葡萄牙殖民地人民自决和民族独立权利的基础上，同葡萄牙民主运动的真正代表举行建設性的会談并进行有效的合作。

### **关于联合国的決議**

葡萄牙殖民地民族主义組織會議：

认识到葡萄牙政府一贯拒絕执行联合国关于葡属殖民地的決議，从而有損于这一組織的威信，并且沒有任何可以接受的理由。

相信在联合国組織中一贯存在这种可耻的情况是由于



其他国家支持葡萄牙殖民主义，而且由于在履行联合国关于葡萄牙殖民主义的决议方面一向缺乏考虑后果的精神。

恳切要求联合国立即采取具体措施迫使葡萄牙履行1960年12月14日关于殖民地人民取得独立的宣言，

表示葡萄牙殖民地人民对于联合国成员国行动的强烈愤怒，这些成员国没有有效地证明他们立即执行关于葡萄牙殖民地的这一声明，

要求根据亚非国家建议成立小组委员会，以调查安哥拉局势，并授与全权，使它能自由地搜集葡萄牙殖民当局的野蛮行动的证据。



## 在葡萄牙殖民地 民族主义組織第一次會議上 关于葡属几内亚和佛得角群島 人民解放斗争的报告

在1960年1月于突尼斯举行的第二届全非人民大会上，我們党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一起，共同揭露了葡萄牙殖民主义的罪行，并就我們各地人民的处境和我們在特別困难的条件下所进行的解放斗争的具体形势作了报告。

那次大会通过了一项決議，譴責葡萄牙殖民主义，宣布我們各地人民的自决权和获得独立的权利，要求这种独立，呼吁独立国家給我們各地人民以援助，确定支援我們各地人民日（以后，根据我們的建議，由大会执行委员会确定为1960年8月3日）。

直到今天，沒有任何一个葡萄牙殖民地获得独立。因此，我們仍然处在葡萄牙万恶的法西斯殖民統治之下。但是，在这十四个月中，我們各地解放斗争的形势起了深刻的变化，我們各地人民在走向尊严、自由和民族独立的道路上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目前，这种形势的特点如下：

一、葡萄牙殖民镇压在各方面的加强。葡萄牙殖民当局有进行垂死掙扎和无所适从的迹象。

二、我們人民爱国力量的发展和巩固。在我們党的领导下，我們人民爱国力量組織得越来越好，他們爭取独立的决心也日益加强。



三、葡萄牙法西斯殖民政府处于孤立。我們党在国际上进行着有成效的政治活动。

四、在組織国外現有的爱国力量方面取得具体的成果。为解放斗争和将来准备了干部。

五、对分裂措施、机会主义者、部族主义者和破坏我們斗争的人保持警惕。

### 葡萄牙政府的作法如何

葡萄牙政府不仅沒有采取果敢的态度来履行它对我們各地人民的义务，反而使用它力所能及的一切办法来加强和企图維持它对我們各地人民的統治。由政治警察策划、指揮的鎮压和恐怖浪潮使几内亚人民的生活与斗争更加艰苦。同时，殖民政府通过增加大米的輸出，得以制造出一种新的实行压迫的武器——飢荒，使大部分几内亚人民身受其害。葡萄牙政府并不满足于采取它那目的显然在于企图摧毁几内亚人民争取从葡萄牙統治下解放出来的坚强决心的措施，还疯狂地准备把人民的一切起义的尝试淹沒在血泊之中。

在佛得角群島上，除了殖民政府和政治警察采取的鎮压措施之外，葡萄牙政府去年又使数千人因飢餓致死。在1942—1947年的六年期間，佛得角人民有三万人因飢餓而死去，現在他們仍然被迫把自己的几千名儿童当作“契約劳工”輸送到葡萄牙其他殖民地的种植园去。

最近，除了警察和武装鎮压之外，殖民政府使用了非暴力的战术——送礼、收买一些人去干坏事、邀請傳統的“酋长”訪問葡萄牙、設置助学金、为“土著人”開設特別的无线电广播、在各个种族之間制造不和与爭吵，其目的在于争取



一部分人，以便“分而治之”。由于几内亚人民清除葡萄牙殖民統治的坚定决心使殖民政府感到棘手，因此，在就“葡萄牙的存在”而举行的几次試探性會議遭到失敗以后，殖民政府就准备取消某些酋长轄区。它企图采取直接的行动，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控制，并且通过給予某些非洲叛徒以特別权力，来压服人民群众。

葡萄牙政府为了爭取某些大国的支持，希图在几内亚和佛得角群島設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軍事基地以及該組織的某一大国的軍事基地，同时又考虑加强对付我們各地人民的鎮压手段。

葡萄牙政府还在制訂把数千个葡萄牙殖民者的家庭迁往几内亚和佛得角的計劃，因为它认为，欧洲居民的增加能够遏止我們各地人民解放斗爭的发展。

最近，有几百名爱国者被捕，其中有：几内亚人农民保罗·龙巴，商业职工若昂·洛莎，行政部門職員馬賽里諾·戴尔噶多，財政部門職員蒂托·瓦兹·費尔南台兹，行政部門職員金蒂諾·諾索里尼，女教师馬蒂尔特·西尔瓦，海关職員馬勒林荷，工人米盖尔·德·皮納，农民賽里佛·凱塔；佛得角人：行政部門職員阿基納多·沙洛馬奧，商业职工埃皮法諾·苏托·亞馬多和邮电部門職員費尔南多·佛尔特斯。在达斯·噶林巴斯島 (Ile Das Galinbas) 上的强迫劳动集中营里，关滿了非洲的爱国者。

另一方面，明显的迹象表明，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开始了解到，他們将来不可能永远留在我們这里。建設工程，不論是国家的还是殖民者私人的，都停下来了。葡属几内亚总督甚至說，他可能是在我們这里的最后一任总督。我們正在尽力使这种預言在我們斗爭的发展过程中得以实现。



## 我們的斗争形势如何

我們党进行的革命工作以及镇压的加强使群众的政治觉悟日益提高。

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到解放斗争中来。我們的爱国组织发展得非常迅速。依靠以我們党为首的一切爱国和反殖民主义力量的团结统一和日益加强的领导，保证我們的斗争逐步向立即清除殖民统治和一切外国统治这一方向发展。人民群众的行动和他們提出的要求具体地证明，我們各地人民，特别是青年，不顾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有步骤地进行的经济、警察和军事镇压，保证全力参加争取自由和尊严的斗争。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在非洲人民群众中日益孤立，他們現在是无所适从，毫无希望，只有利用武装力量来維持他們万恶的统治。我們在各个必要的方面进行着日益充分的准备，以实现我們的主要目的：争取我們所要的真正的、完全的和无条件的民族独立，正如我們党在致葡萄牙政府的备忘录中所表明的那样。

然而，有一个事实是不可辯駁的，即：不经过斗争，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是不会让步的。我們各地人民在采用一切正当的方法、通过和平的道路来清除殖民统治的同时，不能无视这种现实情况。因此，为了进行这场由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强加于我們的决定性的战斗，为了赢得这场战斗，我們各地人民在我們党的领导下，正在进行着准备。

葡萄牙殖民主义的特性为我們的解放斗争提出了特殊的和具体的条件。人民群众的貧困，完全没有公民权，最基本的人权受到蔑视，我們的爱国团体必需具有秘密性质——这一切都是表明了葡萄牙统治下各地人民斗争特点的具



体事实。这种形势造成了我們已经順利克服了的各種困难，特別是物质上的困难。这就是我們的斗争取得更为有益的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

尽管我們的斗争有着种种困难，但是我們日益确信我們各地人民即将取得胜利，确信他們将摆脱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枷鎖而获得完全解放，确信我們將取得民族独立。民族独立是我們各地人民实现进步、建設幸福生活必不可少的阶段。

### 国际方面局势如何

今天，大家都知道我們各地人民的具体情况，知道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的罪行；葡萄牙法西斯殖民政府所采取的立場越来越站不住脚，越来越显得荒謬。这是我們党的工作的結果，是我們各地人民斗争的結果。

联合国托管委员会1960年11月12日通过的決議使葡萄牙代表关于葡萄牙占領地区的法律性质以及葡萄牙政府对这些地区的人民应尽的責任等等謬論归于破产。

對我們各地人民和我們党來說，证实了我們的論断并最終地埋葬了关于“海外省”的神話的托管委员会決議的被通过，是道义上的胜利，但这絲毫也改变不了葡萄牙殖民主义的本性。不过，这项決議反映了值得強調指出的这样一种现实情况，即絕大多数联合国會員国肯定都有决心寻求一項解决葡属殖民地人民和葡萄牙政府之間的冲突的办法。显然，某一些葡萄牙人和殖民者举行激烈的示威游行反对联合国，只会使葡萄牙政府更加孤立。同时，联合国第十五届大会关于給殖民地人民以独立的決議却加强了我們的地位。



真理是不可否认的：和其他任何殖民主义一样，葡萄牙殖民主义的寿命不长了，而且很快就会被消灭。对几内亚和佛得角群岛来说，葡萄牙殖民主义的命运就是如此，这特别是由于我们各地人民决意消灭葡萄牙殖民统治，不论采取什么手段。

不应该忘记，葡萄牙殖民地的各个爱国组织，尤其是我们党、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和果阿大会党之间有效的和长期的联盟，对于在世界舆论面前揭露葡萄牙殖民主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另一方面，我们党在同其他政治组织的接触以及加强我们各地人民和其他爱好和平和自由的人民之间的友谊方面，进行了很多活动。我们今天可以指靠世界上大多数人民无条件的支持。

在几内亚共和国人民兄弟般支持的基础上，我们党可以在组织我们各领地以外的爱国力量方面，取得积极的非常重要的成果。我们正在有组织地为我们的斗争和前途准备各方面的干部。

显然，我们内部也有叛徒和机会主义者。在揭露这些叛徒的同时，我们党对机会主义者、制造分裂的分子和部族主义者保持高度的警惕并对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以便从现在起就避免在我们队伍中出现冲伯和蒙博托之流的任何可能性。

### **我们当前斗争的前景如何**

在国内进一步动员人民群众，更加广泛地把他们组织起来；准备更多的行政、政治和军事干部；最大限度地利用其他国家人民的经验，如果这些经验的普遍性能够使它们



得以在我們这里运用；尽可能地利用在国外建立的組織，以便它們帮助和参加在国内进行的斗争；发展在国际上进行的政治工作，特别是通过加强同亚非各国人民以及同民主和进步的组织和組織的友誼与合作；在进行了适当的准备以后，利用我們能够利用的一切手段，尽早地对殖民主义直接采取行动；把这一行动建立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上，这就是我們的斗争綱領和目前我們在几个基本方面的前景。

严格实现我們党的格言——团结和斗争，我們將战胜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和我們各地人民的一切敌人。

一切爱国的和民族主义的力量团结一致，清除葡萄牙殖民主义，争取我們各地人民的完全解放。

为反对葡萄牙殖民主义势力和反对帝国主义而斗争，为正确地解决我們的内部矛盾而斗争，为反对非洲的叛徒和机会主义者，为实现我們党的綱領，为促进我們各地人民的进步和幸福而斗争。

团结一致，为非洲人民和全人类而斗争。

葡属几内亚和佛得角各島人民解放斗争正在向前发展，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因为这一斗争是我們时代的历史潮流的一部分。

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政治局

总书记阿米卡耳·卡布腊尔

(阿貝耳·賈西)

政治局委員阿·佩雷拉



#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党章和党綱

## 党 章

### 名称、地点、性质、目标

第一条——名称：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

第二条——地点：安哥拉。

第三条——性质：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是由不分性别、年龄、种族、宗教信仰和居住地点的安哥拉出身的非洲人组成的一个政治组织。

第四条——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目标是：

在最广泛的人民联盟的范围内，同一切安哥拉爱国组织合作，为消灭葡萄牙在安哥拉的殖民主义统治和一切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束缚、为安哥拉立即获得完全的独立而斗争；

捍卫和实现所有受殖民制度压迫和剥削的安哥拉人民各社会阶层的要求，特别是几乎占全体居民总数的农民群众和劳动群众的要求。

## 党 員

第五条——任何同意本组织的纲领和章程并在日常行动中保证执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政策的所有安哥拉的非洲人都可以成为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成员。

第六条——每个安哥拉人，经一个小组两个党员的介绍，由小组会议通过并经上一级行动委员会批准，可以加入



小組。

## 結構和组织

第七條——小組是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基层組織。

第八條——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組織結構由以下几級构成：全国組織、地区、区和居民点。

第九條——全国組織設有指导委員會。

地区組織、区組織和居民点組織各設有自己的行动委員會。

第十條——代表大会是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最高机构。

第十一條——指导委員會由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地区組織、区組織和居民点組織的行动委員會由相应的地区、区和居民点的代表會議选出。

第十二條——領導委員會和各級行动委員會对相应的上級执行机构負責貫徹(在自己活动中)上級机构的決議和实际执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政治路线。

## 各級委員會的任期

第十三條——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代表大会根据时局的要求确定各級委員會的任期。

## 工作方法

第十四條——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工作方法的原則如下：

- (一) 民主精神；
- (二) 行动統一；



- (三) 責任心；
- (四) 批評与自我批評；
- (五) 互助。

## 經 費

第十五条——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經費的主要来源是：党员的党費和认訂党刊的訂費，还有捐款。

## 例 外

第十六条——出現了本党章和党纲未規定的情况，根据如下权限程序解决：

- (一) 根据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党内总章以及
- (二) 领导委员会討論的決議。

第十七条——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党内总章由领导委员会拟定，并由代表大会批核。

## 修改和解散

第十八条——只有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代表大会具有修改党章党纲的权限。

第十九条——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准备在安哥拉各个历史时期扩大爱国斗争，并把捍卫农民群众和劳动群众的权利、安哥拉人民的福利和幸福作为始終不变的目标。

全国代表大会无权解散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

只有代表大会的絕大多数(五分之四的代表)才可能作出关于解散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和处理组织的經費和财产的决定。

\* \* \*



目前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及其代理人是安哥拉人民的死敌。他们采用一切手段维持葡萄牙在安哥拉的统治和对安哥拉人民进行压迫和剥削——推行暴力，暗杀，诈骗，诉诸军事力量，滥用政治和经济权力，制造愚昧。

## 最低纲领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为实现以下最低纲领而斗争：

(一) 立即建立安哥拉解放阵线，在一个广泛联盟内团结安哥拉国内一切政党、一切人民组织、一切武装力量、一切著名人士、一切宗教组织、一切少数民族和种族、不分政治观点、贫富、性别、年龄的非洲人各社会阶层和一切安哥拉人，以便坚持进行斗争。

(二) 用一切方式进行斗争，以消灭葡萄牙在安哥拉的殖民主义统治、一切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束缚的残余，争取安哥拉祖国立即获得完全独立。

(三) 始终不渝地捍卫农民群众和劳动群众（几乎构成安哥拉全部人口的两种最重要的居民）的利益。

(四) 联合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争取各国人民对安哥拉人民解放事业的同情和支持。

## 最高纲领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为争取实现以下最高纲领而斗争：

### 一、争取尽快获得完全独立

——采用一切手段消灭葡萄牙在安哥拉的殖民主义统



治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束縛的一切残余。

——在广泛的人民运动范围内，联合一切安哥拉爱国力量进行斗争，争取安哥拉人民掌握政权，在完全独立的基础上建立共和与民主制度。

——取消殖民主义制度给予葡萄牙人和其他外国人的一切特权。

——安哥拉国家的主权将完全只属于不分种族、阶级、性别、年龄、政治观点、宗教信仰或哲学见解的安哥拉人民。

——安哥拉民族将拥有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和其他方面的自决权。

——修改葡萄牙在沒有安哥拉人民自由表达同意的情况下强加给安哥拉的一切条约、协议和联盟。

——建立人民联盟，制止帝国主义侵略和旨在破坏安哥拉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一切行动和企图。

——在建立社会公平制度的基础上，在他国承认安哥拉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在安哥拉实现和平。

## 二、民族统一

——保证安哥拉一切种族的平等，加强它们之间的同盟和兄弟援助。

——坚决反对任何分裂安哥拉人民的企图。

——建立促进成千上万的因殖民主义统治而被迫离开国家的安哥拉人返国的条件。

——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可以实行自治。

——每个少数民族或种族将有权采用自己的语言，建立自己的文字，保存或更新自己的文化传统。



——从整个安哥拉民族的利益出发，促进和发展安哥拉各自治区、一切少数民族和种族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团结以及正常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关系。

——保证全体安哥拉公民在国家领土内的迁移自由。

### 三、非洲团结

——同争取自己独立的非洲各国人民、特别是同反对葡萄牙殖民主义的各国人民和政治运动建立完全的团结。

——在尊重非洲人民的自由、尊严和他们对于政治、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权利的基础上，促进非洲大陆各国人民的团结。

——根据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和通过民主与和平方式，同非洲各国人民建立联盟。

——反击吞并或压迫任何人民的一切企图。

——在争取非洲各人民团结的过程中，捍卫每个国家的劳动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成果。

### 四、民主制度

——为安哥拉建立共和的、民主的和世俗的制度。

——保障安哥拉人民的言论、良心、宗教、新闻、集会、组织社团、选择居住地点、通信等自由。

——每个安哥拉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社会出身、职业、财产地位、宗教信仰或哲学见解，自十八岁起将拥有选举权，自二十一岁起拥有被选举权。

——实行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的选举制度。

——安哥拉人民议会是国家最高的立法权力机构。

——安哥拉人民议会由普遍和自由选举的方式产生。



在自由普选中，各合法政党可以提出候选人名单和个别候选人。

——安哥拉人民議會將制定安哥拉的第一部宪法。

——安哥拉人民議會全體成員享有議員不可侵犯權。

——安哥拉人民議會任命一个联合政府，联合政府将有效加强国内各少数民族和种族、各自治区、各社会阶层、各政党之间的团结，将真正表达民族要求安哥拉自由和进步的意志，反对在政治、经济、领土或文化方面向外国让步。

——安哥拉共和国政府将是国家的最高执行权力机构。

——安哥拉共和国政府将接受安哥拉人民議會給予的权力，就自己的政策向議會負責。

——每个自治区将有权根据自己特点作出决定，但是这种决定不应和安哥拉法律相矛盾。

——国家全部行政机构的干部实行非洲化。

——根据人权宣言，保障每个尊重国内现行法律的外国人的身体不可侵犯权。

## 五、经济改组和生产发展

——安哥拉经济实行按阶段发展和计划化。

——使安哥拉成为经济上独立的、工业化的、现代的、繁荣和强盛的国家。

——发展农业，首先取消种植单一作物的状况，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率和逐步实行农业工作的机械化。

——建立和逐渐发展国家的贸易和工业企业以及供销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逐渐建立重工业和生产日用品的轻工业企业。



- 国家掌握国内的动力资源。
- 恢复和发展非洲传统商品的生产。
- 取消殖民主义制度给予葡萄牙经济企业和其他外国企业的特权。
- 发展邮电业和交通。
- 鼓励为国家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所必需的私人工商业。
- 外国人经营的企业应遵守安哥拉的新法律。
- 保护促进改善安哥拉人民的生活、进步和加强真正独立的外国经济企业。
- 迅速发展城乡的经济关系，以便逐步改善农村生活条件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 有效实行同时照顾劳方和雇佣一方的利益的政策。
- 建立国家银行和发行国家货币。防止通货膨胀和稳定货币。
- 从全民利益出发对安哥拉的对外贸易实行国家监督。
- 废除安哥拉对葡萄牙的所谓债务。消除安哥拉贸易赤字，使国家收支平衡。
- 取消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实行的税收制度，实行新的公平合理的、简便的税收制度。
- 平衡和稳定物价。
- 同投机倒把现象作斗争。

## 六、土地改革

- 实行旨在消除任何不公平现象、消除对农业消费



品生产的私人垄断以及实行土地归耕者所有这个原则的土地改革。

——把争取安哥拉尽快获得完全独立的人民运动的敌人和叛徒的土地，和独立民主的安哥拉国家的死敌的土地收归国有。

——根据各个地区的农业状况，规定私有土地的最大限额。

——在修改私有土地的限额以后，国家按公平价格收购超出法律所规定的最大限额的土地。

——将土地分配给没有土地或缺少土地的农民。

——按照法律得到分配土地的农民不给予土地的前主人和国家以任何报酬。

——保护农民在争取安哥拉独立斗争中所赢得的权利。

## 七、正义和进步的社会政策

——国家保护积极为安哥拉独立、安哥拉人民的主权和统一以及国家领土完整而斗争的劳动者、农民和一切社会阶层的权利。

——立即废除强迫劳动制。

——尊重工会和劳动者合法组织的真正自主权。

——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逐渐实行保护劳动者权利的新法律。

——国家规定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标准，切实执行“同工同酬”的原则。取消因性别、年龄和种族而产生的任何歧视。

——保护法律所承认的教堂、宗教场地和信仰物和宗



教机构。

——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实行不分性别的普遍平等。妇女具有男人們的一切权利。

——在生产和哺乳婴儿期間，国家給予妇女以照顾。

——实行社会保险。帮助无法生活的病人、失业者以及老人或残废者的生活。

——逐渐消灭失业现象。保障工人、职员和毕业学生的工作。

——由于积极参加爭取安哥拉独立的斗争而成残废的一切公民受到特别的照顾。帮助为安哥拉祖国奋斗的烈士的家属。

## 八、发展教育文化和培育工作

——废除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文化教育。改革現行教育系统。发展为安哥拉人民的自由与和平进步服务的文教和培育事业。

——坚决和尽快地在国内消灭文盲。

——社会教育将由国家管理，并且在国家直接领导下举办。

——有效和逐渐地实行义务免费的小学教育。

——发展中等教育和技术及专业教育。举办高等教育。

——同外国建立文化关系。培养和深造为建设国家所需的技术干部。

——鼓励和发展科学、技术和文艺。

——在农村创建有效和充裕的条件，以便向农村居民提供医疗和卫生服务。在全国平衡地发展医疗和卫生工



作。

——鼓励和支持全国体育运动的发展。

## 九、国防

——建立一支有足够人数的、紧密同人民联系的、只由安哥拉公民指挥的国防军。

——武装和配备军队，并立即进行严格训练。在军队中实行新的军事操典和政治章程，并加以标准化。在官兵之间建立民主关系。加强军纪。在军队中发展和加强民族意识，并同各种地方主义倾向进行斗争。

——禁止在本国领土上建立外国军事基地。

## 十、独立与和平的外交政策

——根据以下原则同世界各国建立和保持外交关系：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

——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不参加军事集团。

——同安哥拉的邻国建立睦邻和合作关系。

——保护侨居国外的安哥拉人。



# 莫三鼻給民族民主聯盟的黨章和黨綱<sup>①</sup>

## 黨 章

### 名稱、地點、定義、目的：

第一條——名稱：莫三鼻給民族民主聯盟。

第二條——地點：羅倫索馬貴斯。

第三條——定義：莫三鼻給民族民主聯盟由不分性別、種族、宗教信仰或居住地的莫三鼻給人組成。

第四條——莫三鼻給民族民主聯盟的目的如下：

——在莫三鼻給完全清除葡萄牙殖民統治和殖民主義及帝國主義關係的一切殘餘；

——爭取莫三鼻給立即和完全獨立；

——捍衛和實現受到葡萄牙殖民制度壓迫和剝削的各個社會階層的莫三鼻給人的要求，特別是農民和勞動人民群眾的要求。

第五條——為實現這些目的，莫三鼻給民族民主聯盟：

——動員、組織和團結一切莫三鼻給的愛國者；

——宣稱莫三鼻給各派愛國力量必須聯合起來。

第六條——莫三鼻給民族民主聯盟保留這樣的權利：

——同在葡萄牙殖民統治下的其他國家進行反殖民主

---

① 莫三鼻給民族民主聯盟成立於1960年，曾參加1961年4月在摩洛哥的卡薩布蘭卡舉行的葡萄牙殖民地民族主義組織會議。該盟主席是阿德林·格萬貝。——譯者



义斗争的其他组织结成统一阵线，同葡萄牙殖民主义作斗争，以加速它的全部毁灭；

——加入非洲地区、泛非、亚非和其他以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斗争为目的，以实现各国人民的社会解放的组织。

### 加入条件

第七条——一切年满18岁的莫三鼻给成年人，同意党章党纲，并保证在日常行动中执行莫三鼻给民族民主联盟的政策。

第八条——莫三鼻给民族民主联盟的每一个成员必须按期交纳党费。

第九条——莫三鼻给民族民主联盟的每一成员加入一个支部。

### 结构和组织

第十条——莫三鼻给民族民主联盟的结构如下：全国一省一区一地区一支部。

第十一条——在全国范围，将成立一个全国委员会和一个中央委员会。省、区、地区各设一个委员会。

第十二条——支部是莫三鼻给民族民主联盟的基层组织，所有的工作地点和居住区都应该建立支部。支部将设有一个书记处。

第十三条——代表大会是莫三鼻给民族民主联盟的最高机构。

第十四条——全国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第十五条——省、区和地区委员会分别由省、区和地区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支部书记处由支部大会选举产生。

第十六条——全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省、区、地区委员会和支部书记处对最高机构负责，而且负责具体贯彻莫三鼻给民族民主联盟的政策。

第十七条——莫三鼻给民族民主联盟把流亡到各非洲国家的莫三鼻给人动员起来并组成小组，小组作为莫三鼻给民族民主联盟在国外的支部进行工作。

### 委任期限

第十八条——莫三鼻给民族民主联盟代表大会决定中央委员会，各级委员会和支部书记处的任期。

第十九条——莫三鼻给民族民主联盟的结构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上，它的组织的工作方法是由下列原则指导的：

(1)民主精神；(2)集体精神；(3)统一行动；(4)负责精神；(5)批评和自我批评；(6)互助。

### 财 政

第二十条——莫三鼻给民族民主联盟的经费来自党员党费、捐款、赠款和正当收入。

### 例外情况

第二十一条——本党章中的例外情况按下列顺序解决：

(1)根据莫三鼻给民族民主联盟内部总规；  
(2)根据全国委员会的意见；



(3) 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意见。

第二十二條——莫三鼻給民族民主联盟内部总規詳細确定了莫三鼻給民族民主联盟的作用。

莫三鼻給民族民主联盟内部总規由中央委员会詳細解释、由全国委员会通过，交由代表大会批准。

### 修改和解散

第二十三條——只有莫三鼻給民族民主联盟代表大会才可以修改本規章。

第二十四條——只有由代表大会五分之四的代表宣布才能解散莫三鼻給民族民主联盟。

### 过渡措施

第二十五條——在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前，莫三鼻給民族民主联盟将由一个七人組成的中央委员会指导，七个委員是一位主席、一位副主席和五位書記。

第二十六條——莫三鼻給民族民主联盟的地点临时設在坦噶尼喀达累斯薩拉姆。

### 党 纲

一、联合和动員住在莫三鼻給和外地的各个阶层的 所有莫三鼻給人，不分性別、种族、宗教或哲学信仰。

二、用一切手段为在莫三鼻給清除 葡萄牙殖民統治和 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影响的一切残余而斗争。

三、同莫三鼻給一切爱国力量一同进行斗争。

四、同为完全独立而斗争的各个亚非国家人民合作，特



別是同葡屬殖民地各國人民和愛國組織合作。

五、同全世界所有進步力量合作，並爭取各國人民對莫三鼻給人民解放事業的同情和支持。

六、爭取莫三鼻給祖國的立即和完全的民族獨立。

七、在完全獨立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共和的和民主的政權，在這個政權中，所有的莫三鼻給人都將處於平等地位，享有同樣的權利和義務。

八、成立一個民治、民有和民享的政府。

九、根據人民意願實現莫三鼻給國家主權。

十、莫三鼻給國家在政治、外交、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以及任何其他方面享有實行自決的不可侵犯的權利。

十一、莫三鼻給享有統一和領土完整。

十二、消除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各種關係。

十三、經濟建設和生產發展，以把莫三鼻給從一個殖民地和發達的國家變成一個經濟上獨立的、工業的、發達的、現代化的、繁榮的和強大的國家。

十四、保衛莫三鼻給全國人民的利益，特別是勞動階級的利益：

——廢除強迫勞動制度；

——廢除規定莫三鼻給勞工外流到南非和其他國家的協議；

——廢除把囚犯派往聖多美種植園和其他國家的做法；

——禁止在對其他葡屬殖民地人民或對其他國家人民進行的殖民戰爭中使用莫三鼻給士兵；

——不分種族或性別同工同酬；

——保證適當生活水平所必要的最低工資；



——逐步提高经济生活水平。

十五、尊重世界人权宣言。

十六、清除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文化和教育，进行教育改革、大力迅速地消灭文盲。

十七、为莫三鼻給人民的自由与和平进步而发展知识、文化和教育。

十八、建立同人民有密切联系的国防军：陆军、海军和空军。

十九、禁止在国土上建立外国军事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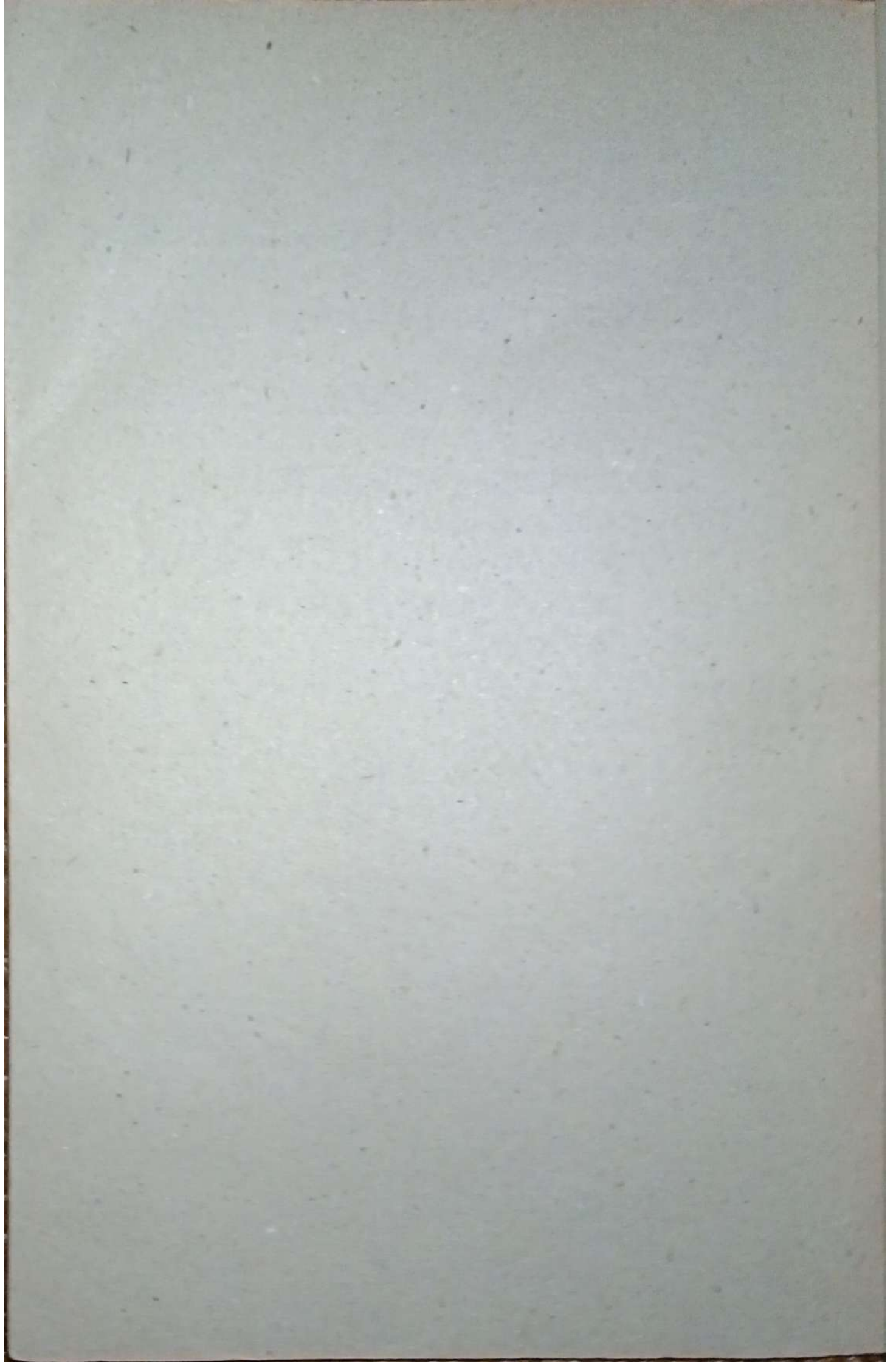
二十、不参加军事集团。

二十一、在尊重非洲大陆各国人民的自由、尊严和政治、经济及社会进步权利的基础上，同这些人民团结合作。

二十二、在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略、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人民合作。

二十三、尊重联合国组织宪章原则。







統一書號：3003·640

定 价：0.42 元